海天一鴞

古如風著

下冊

長篇武俠名著

海天一鴻

下冊

古如風著

眾利書店總經銷

海天一鷗

古如風著

下冊

分色，印刷—佳欣

特價新台幣一四〇元

海天一鷗　下册

古如風著

第一三章　匆匆而行　千里訪元凶　聲聲奪魂　寒江遇怪僧

桑羽青及西華和尚不禁同時一驚，各自向後退出了三步，出乎桑羽青意料之外，這自空而落的，却是久未露面的葉劍瀛。

他穿著一身深色的勁裝，頭上戴著白色的翻皮風帽，閃爍著一双明亮的眼睛，顯得很是威武。

西華禪師一怔，說道：「你是什麼人？」

葉劍瀛不答他的話，轉臉對桑羽青說道：「錢木兒的傷不能再耽誤了，你快帶他下山去救治，這裡的事情交給我！」

桑羽青雖然詫異，葉劍瀛爲何要多趟這趟渾水，但是錢木兒的情形，也實在不容再耽誤下去，當時點頭道：「葉兄偏勞！」

說著對白嬋道：「白姑娘，咱們退吧！」

西華禪師這時不禁火急，喝道：「小輩！看你們誰敢逃！」

他飛快的攔在桑羽青的面前，這時桑羽青已然然心惡戰，「刷！」的一聲，青光劍直劈而出，口中喝道：「攔我者死！」

他這一劍來得奇猛，西華和尚不得不向後閃開了去，這時葉劍瀛早已攔在了他的身前，冷笑道：「大和尚別急，有我陪你！」

西華和尚恨透了葉劍瀛，破口大罵道：「小雜種，你是什麼東西！……」

他蒲扇大的一双手掌，以雷霆氣鈞之勢，向葉劍瀛的兩胸擊到，那雄渾的掌力，隔著很遠便透了過來！

葉劍瀛對著如此人物，可不敢向以前那麼輕狂，西華和尚的掌勢才出，他已閃向了一旁，西華双掌一分，藉勢追趕桑羽青，但是他身形還來不及移動時，葉劍瀛竟又攔在了他的面前！

西華和尚不禁大吃一驚，他萬料不到，葉劍瀛居然也有這麼高的武功造詣。

這時他氣急交加，大叫道：「你們還不攔住桑羽青？」

那四個和尚，這才一窩蜂似的擁向了桑羽青，桑羽青冷笑道：「眞是羣不怕死的東西！」

他掌中長劍迎風而出，「刷！刷！」一連兩劍，便聽兩聲慘叫，爲首的兩個和尚已然濺血而亡！

這不過是電光火石的一霎那，對方連劍勢還沒有看清，已然被桑羽青劈傷二人，剩下的兩個和尚，吓得魂飛天外，再不敢進前一步。

桑羽青身形一晃，已然飛出了七八丈，白嬋緊緊的跟在身後。

他們幾個起落，已然消失在黑夜之中。

這邊西華和尚氣急交加，暴跳如雷，可是葉劍瀛如影隨形一般，使他抽不開身去追桑羽青。

且說桑羽青及白嬋一路急奔，下來了百十丈遠，因爲擔心錢木兒的傷勢，桑羽青停了下來，將錢木兒由肩頭放下。

白嬋急喘吁吁的問道：「他……他怎麼樣了？」

桑羽青匆匆在他胸前摸了摸，皺眉道：「情形不好，我要趕快救他！」

說著在錢木兒胸腹各重要穴道，點撫了一陣，白嬋目含淚水，嗒然不語。

桑羽青看在眼內，心中很是難受，忖道：「原來他們相愛如此之深……」

桑羽青把錢木兒重新揹好，說道：「姑娘，現在情形緊迫，我要先行一步，不能再陪著妳了……」

話未說完，白嬋已連連說道：「不必管我，快去吧……」

她倉惶之情，溢於言表，這一夜的折騰，也把她弄得不成人形。

桑羽青暗嘆一口氣，說道：「桑姑娘路上小心，我先走了！」

一語甫畢，身如疾箭一般射了出去，眞個比風而快，霎時無縱。

白嬋望著他的背影，感到無比的混亂和茫然，她低聲的自語道：「如此人物，天下何處去找

？……可惜我與他是沒有緣分的……」

桑羽青用盡了全身功力，疾如閃電一般，在荒山黑夜，風雪交加之下疾奔，快得驚人！只一刻的工夫，桑羽青已然回到了「高陞店」，他由窗口飛入，趕緊掌上了燈。

錢木兒面如死灰，身上的衣服也被燒得殘破不全，冰冷冷的身子，已然沒有一絲熱氣。

桑羽青把他身上殘衣除去，放在了熱坑上，這時他才注意到，在坑邊之上，放著一個小紙包，壓著一張紙條。

桑羽青一驚，取過看時，却是一包草藥，另外那張紙上，寫滿了字跡，筆跡絹秀，墨跡未乾。

桑羽青心中好不詫異，只見紙條上面寫著：

「字諭青兒：

你一身血海深仇，任務重大，竟冒此奇險，救仇敵於危難之中，仁心雖著，若有閃失，血海深仇何人代報？豈不爲不忠不孝之人？今後萬望自珍，現留草藥，可煮四大碗，你與錢、白等人半敷半飲，自可無礙！」

最後並未署名，桑羽青看罷，不禁面紅心跳，想到剛才冒著奇險，救出了白嬋與錢木兒，若無異人搭救，自己的血海深仇如何得報？

這時桑羽青越想越驚，不禁流出汗來，他萬分詫異，不知這留條之人是誰？

桑羽青想了一陣，不得下文，便開始爲錢木兒治傷。

錢木兒仰臥在那裡，他精壯的身子，雖然在灯光下閃爍出古銅色的光澤，但已毫無生力，如同是一具屍體。

他面色鐵青，牙關緊閉，桑羽青皺著眉，爲他把全身穴道打通，然後用一塊被單蓋上，這時錢木兒也微微的呻吟著，但是仍然昏迷不醒。

忙累了一整夜，桑羽青自己也是頭昏作嘔，知道也是中了火毒，連忙吞服了一枚藥丸。

他到了後面，向守夜的店伙要了一隻小炭爐和一隻鍋，煮著那不知姓名的奇人，所留下的草藥。

這時房外有敲門聲，桑羽青知道是白嬋回來了，開門之後，白嬋幾乎倒了下來，桑羽青忙扶著她坐下。

當白嬋聽到錢木兒的呻吟時，這才放了心，無力的說道：「謝謝天，他總算有救了！……」

桑羽青搖頭道：「却說不定！他雖然沒有什麼外傷，但是內腑已中火毒，能不能復元，還不一定呢！」

白嬋又開始擔心了，她想到牀邊去望望，但是才一站起，又倒了下去。

桑羽青忙道：「姑娘不必著急，錢兄武功深厚，昏迷之前已經自閉穴道，少時服藥之後，想必不會有什麼問題，姑娘妳自己也要吃些藥……」

白嬋搖頭道：「我不要緊，方才在路上已經吃了些藥丸了！」

桑羽青道：「在那等大火烟燻之下，我與姑娘都中了些火毒，現在正在煮藥，少時分出一碗，姑娘半飲半敷，方才我已看過，隔壁的房間是空的，姑娘就在那邊休息好了！」

白嬋目中含著壓抑住的深情，低聲的說道：「謝謝你……」

說了這三個字，下面的話却無從出口，桑羽青也是一言不發，二人靜靜的坐著。

窗外風雪正大，室中却是寧靜如死，那濃烈的草藥味，充塞在房間以內。

桑羽青守著那熊熊的炭火爐子，心中一片混亂，很想與白嬋說幾句話，但是又不知說些什麼好。

尤其是在他看出了白嬋與錢木兒之間，有著如此深厚的感情時，更是心涼得很。

白嬋有些忍不住這等死寂，她低聲的說道：「桑……我……我以前是騙你的！」

說完了這句話，她慚愧得要流下淚來，深深的垂著頭，不敢再望桑羽青一眼。

桑羽青淡淡一笑，說道：「我都知道，從你開始騙我時我就知道了！」

白嬋羞愧之中，又顯得無比的驚訝，她望了桑羽青一眼，說道：「不過……我與東凡和尚確實有著血海深仇，只是我……」

她似有難言之隱，說到這裡停了下來，桑羽青感到萬分詫異，他知道在這種時候，白嬋不可能再騙他，但是也懶得再去追問了。

桑羽青用火筷調了調爐中的炭火，火光映著他英俊而憂悒的面孔。

他用著很平靜的口吻說道：「嬋姑娘，你我原是萍水相逢，江湖道中，各人有各人的隱痛，說出來未必有用，所以我們還是不要談自身的恩怨吧！」

白嬋粉面通紅，目光注在桑羽青的臉上，說道：「可是今天你救了我們的性命，我一定要報答你……」

才說到這裡，桑羽青趕緊打斷了她的話，說道：「姑娘快不要如此說，我桑羽青從不作此想，別看我現在救了錢木兒，苦是他阻礙我復仇的話，我會照樣的殺了他！」

桑羽青說這幾句話時，面上一絲表情也沒有，使人感覺到一股寒氣。

白嬋愕然的望著他，不再說話，但是她內心的混亂和痛苦，可以很明顯的由她臉上看出來。

這時草藥已經煮好，桑羽青傾出了一碗，走到白嬋面前道：「姑娘，這碗藥拿到隔室去，趁熱飲掉半碗，剩餘的待涼後，請自行敷抹全身，連足心也要敷抹。」

白嬋似乎還不願意走，她說道：「我不要緊……」

桑羽青正色道：「姑娘！等到火毒攻心便無救了，再說錢木兒也要開始敷藥了！」

白嬋這才不說話，端了那碗藥，幽幽的望了桑羽青一眼，這才出房。

桑羽青關上了房門，心中也是亂，對於這個女孩子，他有一種潛在衝動。

從他第一眼望見她時，就想得到她，與她廝守一生，但是現在，他必需要壓抑著自己的感情

，要使他如火的深情，慢慢熄滅下來，化爲灰燼，這是一件多麼困難和痛苦的事情啊！

桑羽青壓抑著這分痛苦，忖道：「我何苦去救他們呢？唉……」

錢木兒的呻吟就沒有停過，但是他也始終沒有清醒過來。

桑羽青留了一碗藥湯給自己，然後又盛出一碗，等涼了些，扶著錢木兒，費了好大的勁，才把藥給餵了下去。

湯藥下肚之後，便聽得錢木兒腹中咕咕的作響，良久不竭。

過了一陣，桑羽青摸著他身上的皮膚，開始有些熱氣，漸漸的，越來越熱，到後來居然觸手飛燙起來。

桑羽青不禁吓了一跳，他也弄不清這藥的藥性如何，忖道：「我還是爲他擦藥吧！」

當下就著涼了的藥汁，連著剩餘的草藥，把錢木兒全身塗滿，錢木兒不住的呻吟著，全身漲紅，熱氣騰騰，活像一隻燒熟了的蝦子。

桑羽青雖通藥理，但是也吓得不輕，所幸這時錢木兒的五脈均很平常，混身流下了汗。

這時他才睜開了眼睛，大叫道：「悶死我也……」

桑羽青心中很是高興，忙道：「你不可亂動，我正在爲你除去體內的熱毒。」

錢木兒點了點頭，又把眼睛閉上，但是看他的情形，很是痛苦。

半晌之後，桑羽青對他道：「錢兄，你試著把氣納入丹田！」

錢木兒連連的點著頭，身上的汗已然把坑濕了一大片。

當他納氣之時，全身都不住的顫抖著，他大叫一聲，含糊的說道：「不行……頭……頭痛……」

桑羽青點點頭，說道：「好吧，暫時不必提氣了，等你休息一陣再說！」

他說著，在錢木兒身上拂了一指，錢木兒立時安靜下來，沉沉睡去，原來桑羽青已然點了他的「睡穴」。

這時桑羽青也覺得有些心煩，不可支持，正準備服藥之時，隔室傳來了白嬋的痛苦呻吟之聲。

雖然桑羽青明知道白嬋只是藥力發作，並無大礙，但是仍然不能放心，匆匆趕了過去。

未到房門口，桑羽青怕她已然除去了衣服，所以隔門叫道：「姑娘怎麼了？」

白嬋只是呻吟而不回答，桑羽青又道：「我可以進來麼？」

白嬋在房內答應一聲，桑羽青略爲用力，把門拴折斷，入房之後，只見白嬋蓋著一牀被單，全身不住的顫抖，連連呻吟著。

桑羽青趕到近前，見碗中之藥已然空了，便道：「姑娘！藥都用完了麼？」

白嬋點著頭，已然沒有說話的力量了。

灯光之下，她双頰嫣紅，烏黑的頭髮，披散在枕頭上，顯得極是誘人。

薄薄的被單，裹著她玲瓏豐滿的胴體，不住的顫動著，不禁使桑羽青的心，劇烈的跳了起來，一張俊臉也是火一般的熱。

這種情形，桑羽青可從來未經歷過，一時之間，不禁怔在了那裡，愕然的望著她有些不知所措。

白嬋睜開了眼睛，糢糊的望見了桑羽青那張英俊的面孔，她喘叫著道：「你……救救我……」

桑羽青彎下了身，低聲道：「這只是藥力發作，少時就會好的？」

不料白嬋突然伸出了双手，緊緊的搬著桑羽青的膀子，她一双雪白的肩頭露在了被外。

桑羽青如中急電，一顆心幾乎要跳出胸腔，他緊張得不知如何是好，双手發抖，連把白嬋的手取掉都不敢。

白嬋緊緊抓住他，口中含混的說道：「我……我好難受……」

她目中流著淚，神智已是昏迷，桑羽青彷彿感覺到她內心那種不可言語的痛苦。

突然之間，白嬋坐了起來，她嬌美，赤裸的身軀，完全暴露在桑羽青之前，不禁把桑羽青吓傻了！

她一個火熱的身子，投入了桑羽青的懷抱，如同是一條蛇似的，把桑羽青纏得喘不過氣來！

這一霎那，桑羽青也眩迷了。

他生平就沒有接觸過女人，更不要說是玉體橫陳，投懷送抱了。

白嬋在眩迷之中，一双熱唇找著了桑羽青的嘴唇，緊緊的壓了下去。

這一霎那，彷彿是一個新生命的開始，桑羽青墜入了一個虛無飄渺的境界，如果睡在雲霧之中，那夢中祈禱的溫柔時刻，終於來臨了。

良久，桑羽青才清醒過來，白嬋已經昏迷得忘了形，整個身子裸露在被外，把桑羽青的身子緊緊的拉下去……。

桑羽青心驚肉跳，他先制著自己，二指輕拂，點在了白嬋的「睡穴」上，白嬋嚶嚀一聲，倒在了牀上！

她赤裸裸的身子，像是一蓬未睡醒的棉花，不住的起伏著，散發著潮馨之情。

桑羽青不敢再看，他匆匆取過了棉被，把白嬋蓋好，然後很快的離開了這間房。

不知覺間，桑羽青已然流了一身汗，想著剛才發生的事，心中有一股說不出來的滋味。

他站立了良久，把心定下來之後，這才回房，錢木兒睡得很是香甜，桑羽青望見了他，不禁又是一陣臉紅，忖道：「這種事再也不能發生了……」

他匆匆的服了藥，把全身抹搽一遍，然後疲累的倒在了牀上。

……

第二天快近午時，桑羽青才悠悠醒來，覺得精神爽快，但覺腹急。

他匆匆穿了衣服，入廁之後，只覺滿身清爽，知道藥力奏了奇效，自己腹內的熱毒已然消清了。

錢木兒還在昏睡不醒，桑羽青換了一身乾淨的衣服，把昨夜所穿的穢衣，以及錢木兒那件燒得殘破不全的衣服，統統的捲在了一處。

這時他再仔細的看了看錢木兒，只見他鼻息均勻，只是面色有些蒼白，但是可以斷定的是，他已然完全脫離了險境。

由於這一夜秋毫無犯，所以桑羽青不禁詭異起來，忖道：「莫非葉劍瀛已經把西華和尚解決了。」

如果眞是這樣的話，那麼葉劍瀛也是個勁敵了。

桑羽青出得房來，不知覺間走到了隔室，雖然他極力的想忘却昨夜發生的事，但是又由不住惦記著白嬋的病勢。

最後，他還是走到了白嬋的門前，房門並未關緊，桑羽青無意中由門縫中望去，只見白嬋仍然高臥未起。

桑羽青猶豫了一下，最後還是未曾進房，說也奇怪，經過了昨夜之後，桑羽青對白嬋反而有了幾分畏懼的感覺。

但是，那奇妙而又溫馨的一刻，已然深深的印在了他的心版上，永生難忘。

這時他一個人店內店外的轉，竟不知道怎麼辦好，想不到反作錢木兒及白嬋的護駕人。

桑羽青原意卽日趕往天水，去尋東凡和尚的下落，但是錢木兒及白嬋均是重創之下，危機未脫，自己既然插手管了這件事，便應管到底。

同時也不能確定，東凡和尚就一定在「天水」，還希望能由錢木兒及白嬋的口中，得到一點確實的消息。

桑羽青憂心忡忡，不住的走動著，心中拿不定主意，這時不禁想起了小猴兒，忖道：「這個混賬的小子，不知跑到那裡去了，如果有他在的話，我就可以抽身先奔天水去了！」

小猴兒的一去無踪，也使桑羽青感到非常的牽掛，可是又沒有辦法。

這時，錢木兒才一覺醒來，他一双無神的眼睛，左右望了望，長長的吐了一口氣。

桑羽青聞言趕了過去說道：「錢兄，你覺得如何？」

錢木兒點點頭，目中充滿了感激之情，用著低啞的嗓子說道：「謝謝你！你……你爲什麼要救我呢？」

桑羽青一笑說道：「你我一見投緣，彼此無仇無恨，我怎能袖手旁觀？」

錢木兒聞言一怔，臉上掛上了一絲苦笑，說道：「多日相處，我早知你是個熱心的朋友，關於我的所作所爲，你一定有很多疑慮，不過我也不便與你詳談，總之，日久之後，你便知道我錢木兒是什麼樣的人了。」

不知他是痛後脆弱，還是眞心的說了這一番話，桑羽青搖頭道：「相交貴在知心，一切都是多解，這些話以後不必說了。」

錢木兒點頭不語，這時突覺內急，但是無力起牀，桑羽青知道他元氣大傷，便喚來小二，扶著他方便，自己躲出房外。

半晌之後，小二提出了一大盆穢物，色作殷紅，好似血跡一般。

那小二用手掩著鼻，滿面怒容，神態甚是可笑。

用飯之後，錢木兒問道：「白姑娘呢？」

桑羽青道：「你放心，她也服了藥，在隔室療養呢！」

錢木兒眉頭大舒，目中射出了一股怨憤之色，憤憤的說道：「好毒的西華，我錢木兒只要留得這條命，也要他嚐嚐烈火的滋味！」

這時小二由白嬋房中出來，也提了一隻便盆，他臉上已經變了色，嘟囔道：「格老子！這是怎麼回事？都跑到店裡拉屎來了……我他媽眞倒霉，一早上倒兩次屎盆子……」

桑羽青聞言好笑不已，說道：「白姑娘體內解毒排清，休息一兩天就可以復元了。」

錢木兒很寬慰的點著頭，嘆息著道：「唉！也連累她受了這許多苦！」

桑羽青默然無語，停了一歇，說道：「錢兄，你現在元氣可聚得起來？」

錢木兒搖了搖頭，說道：「恐怕還要等上幾天才行吧！」

桑羽青不禁暗暗著急，如此看來，他必需要等到他們復元才行，否則若是那些和尙們尋來，只需舉手之力，便可結果他們。

他來到院外，望著茫茫的大雪，心中亂成一團，忖道：「我此行是爲的報仇，豈能爲他們躭擱下來？……」

但是他是個血性極重的人，既然已經冒了生命的危險，把他們救出火海，若是再被他們迫殺，豈不前功盡棄。

他正在猶豫不定之時，突見一騎快馬，由風雪之中馳來。

桑羽青一眼便看出了，來的正是葉劍瀛，忖道：「啊！難道葉劍瀛眞的把西華和尙解決了？」

馬兒跑近之後，看清了葉劍瀛面容疲憊，左手腕上纏著一塊布，沾有血跡。

桑羽青連忙迎了上去，說道：「葉兄辛苦了！」

葉劍瀛翻身下馬，說道：「不辛苦！他們二人如何了？」

桑羽青道：「他們已然脫險，只是虛弱得很。」

葉劍瀛劍眉略舒，說道：「算這個老和尙倒霉，碰見了你我，算是白用心機了。」

說著二人一同走入店來，桑羽青問道：「西華和尙怎麼樣了？」

葉劍瀛哼了一聲道：「哼！就在他與我打得最熱鬧時，突然撤招逃去，好似防著有什麼厲害

的人物要出現似的。」

說著二人進入了一間雅房，葉劍瀛往坑上一躺，說道：「唔——原來『青光劍』就在你身上，如今我才明白是怎麼回事了。」

對於葉劍瀛，桑羽青一直摸不透他的來歷，也始終存著戒心，聞言不答。

葉劍瀛坐起了身子，說道：「桑兄，我們是一條路上的人呢！」

桑羽青一笑，緩緩說道：「是不是一條路上的人，日久自然知道，不必掛在口上。」

葉劍瀛笑了笑，不再說話，這時桑羽青突然生了一個念頭，說道：「葉兄，這兩天你可有別的事情？」

葉劍瀛不知桑羽青的心意，略爲思索，笑道：「我這一陣子跑得實在夠累了，正好你陪他們養傷，我也可以休息幾日。」

桑羽青心中甚喜，笑道：「我有要緊的事，要先走一步，只是不放心他們病體未癒，若有人趁機加害，豈不糟糕？所幸你及時趕來，有你在此照顧他們，我也可以放心而去了。」

他的話使葉劍瀛大感意外，可是方才話已出口，不好收回，只得問道：「你要到那裡去？」

桑羽青心中一動，忖道：「劍譜圖解可能在他身上，何不讓他跟著我？」

他想著便道：「我要到甘肅去一趟。」

葉劍瀛笑了笑說道：「啊——我知道了，你是去尋東凡和尚的。」

桑羽青點頭道：「你既然知道，就不必再問了，錢木兒和白嬋交給你，想來沒有問題吧！」

葉劍瀛很不自然的笑了笑，說道：「你放心，有我在此，那些廟裡的和尚是不會來了。」

桑羽青說了聲「好！」便到錢木兒房中，把東西整理起來。

錢木兒躺在床上，問道：「桑兄，你要到那裡去？」

桑羽青回過了臉，正色道：「錢兄，我們彼此都很明白，也不必再作假了，我是到甘肅去！」

錢木兒臉上神色一變，很懇切的說道：「你何不等我一兩天，我與你同行，也可助你一臂之力……」

桑羽青笑著打斷了他的話，說道：「你的盛情我心領了，這件事我不願意別人插手的，你傷癒之後，或許我的事情也辦完了！」

說著把衣物帶好，又道：「葉劍瀛就住在隔室，代爲照顧你們，有什麼事他自會料理，你們安心養傷吧！」

說畢推門而出，錢木兒似乎很著急，連連的叫道：「桑兄請留步……」

桑羽青不理會他，出門碰見小二，便令他備馬，然後折入白嬋房中來。

這家店的掌櫃的，因見白嬋是一女客，病倒店中，所以叫自己的老婆招呼她，方便了不少。

這時白嬋已在她的扶持下，洗澡更衣，靠在牀頭休息，雖然略顯清瘦，但是比起昨夜，精神

已經恢復了許多。

桑羽青進得房中，首先接觸到她那一對美麗的眼睛，二人同時把目光避開了去。

白嬋低頭玩弄著自己的衣袖，面上有一層無比的羞澀，清醒之後的她，憶起了昨夜發生的一切，不禁感到萬分的羞愧。

這一霎那，桑羽青也呆住了，須臾，白嬋用著低弱的聲音說道：「看你的打扮，你是要走了？」

桑羽青點點頭說道：「是的！我特來與姑娘說一聲，我馬上就要動身了。」

白嬋不語，桑羽青又接著說道：「姑娘可以安心休養，葉劍瀛就住在這家店內，我已關照了他，不會有什麼差錯的。」

白嬋似有很多話要說，但是一時都堵塞住了，半晌才問道：「你……你要到那裡去？」

桑羽青毅然的說道：「我到甘肅去尋東凡和尚！」

白嬋身軀一震，脫口說道：「他不在蘭州，他在……」

話未說完，桑羽青已然說道：「姑娘！謝謝妳的好意，我知道他不在蘭州，他在天水！」

這句話使得白嬋大爲驚訝，一双眼睛睜得大大的，望著桑羽青，半晌才道：「你……你眞厲害！」

桑羽青面無笑容，說道：「我們若是有緣，日後或會再見，否則就此別過了，望姑娘多多保重！」

白嬋的臉上，湧上了一層濃厚的傷感之情，目中也含著很多隱痛，但是她已經沒有時間向桑羽青傾訴了。

桑羽青的心中也很不是味，這雖然不是至親骨肉的生離死別，但是這個女人是他所深愛的。此時一別，既使日後還有相見之日，但彼此的緣分也就絕了。

桑羽青定了定身，說道：「姑娘，我走了！」

說罷很快的轉回了身，拉門而去，白嬋却急促的叫道：「羽青……」

桑羽青心中一動，回過了頭，說道：「姑娘還有什麼事麼？」

白嬋目含淚光，斷續的說道：「昨天……晚上的事，你還是把它忘了，我是在昏迷之中，自己……」

桑羽青打斷了她的話，用著很平靜的口吻說道：「姑娘放心，我已經忘了！」

白嬋的淚水，忍不住泫然而落，桑羽青已然很快的轉身離去。

他心頭如同壓上一塊鉛，忖道：「莫非白嬋與錢木兒在一起，有什麼不得已的苦處麼？」

但是他已經沒有時間來追究這些了，這時小二跑了過來，說道：「小爺，馬已經備好了。」

桑羽青點點頭，出了店，葉劍瀛也站在門口，笑吟吟的說道：「桑兄，祝你一路順風！」

桑羽青心情沉重，强顏一笑，說道：「謝謝你，這裡的事你多費心了！」

他說著騰身上馬，向葉劍瀛拱了一下手，策韁之下，馬兒發出了一聲長嘶，突破了風雪，如飛而去。

寒涼的風雪，吹打在桑羽青身上，使他清醒了許多，這時他已經拋下了一切的俗念，專心復仇去了。

與白嬋之間的一段情，就這麼結束了。

桑羽青忖道：「也好！就如同我才出山時一樣，萬念均無，只有一條報仇的心！」

他已經盤算好了路程，準備由長江水道，直達「雲陽」縣，然後棄舟登陸，穿越「大巴山」，由陝入甘！

這當然是一條良苦的行程，但是再沒有比這更方便的走法了。

桑羽青策馬急急的向江邊趕去，這時雖然下著雪，但是碼頭上仍很擁擠，因爲這是鄂川交際處的一個港口。

大批的貨物堆積著，有食米，棉花，桐油……等等，桑羽青費了好大的事，才雇了一隻船。

那小船放帆而下，風雪猛烈，益發加快了船行的速度。

這時桑羽青的心情已經完全平靜下來，他抽出了寒光閃閃的「青光劍」，用一塊雪白的布巾，輕輕的擦拭著。

劍身不住的顫動著，發出了輕微的龍吟之聲，也震撼著桑羽青的心。

他把寶劍抹畢，倒臥在牀上，不知覺間沉入了夢鄉。

良久，划船的舟子進艙點燈，桑羽青才醒了過來，一望之下，天色已經整個的黑了，小船也靠著小港停了下來。

桑羽青失聲道：「啊！我竟睡了這麼久！」

那划船的舟子，年紀不過十八九歲，名叫善兒，聞言笑著說道：「桑爺，我來過兩趟，你都睡著沒醒，飯早就燒好了，也不敢驚動你。」

桑羽青下了牀，由於睡的時間太長，所以頭腦反而有些昏沉了，說道：「我還不餓，這是到了什麼地方？」

善兒笑道：「今天好順的風，我們已經下來了百十里，這裡靠近『陽溪』，像這種走法，用不著一天就可以趕到『雲陽』了。」

桑羽青又道：「這種天氣晚上可以走麼？」

善兒連連搖著頭，笑道：「唔——小爺說笑話了，這種天氣怎麼能走夜船？現在雖然雪停了，可是水路太險，萬萬走不得。」

桑羽青也知道，這一段路是長江水路最險的一條路，點頭道：「好罷！我們明天再走！」

說著，桑羽青掀蓬而出，滿天無雲，一岸冰雪，整個的天地，已被凍得死氣沉沉，毫無生氣

。

小港以外的河水很急，不時的發出冲激之聲，善兒跟在桑羽青背後道：「小爺！這一段水道最難走，剛才我要不是搶進了這條小港，現在可就慘了！」

桑羽青笑道：「還是你掌船的技術好，別的船都不敢走這條岔道的。」

善兒臉上微紅，說道：「那裡！我只是胆子大些罷了……」

桑羽青一笑不語，望著這一遍被冰雪佈滿的江岸，這一帶大樹極多，多半是些枝葉飄零的柳樹和白楊，心中忖道：「若是春暖花開之時，這一帶的景色必定非常美麗了！」

正想之際，突聽善兒問道：「小爺！你是不是會武功？」

桑羽青轉過了臉，燈光之下，只見他双目之中，充滿了羨慕的神色，當下笑著說道：「是的！我會一兩手粗功夫，你呢？」

善兒笑道：「我只會幾個筋斗，以前村子裡有個老鏢頭，我跟他學過一套『大紅拳』。」

桑羽青笑了起來，善兒紅著臉道：「我好幾次想去學武藝，就是找不到，巫山我去了七八次，就沒有看見一個會武藝的。」

桑羽青含笑說道：「江湖之中險惡異常，最好還是不要學武藝……我們該吃飯了吧！」

善兒聞言被提醒了，把飯菜擺在艙中，二人邊吃邊談，善兒不住的問些學武的問題，桑羽青雖然不勝其煩，但是見他興緻太濃，也只好應付著。

這頓飯吃了很久，桑羽青喝了幾盃酒，覺得很是舒適，正要吩咐善兒去睡覺之時，突聽一聲清脆的木魚聲，由江岸上傳來，黑夜之中聽得極是眞切！

桑羽青心中一動，問道：「善兒，這一帶可有寺庵麼？」

善兒皺著眉頭說道：「奇怪！這一帶我跑了十幾年，從來沒有看見有廟，這麼晚了，怎麼會有木魚聲？」

那木魚仍在一聲聲的敲著，聽來就在百十丈內，桑羽青一笑道：「說不定我們碰見化緣和尚了。」

善兒聞言不解，正要相詢，桑羽青已然掀簾而出，走到艙面上。

奇怪的事，當桑羽青及善兒出艙之後，那木魚之聲却嘎然而止！

桑羽青劍眉微皺，忖道：「看來這木魚聲果然是爲我而來！」

善兒驚訝的說道：「奇怪，怎麼沒有聲音了？」

桑羽青很平靜的說道：「你睡覺去吧！我下船去看看。」

善兒道：「這時候下船？桑爺，這一帶小水池極多，水面上都凍了薄冰，一不小心就會掉下去……」

桑羽青笑著打斷了他的話，說道：「你忘了我是會武功的人嗎？不要緊的！」

他說著，足尖一點，輕輕的落在了岸上，回頭道：「明天一早就要開船，你還是睡覺去吧！」

桑羽青踏著凍得堅硬的冰雪，向方才木魚聲發出之地，那是百十丈外的一片荒地，有不少樹木。

他心中忖道：「莫非這樹叢之後有廟宇麼？」

他加快了步子，向前走去，這一帶果然有著不少的池沼和水塘，都凍上了一層薄薄的冰，如果不是桑羽青這等人，任何人也會陷下去了。

桑羽青忖道：「這地方不可能是廟宇呀！」

桑羽青想著，加快了身形，幾個起落，已經撲進了這片樹林。

這是一片梧桐樹林，每一株都有五六丈遠，筆也似直，光禿禿的，沒有一片葉子。

雖然是在黑夜，但是雪光反映，林中又無障礙物，桑羽青一目了然的，把這一片看得清清楚楚。

偌大一片林子，空空蕩蕩，除了冰雪以外，連一隻寒鳥的影子都沒有。

桑羽青忖道：「如此看來，這和尚必然是爲我而來，莫非是西華和尚？……」

才想到這裡，突聽數十丈外「篤！」的一聲木魚聲，桑羽青双臂一振，身如巨鳥般穿林而出，的發聲之處，猛撲過去。

他身形極快，只消幾個起落已然撲到，一双明亮的眼睛，電閃似的一巡，仍是毫沒有發現。

桑羽青心中忖道：「此人好高的功夫，我居然連一絲風聲也未聽見，莫非他隱蔽起來了？」

桑羽青想著，暗中戒備著，怕對方以暗器招呼，這時又是「篤！」的一聲脆響，由三十外處傳來。

靜夜荒郊，聽得極爲眞切，桑羽青不禁吃了一驚，暗忖：「此人果然好身法，却不知他用意爲何？」

想到這裡，一連「篤！篤！」兩聲，由同一個地方傳了過來！

桑羽青就在第二聲還未響完之時，已然身起如隼，疾如閃電般猛撲過去！

這一次相隔不遠，桑羽青追得又急，但是當他落地之後，仍是毫無所得。

而就在同時，那木魚之聲，又在數十丈外響起！

桑羽青驚恨交集，怒道：「好大胆的和尚！居然敢戲弄我！」

他下了決心，一定要把這敲木魚之人尋出，所以毫不猶豫的追了過去。

那木魚之聲，就好像是一陣風似的，時東時西，飄忽不定。

桑羽青一連追了五六次，仍然沒有尋得絲毫形跡，雖然異常憤怒，但是亦頗佩服此人的輕身功夫，忖道：「這人的功夫倒是與我在伯仲之間，今天晚上我定要會他一會。」

想到這裡，桑羽青定下了心，算定著他每次敲擊木魚後，必向左右移動。

所以在桑羽青向發聲之處撲去時，對方則暗向左方移動，劃過一個半圓，然後轉到桑羽青背後，週而復始，形成一個圓圈，把桑羽青圍在中間，所以桑羽青始終在他的目光之內。

桑羽青暗中算計著，表面上仍和方才一樣，循聲追踪，並且故意罵道：「小爺就不信這些妖魔鬼怪，今天定要找到你！」

實際上在暗中注意對方的移動情形，而故意把身法放慢了許多。

片刻之後，桑羽青已然轉了好幾個圓圈，反應更顯得遲緩了許多。

那木魚之聲，果然越來越近，已然在二十丈內了。

桑羽青忖道：「此人輕身功夫極佳，我還是等他再接近些！」

想到這裡，仍然茫無頭緒的，那裡響便追到那裡。

那木魚之聲越來越緊，咚咚之聲，刺入耳鼓，好似要突破耳膜，直入腦際似的。

桑羽青驀然一驚，提了一口氣，忖道：「啊！好厲害！這木魚之聲，竟有亂人心神的內力含在其中！」

木魚之聲越來越緊，每一次敲擊，最少是五下以上，桑羽青聽在耳中，已然不像是木魚之聲，彷彿是天鼓，震得人心神晃忽，不可自持。

桑羽青覺得一陣陣的頭昏，彷彿身在千軍萬馬之中，行動不自覺的慢了下來。

那敲木魚的人，身法也加快的許多，圍著桑羽青不住的打轉，奪魂的木魚之聲，使人感到一陣陣的煩悶和昏醉！

桑羽青不知覺間，已然被這陣敲打之聲，震得有些心神不寧，圍著木魚聲，不停的打轉。

木魚聲越來越近，已經接近在十丈左右，桑羽青驀然驚覺過來。

他趕緊提了一口氣，忖道：「不好！不要着了他的道！」

他想著，由丹田之處，提了一口氣上來，一股暖暖的熱氣，由丹田佈滿了全身。

這時桑羽青才恢復了正常，只覺頭腦清爽，木魚之聲，還在響個不停。

桑羽青心中忖道：「好吧！我就與你來個將計就計！」

他想著，越加把身子放慢，並且微微的搖晃，好似受不了木魚的擾亂，想等那人再接近一些時，一鼓作氣的擒住他！

又是片刻過去了，那敲木魚之人，居然也聰明得很，他居然不再接近，就保持在十丈左右的距離。

桑羽青心中很是憤怒，忖道：「你是有心而來的，我們就這樣耗著吧！」

於是他更加放慢了身法，搖搖晃晃的兜著圈子。

到後來，桑羽青乾脆假作不支，停了下來，坐在了一株大樹之下，双手支頭，顯得痛苦異常。

那木魚之聲果然固定在十丈以外，不再移動，敲擊之聲已是連續不斷，密如戰鼓一般。

片刻之後，執木魚的人仍然沒有舉動，只是不住的敲打，桑羽青怒到極點，忖道：「混帳的東西！居然想置我於死地！」

想到這裡，他眞的恨不得衝向前去，抓住那人痛打一頓，可是又怕被他逃逸去，所以忍了下來。

他心中忖道：「好小子！我們就這樣泡著，倒看你有沒有動靜！」

桑羽青想著，乾脆不動了，把頭埋在兩腿之間，但是全神却貫注在對方，注意著他的一舉一動。

那人也許對於桑羽青的表現有所懷疑，所以他一直沒有近前來，只是不住的敲著木魚。過了一陣，只見桑羽青身子一歪，倒靠在一株梧桐樹下，已經完全的昏迷過去。

又過了片刻，木魚聲才嘎然而止，天地之間立却沉靜如死。

半晌，桑羽青覺著有人向自己緩緩走來，那人的身法雖然極輕，但是桑羽青仍然可以聽出他衣履之間所帶出的風聲。

桑羽青暗暗的提著氣，由丹田貫入双臂，他雖然還沒有見着此人，但已經斷定出，是自己的一大勁敵了。

風聲越來越近，霎那迫近了好幾丈，桑羽青定著心，仍然毫不動彈。

他感覺到，那人離他已經不過兩丈左右，停下身來，想是在觀察自己。

少頓，桑羽青聽得一聲低沉的聲音自語道：「唔——這孩子也不過如此！」

接著一陣風向自己撲來，桑羽青認準了時機，他癱軟的身子，突然間像一顆火星似的迸了出來。

他大叫道：「化緣的莫走！」

一双虎掌，以雷霆萬鈞之勢，向一個高大的黑影前胸按去！

那人是一個身軀高大的和尚，無防之下，大吃了一驚，但是他身法極快，就在這電光火石般的一霎那，身子已然退了出去！

他百忙之中，一双巨大的手掌，迅速的迎了上來，回掌相觸，發出了一聲巨大的裂帛之聲！

隨著這「砰！」的一聲巨響，二人的身子，同時向後退去！

桑羽青只覺双膂生疼，不禁大吃一驚，忖道：「啊！這個和尚好厲害！」

那和尚也顯然大吃一驚，他輕輕的活動著兩隻手腕，長笑一聲道：「哈！海天一鷗果然是名不虛傳！」

黑暗之中，只望著他高大的身影，像是半截鐵塔似的，桑羽青感到一陣寒意，因爲這是他多年來所遇的第一高手。

他沉聲道：「和尚，你叫什麼？」

那和尚陰陰一笑，轉身如飛而去，桑羽青拔足急追，出了這片林子，和尚已然逃出了數十丈，沿著江岸消失在黑暗之中。

第一四章　奇僧露面　禍福猶未知　異少投宿　善惡費人思

那和尚的掌力好不驚人，桑羽青竟被他這一掌，震得連退後了好幾步，手臂也感到一陣陣酸痛！

桑羽青大吃一驚，忖道：「啊！這和尚不得了！」

但是高大的和尚，也被桑羽青震得一連後退，他以極度驚詫的口吻說道：「啊！海天一鷗果然名不虛傳！」

桑羽青驚魂甫定，正要仔細打量他時，那和尚已然又道：「後會有期！」

說罷之後，轉身如飛而去。

他龐大的身影，在江岸之旁，快似流星一般，桑羽青猛追在後，喝道：「和尚留步，我們談談！」

但是那和尚去得比風還快，每一起落之間，便是十丈左右，這時他好似逃避寃魂似的逃避桑羽青，桑羽青不禁感到很是奇怪。

他追了數十丈遠，停了下來，忖道：「他誠心避我，看樣子很難追上他了！」

這時那龐大的身影，在遠處幾個起落，消失在黑夜之中。

寒風似刃，聽颳著桑羽青，回想到才發生的事，有一種怪異的感覺，這突如其來的和尚，似乎給了桑羽青很大的震撼力！

默立半晌，轉回了小舟，除了風濤及波浪之聲，連一聲蟲叫也聽不見，天地是如此的冷寂，桑羽青回味著方才的一掌，他輕輕的揉著自己的手腕，忖道：「這個和尚功力深厚，若不是東凡和尚本人，也是他手下最厲害的人物了！」

他有一種感覺，那就是他與東凡和尚越來越近了，由以往發生的事情看來，東凡和尚並未躲避他！並且還主動的接觸他。

桑羽青忖道：「他大概是爲了這口劍和那套圖解吧！」

想著已經越上了船板，却見划船的善兒，倒在船板之上，他身上只穿了內衣，披著一件棉袍，看樣子是才從被窩裡鑽出。

桑羽青吃了一驚，趕緊把他扶進艙中。他渾身凍得冰涼，牙關緊閉，昏迷不醒。

桑羽青一想立時明白過來，想他必是聽見木魚之聲緊促，披衣起牀前來探視，却不知道那木魚聲的厲害，受了殘害。

桑羽青不禁暗暗咋舌，忖道：「這和尚好厲害的木魚聲！」

桑羽青想著，匆匆在他各穴道點撫一遍，善兒才悠悠醒來，所幸並無大害，桑羽青囑咐他到後艙去休息。

獨坐艙中，桑羽青始終忘不了這突然出現的高大和尚，由於夜色甚濃，他的身手又是快極，

所以終是沒有看清他的面貌。

十五年前，東凡和尚在巫山現身之時，桑羽青還依稀記得，他是一個高大的和尚。

這時桑羽青不禁一陣心跳，忖道：「啊！難道剛才現身的，就是東凡和尚？……我竟把他放過了！」

但是他轉念一想，忖道：「既是東凡和尚來尋我，自然不會就此罷手，幾天之內，他必然還會來的！」

桑羽青想著，安心不少，十五年來沒有一日忘下的大仇，竟突然出現了！

他興奮和緊張，竟是久久無法入睡，正在反側之際，突覺船身一蕩，立時轉身而起，忖道：「什麼人輕功這麼差，居然敢上船來？」

才要披衣下牀，便聽一個低弱的聲音說道：「桑兄在艙內麼？」

桑羽青聞言一驚，原來那是葉劍瀛的聲音，忖道：「怎麼他也追著我下來了？」

桑羽青想著便道：「葉兄，請進來吧！」

艙門推開，葉劍瀛的身影飄入，又很快的關上了房門，這時桑羽青已經燃上了燈，只見葉劍瀛一臉風塵之色。

桑羽青劍眉微皺，說道：「葉兄，這等時候，你怎麼尋了來？」

葉劍瀛好似很疲累，解開了身上的斗篷，靠在一張竹椅上，吁了一口氣道：「唔——這一陣可把我趕壞了！」

桑羽青計算時間，分明是自己走了不久，葉劍瀛也就離開了巫山，當下說道：「錢木兒重傷未癒，白姑娘也下不得牀，葉兄，你受人之托，怎不忠於人事？」

葉劍瀛一笑說道：「我知道你會埋怨我，却不知我是不受歡迎的人物！你走了不久，白姑娘及錢木兒便看我離去，白姑娘已然復元了！」

桑羽青聞言也不知他說的眞假，但是據他推測，白嬋應該可以下地了，但是他們二人都是劫後餘生，體力未復，若是西華和尚尋去，必死無疑。

說來奇怪，白嬋雖是他敵對的人物，但是桑羽青總是放不下她。

葉劍瀛看出了桑羽青的心意，笑道：「不要緊的，西華和尚早已向這邊來了。」

桑羽青眉頭一揚，道：「你是怎麼知道的？」

葉劍瀛在竹椅上伸了個懶腰，笑著說道：「火場之後，西華和尚等攔你被阻，不大會的工夫，他就棄戰而逃，奔往甘陝這條路上來了。」

桑羽青双目望著他，說道：「如此說來，火場的事你全知道了？」

葉劍瀛笑道：「我一直在場，桑兄，我眞佩服你那身超人的功夫，更佩服你的慈悲心腸！」

由他的話中，可知巫山火場之劫，他一直在隔岸觀火，桑羽青忖道：「我執劍闖火場，也必被他認出這口『青光劍』了！」

桑羽青想著，冷冷說道：「葉兄隔岸觀火，眞是好雅興！」

葉劍瀛道：「有你出手，我又何必多事，再說那大的火場子，我還眞是不敢下去呢！」

桑羽青不言，葉劍瀛又笑道：「桑兄，你還記得我們上次談的寶劍的事麼？」

桑羽青目光一閃，說道：「自然記得！」

葉劍瀛緊接著道：「如今我知道那柄『青光劍』的下落了！」

桑羽青面色一整，說道：「不錯！『青光劍』是在我手上，葉兄有什麼見示麼？」

葉劍瀛連連的笑道：「這麼一口曠世仙劍，能在你的手中，我只有替你高興，以你這身武技，配上這口名劍，眞是再合適不過了！」

桑羽青也弄不清他的心意如何？只是默默的望著他，葉劍瀛則是一付若無其事的樣子，笑道：「桑兄，今天晚上要與你擠一擠了！」

桑羽青沉聲道：「葉兄，你到底要什麼？」

葉劍瀛躺在了坑上，笑道：「我太疲倦了，明天再談吧！」

他一掌打滅了燈，艙中一片黑暗，葉劍瀛竟是不再談話，把桑羽青弄得莫明其妙。

他靜坐沉息，不一刻的工夫，葉劍瀛已是沉沉入睡，桑羽青越想越覺得葉劍瀛行徑怪異，決心明日一定開門見山與他談個明白。

一大早桑羽青就起牀了，葉劍瀛仍然睡得很熟，出艙之後，見善兒正在燒水，知道他已復元，很是高興。

等到桑羽青吃過早飯之後，葉劍瀛仍然沉睡未醒，善兒問道：「小爺，這時風大，正好啓船，要不要走？」

桑羽青劍眉微鎖，略一思索，道：「好吧！你開船好了！」

善兒立時掛起了帆，順風而下，這時才聽見葉劍瀛在艙內喚道：「桑兄，啓船了麼？」

桑羽青眉頭緊鎖，對於葉劍瀛，他實在不知道如何應付，無可奈何的走入艙中。

葉劍瀛正在穿衣服，見桑羽青進來便道：「桑兄，不瞞你說，我搭你的船，實在是爲的避難呢！」

聽他這麼說，桑羽青不禁頗爲詫異，冷冷道：「以葉兄這身超絕的功夫，何需要借我避難？」

葉劍瀛坐在坑上，正色說道：「我知道你對我有很多疑慮，只是我們一時無法詳談，如今大禍臨頭，還要請桑兄幫忙！」

桑羽青見他双目之中，射出一片焦急的神色，看來不似作假，不禁很是奇怪，正色道：「我們行走江湖的人，原談互助互濟，只是葉兄你行動過於曖昧……」

葉劍瀛打斷了他的話說，道：「我知道！我知道……將來我總會告訴你，目前你一定要幫我的忙！」

他說話之時，眉頭微鎖，好似有著很沉重的心事。

桑羽青在他對面坐了下來，說道：「好吧！到底要我怎麼幫你的忙，你快說吧！」

葉劍瀛又顯得遲疑起來，半晌才道：「不瞞桑兄說，我突然來到你船上，是爲的逃避一個人！」

當他說到這裡時，臉上竟有一種畏懼之色，桑羽青看在眼內，不禁大爲驚奇，心中暗忖：「他一身絕技，縱橫江湖，把『白雲觀』一派道士殺得乾乾淨淨，居然也有他怕的人……」

葉劍瀛看出了桑羽青的心意，强笑道：「此人絕不是一般江湖上高手所可比擬，只望這一路水程，能夠躲過他就是了。」

桑羽青皺著眉道：「這件事葉兄要叫我怎麼幫助呢？」

葉劍瀛道：「我在巫山一得到風聲，立時就逃了下來，雖然僥倖逃脫，可是他早晚會追來，不過他並不知我隱在桑兄的船上，以後若是有人詢問，萬望桑兄代爲圓個謊！」

桑羽青聽罷，弄得有些莫明其妙，點了點頭道：「如果就是這麼點事，實在算不了什麼，葉兄放心，任何人來了，我絕不說你在船上。」

葉劍瀛笑道：「多謝桑兄！到了甘肅之後，我一定盡力幫助你……」

他說到這裡，發覺桑羽青面色不對，立時停了下來。

桑羽青面上沒有一絲表情，冷冷說道：「多謝你的盛意，有些事情我是不願意別人插手的！」

葉劍瀛面上一紅，不再說話，隨喚進善兒送水送飯，桑羽青見他竟是連艙門都不敢出。

他心中忖道：「如此看來，他要逃避的人物，必然是個非常厲害的人了。」

半日航行，桑羽青始終與葉劍瀛在艙中聊天，葉劍瀛極爲健談，談到他在江湖中所見所聞，均能引人入勝。

由他的談話中，桑羽青聽出他足跡幾乎遍及全國，遠至新疆，西藏一帶均曾去過，不禁很是詫異，忖道：「想不到他年紀青青，居然有這麼多閱歷！」

他們二人談得很是投機，葉劍瀛笑著道：「我生平就好遊歷，還有些省份未曾去過，希望在今後兩三年中，把這些地方遊一遍……」

才說到這裡，善兒突然叫道：「喂！前面的船怎麼回事？……」

桑羽青心知有異，把窗戶推開一線，向外望去，只見一隻掛艙小船，箭也似的向自己這條小船闖來！

桑羽青冷笑一聲道：「哼！又來了惹事的了！」

葉劍瀛臉上略有慌張之色，說道：「你快去看看，記住我方才的話！」

桑羽青一笑出得艙來，善兒又在大叫道：「喂！喂！不要命了麼？……」

他大叫著，慌忙的下了帆，小船的速度立時減慢下來，可是對面那隻小船，仍然箭也似的直闖過來，兩下相距約有七八丈遠。

善兒見狀，不禁慌了手脚，大叫著要趕到船尾去擺舵，却被桑羽青一把拉住，含笑道：「不要急！讓他們撞！」

善兒急得跺脚道：「那怎麼成？船會翻呀……」

桑羽青一笑說道：「不會翻！」

他說著，順手操起了一根竹竿，那隻迎面而來的小船，相距不過只有三四丈遠了。

善兒急得双手抓住船舷，大叫道：「客人小心！……」

這時桑羽青的竹竿已經投了出去，竹竿的一頭，輕輕的點在了那隻小船的船頭上。兩下裡微微一震，那隻急來的小船，竟被桑羽青一根竹竿抵住，的溜溜打了一個轉，停了下來。

善兒不禁吓得口瞪目呆，忖道：「我的天，怕不要千斤力量才行！」

桑羽青抽回了竹竿，含笑自若的說道：「管船的請出來一談！」

一語甫畢，艙中立時傳來一陣低微的木魚聲。

桑羽青及善兒不禁同時一驚，那善兒已成了驚弓之鳥，聽見了木魚聲，吓得不知如何是好。

桑羽青忖道：「原來又是昨夜那個和尚，他來尋我最好不過！」

想到這裡，木魚之聲停了，隨聽一個蒼老的口音，由艙中傳出道：「阿彌陀佛！施主喚我麼？」

桑羽青沉聲道：「老師父請出艙一晤。」

接著，便見艙門開處，走出了一個高大的和尚，當他站直之後，幾乎比桑羽青還要高出半個頭。

桑羽青一驚，忖道：「這和尚好魁梧的身子！」

他細細的打量這個和尚，見他年過七旬，白眉白髯，一双大眼閃閃生輝，滿面紅光，氣色很盛，筆直的脊樑，雄壯的肌肉，比起一般年青人來，還要健壯得多。

桑羽青很是驚異，已然斷定是昨夜的那個和尚，當時拱了拱手，說道：「老師父，寒江水急，似你這等快速行舟，設若相撞，豈不要船翻落水？」

那老和尚驚異的說道：「啊喲！老僧只顧念經，未曾注意來往船隻，幸虧未曾出事，阿彌陀佛！」

原來這隻小船上，只有他一個人。

桑羽青一言不發，双目怔怔的望著他，對於這個和尚，他有著一種異常的感覺。

那高大的和尚，嘴角掛上了一絲笑容，說道：「施主爲何這樣看我？」

桑羽青一笑道：「我看老師父面善得很，只是一時記不起在那裡見過……」

老和尚笑了起來，說道：「唔——老僧足跡遍天下，方外之交確實不少，不過最近多年不曾外出，以施主你的年紀，恐怕不太可能結識吧？」

桑羽青冷笑一聲，說道：「恐怕未必！」

老和尚陰森森的一笑，說道：「既然如此，施主不妨說說看，我們在何處見過。」

桑羽青用著嘹亮的聲音說道：「十五年前，巫山之下，我們不是曾見過一面麼？」

老和尚聞言好似很詫異，他思索著說道：「不對呀！十五年前我在金陵，施主恐怕認錯人了！」

雖然桑羽青全力觀察他的面色，但是看不出絲毫可疑之處，心中很是詫異，忖道：「莫非他不是東凡和尚？」

想到這裡，那老和尚又笑道：「小施主，我看你不過二十出頭，十五年前最多不過五六歲，必是記錯了！」

桑羽青皺眉頭說道：「那麼請問老師父法號如何稱呼？」

老和尚聞言笑了笑，說道：「實在說起來，我是沒有法號的，不過我早年生性喜雲遊，一些同道便稱我雲遊和尚，你也叫我雲和尚好了。」

桑羽青却是不敢輕信，忖道：「就算他不是東凡和尚，也必然與東凡和尚有關！」

他想著便道：「如果不嫌打擾，在下倒想過舟與老師父談談。」

雲和尚笑著說道：「如蒙賞光，無限榮幸，小施主請過船來吧！」

這時兩隻小船，已經緊緊的靠在了一起，桑羽青回頭對善兒道：「把船緊靠著，我少時就回。」

說著跳上了雲和尚那隻小船，雲和尚向旁一閃，含笑說道：「施主請！」

桑羽青略一謙讓，進得艙來，只見這間小艙房，佈置得很是雅潔，壁上掛著一張釋迦牟尼的水墨像，靠窗的小桌上，放著一隻小香爐，一隻木魚，和一本薄薄的經卷。

雲和尚却沒有跟著進來，桑羽青心中詫異，突覺船身一動，小船急速的向下駛去！

桑羽青不禁吃了一驚，正要出外，雲和尚已進得艙來。

桑羽青目光閃閃，說道：「和尚，你此舉爲何？」

雲和尚含笑說道：「施主放心，我和尚絕無惡意，不過有些事情要與施主商量商量，少時便送施主回去。」

桑羽青倒不怕他把小船駛開，聞言忖道：「如此看來，他一定知道葉劍瀛在我船上了！」

這時遠遠聽見善兒的喊叫之聲，桑羽青道：「待我去吩咐一聲！」

說著出了艙，見兩下相隔已有十餘丈遠，善兒正在忙著張帆追趕。

桑羽青提高了嗓子道：「善兒，把船靠岸，我一會就回來！」

善兒遙遙答應一聲，桑羽青再度進得艙來，雲和尚笑著說道：「我們也靠了岸再談吧！」

說著他出得艙來，掌著舵，向岸邊靠去，桑羽青站在他的身旁，說道：「老師父，到底是什麼事？」

雲和尚搖著頭，說道：「少時再談！」

不一刻的工夫，小船靠了岸，雲和尚把船繫好，桑羽青見自己那隻小船就停在數十丈外，心中略安。

雲和尚把船繫好，進得艙來，含笑說道：「好了，我們現在可以好好的談談了。」

桑羽青不知他的心意如何，說道：「老師父有事話快些見示，我還有要緊的事，不能久留的。」

雲和尚把桌上那法開著的絕卷合了起來，說道：「用不了多久的。」

他說著，由窗口向左右望了一陣，然後把窗戶緊閉，顯得很是神秘。

然後，他坐在了桑羽青的對面，正色說道：「施主，恕我問一聲，你可是桑羽青？」

桑羽青雖感詫異，但仍點頭道：「不錯，我就是桑羽青，老師父如何知道的？」

雲和尚指著桑羽青背後的寶劍，含笑說道：「看到你這口『青光劍』，我焉會認不得你？」

桑羽青心中一動，正要說話，雲和尚已經接著說道：「我來找桑施主，實在是要作一筆交易。」

桑羽青目光閃閃的說道：「老師父有話明講，似這等隱隱約約，實在叫我難以答話。」

雲和尚點點頭，說道：「好吧，桑施主，我知道你此行是往『天水』尋東凡和尚，除了復仇之外，最重要的還要得回你桑門本派的『星月劍譜』！」

桑羽青默不發聲，點了點頭，雲和尚又接著說道：「星月劍譜雖然被東凡和尚得去了十五年，但是由於深奧難解，沒有圖示，等於廢紙一般，這十五年來，東凡和尚苦苦尋訪，但是毫無下落，因之斷定了這本圖解仍在施主你身上。」

桑羽青面上毫無表情，亦不答言，雲和尚笑了笑，又接著說道：「我與施主所談的交易便在此處……」

桑羽青抬起了眼睛，說道：「如此說來，『星月劍譜』，已在老師父手中了？」

雲和尚笑著搖了搖頭，說道：「雖不中亦不遠矣！只要你信得過我和尚，在你復仇之前，我準保你能取回這本劍譜，不過……」

說到這裡把聲音拉長了些，桑羽青接著說道：「不過要我把圖解拿出來，可是？」

雲和尚大聲的笑起來，說道：「施主果然聰明，這筆交易如何？」

桑羽青微笑道：「並非我信不過老師父，我怎知你一定可以幫我尋回劍譜呢？」

雲和尚聞言沉吟了一下，說道：「也罷！待我開誠佈公的全告訴你好了，我與東凡和尚是同師學藝的師兄弟……」

他說到這裡，桑羽青不禁大為驚訝，双目打量著雲和尚，雲和尚笑了笑，又接著說道：「非但如此，我與他還是双生的兄弟呢！」

桑羽青聞言更是大出意料，怔怔的望著雲和尚。

雲和尚輕輕的嘆了一口氣，接道：「只是我與他素不投緣，雖然是同胎兄弟，同師學藝，又

同是出家人，但已有數十年不曾來往，彼此如同大敵一般。」

桑羽青愕然說道：「啊！竟有這種事！眞使人難以置信！」

雲和尚接道：「可恨他倚仗一身武功，爲非作歹，沾辱佛門，我久有除他之意，只是同胞兄弟，我又是出家人，所以忍了下來，但是多行不義自斃，看來他的末日也就要到了！」

他說到激憤之處，白眉飛揚，目射寒光，看來很是怕人。

桑羽青想不到會遇到這等怪事，一時怔在那裡，不知說些什麼好。

雲和尚又接著說道：「你一定要問我，爲什麼要學這套『星月劍』法，實在是我的心願，也無法爲你詳談，我只希望當你得到『星月劍譜』時，把圖解讓我抄一份回去。」

桑羽青問道：「如此說來，劍譜已經在你身上了？」

雲和尚搖頭道：「劍譜倒不在我身上，不過只要你答應我，我一定可助你得到劍譜。」

這事發生的太突然，桑羽青弄不清眞假，不好應對，他思忖了一下，說道：「你既與東凡和尚是双生的兄弟，我怎知你確是雲和尚？或許你就是東凡和尚，想來詐取我的劍譜圖解的。」

雲和尚笑了笑，說道：「當然！你並不算過慮，不過錢木兒總該認得出來，你以後問他就知，再說我要你先得到劍譜，而後再把圖解讓我看一遍，還會有什麼錯麼？」

桑羽青忖道：「反正有什麼錯，一時也看不出來，不如先敷衍他一下。」

桑羽青想著便道：「老師父如是誠心相待，我桑羽青自是樂於從命，只是圖解不曾在我身上，老師父是否可待我把一切事情了結之後，再同去取圖解？」

雲和尚白眉微皺，思索了一下，說道：「你是說要等你復仇之後，才與我一同去取圖解？」

桑羽青點點頭，說道：「正是此意！」

雲和尚搖頭道：「這點恕我無法同意，雖然你與東凡和尚之間的怨仇與我無關，我也絕不會管這件事，不過我與他到底是同胞手足，要讓我等著你殺了他再一同去取圖解，江湖傳聞也不大好聽啊！」

桑羽青道：「那麼以老師父的意思如何？」

雲和尚思索了一下，說道：「在你得回劍譜之後，就隨我一齊去取圖解，然後你再去尋東凡和尚，那時你們誰生誰死就與我無關了。」

這時桑羽青已經拿定了主意，點頭道：「好吧！就這麼辦，我們怎麼聯絡？」

雲和尚道：「你回船去吧！繼續向下行，傍晚時分，我自會去尋你。」

桑羽青點點頭，懷著滿腹疑慮，與雲和尚作別，回向自己的小船上。

他沿途思索著，忖道：「我從來就不曾聽說過，東凡和尚還有双生的兄弟，莫非他就是東凡和尚不成？……」

思忖之際，已然走回了小船邊，回頭看時，雲和尚的船早已走出很遠了。

善兒迎著桑羽青道：「小爺！那和尚說些什麼？……」

桑羽青一笑道：「還不是募錢修廟！」

善兒這在後面道：「小爺！你可別上當，我看這個和尚不是好東西！」

桑羽青笑道：「我不會怎麼容易上當的，你趕快準備開船吧！」

善兒答應著，桑羽青已經走入艙來，葉劍瀛迎面就問道：「是什麼人？」

桑羽青坐在竹椅上，答道：「只是個出家人。」

葉劍瀛又道：「他可曾問到我？」

桑羽青搖搖頭，停了一下，問道：「葉兄，你行走江湖多年，可曾聽說過有個和尚叫雲和尚的？」

葉劍瀛双目一閃道：「有呀！最近三四年來，江湖中有個高大的和尚，時常在江湖上出現，自稱是東凡和尚的兄弟，一般人都叫他雲遊和尚。」

桑羽青聞言並不詫異，忖道：「如此看來，這個和尚並沒有騙我。」

葉劍瀛追問道：「怎麼？方才那船上的，就是雲遊和尚麼？」

桑羽青點點頭，葉劍瀛又接著說道：「他與東凡和尚雖然是同胞兄弟，但是二人水火不容，偏偏二人都是出家人，這也是怪事！」

聽葉劍瀛如此說，好似他對此事非常熟悉，當時便道：「葉兄，這雲和尚你可曾見過？」

葉劍瀛笑著點了點頭，說道：「我與他曾經有兩面之緣。」

桑羽青沉吟了一下，說道：「他傍晚之時，還要來邀我長談，到時請葉兄在窗隙中認他一認，看看是否雲和尚。」

葉劍瀛一口答應，二人一直閒談著，桑羽青雖然摸不清他的底細，但是多了一個同行之人，解得不少寂莫，倒是可喜之事。

這時他不禁想到了小猴兒，忖道：「這個小子竟是一去不回，眞個叫人放心不下！」

想到小猴兒不辭而別，至今仍是一件不可能的事，不知道他又有什麼遇合，以至於這麼久都回不來。

二人閒談著，時間過得很快，午後無事，桑羽青正準備休息一下，突聽遠處有打槳之聲。

葉劍瀛立時又顯得很緊張，說道：「桑兄，快出去看看，怕是尋我的來了！」

桑羽青雖然不知他躲避什麼人，但是由他驚慌的情形看來，此人必是個非常厲害的人物，否則以葉劍瀛的武功和爲人，絕不至於窩在艙內不敢出面！

這時打槳之聲，越來越近，桑羽青出了艙，只見十餘丈外，一隻扁葉小舟，正以很快的速度，向自己這條小船划來。

小舟之上，只坐著一個人，翻槳如飛，很快的靠到桑羽青的船旁，他反槳停船，接著以極敏捷的手法，把小舟拴在了大船之上。

桑羽青及善兒都很詫異，善兒叫道：「咦！你這個人，怎麼把你的船拴到我船上？」

那人抬了一下眼睛，冷冷的說道：「怎麼樣？難道不行？」

善兒大怒，正要回話，被桑羽青攔了下來，仔細打量那人，不禁暗暗吃驚！

小舟上的，是一個七旬開外的老人，生得甚是枯瘦，尖尖的面頰，有幾分清癯之氣。他滿頭白髮挽成一髻，穿著一件葛黃色的長衫，足下是一双薄底的布履。

桑羽青雖是匆匆打量他，已可斷定此人有著一身絕頂的武技了。

他那隻小船緊緊的拴在桑羽青所乘這隻船上，一同順江而下，他慢慢的把槳收好，然後向桑羽青點了點頭，說道：「小兄弟，你由何處來？」

桑羽青含笑還禮，說道：「我是由巫山來的。」

那老人點了點頭，一双修目中發出了寒星般的光芒，打量著這隻小船。

桑羽青心中暗驚，忖道：「由他的眼神看來武功已入化境，若是他就是尋葉劍瀛的人，那確實不好應付。」

這時那老者已經把桑羽青這條小船打量一遍，點了點頭說道：「不錯，是由四川來的，你要到那裡去？」

桑羽青心中一動，隨口答道：「我到陝西去！」

黃衣老者沉吟了一下，說道：「請問小哥貴姓大名？」

桑羽青忖道：「這老頭却也奇怪，問起來沒有完了！」

但是他還是含笑答道：「我姓桑，叫桑羽青，老先生怎麼稱呼？」

那老人聽桑羽青的名字之後，好似吃了一驚，他「啊！」了一聲，一双修長的明目，不住的打量著桑羽青。

桑羽青含笑又道：「請問老先生怎麼稱呼？」

那老人這才把目光移開，淡淡的說道：「我姓麥！」

這三個字傳入了桑羽青耳中，不禁使他大吃一驚。

此人分明就是麥休士，也就是葉劍瀛的師父！

江湖百年以年，有三大劍派，其中之一爲桑雲從的「星月劍」，另一派是北棋山的花九娘，再就是黃山麥休士的「天河劍」。

這三派的劍法，在江湖之中領袖義雄，各成路數，令人奇怪的是，這三派却從未交過手，也是奇怪的事。

最近十餘年來，由於桑雲從遇害，花九娘經年足不出戶，所以麥休士的「天河劍」，便形成了一枝獨秀的局面。

桑羽青第一次與葉劍瀛交手時，就看出了他的門路，所以這時麥休士才說出姓麥，他立時知道是麥休士了。

麥休士含笑說道：「看你的模樣，好似認得我一樣。」

桑羽青點頭道：「麥老的大名，晚輩自孩提時就久仰了！」

麥休士點點頭，說道：「說來我們也不是外人，你老太爺與我也是多年的朋友了！」提起了桑雲從，桑羽青不禁一陣心酸，垂下了頭，低聲說道：「先父在時，雖然那時我還小，但也時常聽他老人家誇讚前輩的劍術！」

麥休士嘆了一口氣，說道：「唉——我的劍法是不如你爹爹的，十餘年前的慘事，我也知之甚詳，所幸你已長成，能夠爲父報仇，也是一件大快人心的事！」

桑羽青默然不語，心中很是悲痛，這一老一少，提起了桑雲從，都有些黯然。

半晌，桑羽青才問道：「麥老此來有什麼事麼？」

麥休士的双目又閃出光芒，說道：「如果我猜得不錯，有一個叫葉劍瀛的年青人，與你必定是認識的了？」

桑羽青忖道：「莫非他已經知道葉劍瀛藏在我的船上？」

他想著便道：「令徒葉劍瀛我是認得的。」

聽桑羽青這麼說，麥休士顯得很詫異，說道：「啊？我與他是師徒，你如何知道的？」

桑羽青一笑說道：「我與葉兄初次見面時曾動手過招，由他招式之中，看出是前輩的傳授！」

麥休士一双花白的眉毛不禁聳起，上下的打量著桑羽青，用著微詫的聲音說道：「唔——原來你竟把我麥休士的底細摸得這麼熟！哈哈……」

他說著，大聲的笑了起來，桑羽青也笑了起來，說道：「實在是麥老招式精絕，有過人之處呢！」

桑羽青的話，說得麥休士很是高興，他們又談了幾句閒話，麥休士道：「我那孽徒現在什麼地方？」桑羽青雖然明知不容易瞞過他，可是早已答應了葉劍瀛，只好說道：「我已有多時不曾見到他了。」

麥休士哼了一聲道：「哼！這個混帳東西，難道死了不成？」

聽他說話的口氣，桑羽青便知道葉劍瀛一定得罪了他，這時麥休士又問道：「你最後一次看見他，是在什麼地方？」

桑羽青略爲思索說道：「最後一次見他，還在湖北境內呢？」

麥休士的眉頭皺了起來，自語道：「奇怪！莫非我估計錯了他？……」

桑羽青問道：「麥老，你急著尋葉兄，有什麼要緊的事麼？」

麥休士冷笑道：「哼！這孩子胆大包天，居然偷盜了……」

方說到這裡，突然發覺自己說過了嘴，立時停下來咳嗽了一聲，接著說道：「咳！此子犯了我的門規，居然逃匿起來，害得我這大把年紀，還要到處尋他。」

桑羽青心中疑雲重重，但是面上絲毫不顯出來，笑著說道：「我若是見了他，便叫他去尋麥

老好了。」

麥休士冷笑一聲道：「哼！他避我還來不及，豈會再去尋我？」

說到這裡停了下來，一個人站在船板上猛生氣，桑羽青笑道：「麥老可要上來歇歇？」

麥休士點點頭，說道：「好吧！喝盃茶再走！」

桑羽青聞言不禁暗叫「糟啊！」他只不過是一句客套話，不料麥休士眞的要上船來。

在這種情形下，又不能再拒絕他，只得硬著頭皮，把麥休士請上船來。

麥休士上船之後，便向後艙走去，桑羽青大急，連忙喚道：「麥老！」

麥休士回過了身，說道：「什麼事？」

桑羽青一時沒有話說，突然望見窗外的馬，只得含混的說道：「請麥老來看我這匹馬如何？」

麥休士顯得很是奇怪，他不知道桑羽青爲何突然要自己來看他的馬，但也只好走了過來。

桑羽青立時吩咐善兒道：「善兒，你去把艙裡整理一下，泡盃好茶！」

善兒答應著去了，麥休士走到近前，把桑羽青那匹駿馬仔細的看了看，點頭道：「果然是千萬良駒，你能擁有如此好馬，眞是可以傲視江湖同濟了！」

在他說話的時候，桑羽青聽見艙內有零亂的脚步聲，心中忖道：「葉劍瀛如果聰明的話，應該趁善兒入艙之時躲了出來……」

他只顧想這件事，麥休士說些什麼全沒聽見，當他發覺對方明亮的目光，奇異的望著自己時，這才驚覺過來，連忙含笑道：「多謝麥老誇獎！」

麥休士疑惑的眨了眨眼睛，說道：「我們進艙去吧！」

桑羽青答應著，領先而行，心中忖道：「這個老傢伙已經生疑了！」

迎面見過了善兒，桑羽青問道：「茶泡好了麼？」

善兒點點頭道：「泡好了！」

他說話之時，好似非常驚詫的望著麥休士，桑羽青見狀忖道：「看樣子葉劍瀛躲了出來。」

他進艙之後，雖然不知葉劍瀛的下落，當把麥休士讓在竹椅上坐下。

麥休士也不客氣，喝了兩口熱茶，一双花白的眉毛又皺了起來，說道：「這個孽子，眞是胆大包天，害得我這大年紀，還要奔波江湖來尋找使……」

桑羽青心中疑慮重重，趁機說道：「葉兄年少英俊，武功高超，除了下手略狠之外，並無其他惡跡！」

麥休士冷笑一聲，說道：「哼！你焉知他的本性？連我傳了他十餘年的武藝，到現在還摸不清他的性子！所以我本門的『天河劍法』到現在才傳了他一半，他不滿之下，竟偷……」

說到這些，麥休士發覺又說漏了嘴，趕緊停了下來，改口說道：「這小子好大的胆氣，竟要發誓去學別派的劍法，眞個是胆大妄爲！」

他這一番話，像是雷電一般，在桑羽青的心中炸開，使他略有所悟，忖道：「啊！原來是這麼回事……」

正思忖間，麥休士突然問道：「你復仇的事如何了？」

桑羽青含混的說道：「我現在正要去找東凡和尚。」

麥休士輕嘆一聲，說道：「唉——這件事也應該有個了結了，只恨我自己有很多事，不能爲友人盡些力……」

才說到這裡，桑羽青便打斷了他的話，說道：「多謝麥老，這件事還是我自己辦的好。」

麥休士點點頭，站起了身子道：「不錯？復仇的事，還是自己去辦痛快些，我要走了，若是葉劍瀛來訪你，不可說出我來過。」

桑羽青點頭道：「晚輩知道了。」

麥休士又自語的罵了葉劍瀛半天，這才與桑羽青作別而去，登上小舟，搖著一双木槳，悠悠而去。

桑羽青望著小舟在江浪中消失，忖道：「只怕他不會輕信過我，說不定晚上還會來的！」

這時他已大略知道葉劍瀛的來意，顯然是對麥休士不滿，要設法學得自己桑門劍法。

麥休士當時兩次提到，葉劍瀛偷去了什麼，不禁使桑羽青聯想到自己本派的那本圖解了。

桑羽青正在思索之際，葉劍瀛由身後走來，拍著桑羽青的肩頭，笑道：「桑兄，謝謝你。」

桑羽青轉過了身子，說道：「原來葉兄要躲的是麥老，其實你們是一家人，你又是他獨傳的得意弟子，見了面至多不過責罵幾句，又何必避不見面呢？」

葉劍瀛面上一紅，搖頭道：「你不知道我師父的脾氣，這一次我闖的禍不小，他正在氣頭上，還是過些時候好些！」

桑羽青笑道：「以你看來，難道他剛才不曾懷疑到麼？」

葉劍瀛道：「至少兩三天內，他不會再來了。」

自從麥休士走了以後，葉劍瀛的胆子大多了，他不再躲在艙內，就在船板上與桑羽青談笑。

桑羽青對他的種種疑慮，已因麥休士的一番談話，漸漸明朗了些。

他盤算著，如何從葉劍瀛手中，把自己本門的劍譜圖解取回來。

因此，他與葉劍瀛談話時，便顯得有些心不在焉，忖道：「我還是等你先向我動手時再說吧！」

葉劍瀛問道：「你在想什麼？」

桑羽青道：「自然是復仇之事！」

葉劍瀛笑道：「我這幾天反正沒事，正好陪你走一躺，也可以略微進些力量。」

桑羽青搖頭道：「你的美意我心領了，不過這件事我定要親手去作；任何人也不能代勞。」

葉劍瀛笑道：「報仇的事，自然由你下手，我隨同你去見識見識總可以吧？」

桑羽青深知道他意在那本劍譜，轉念想道：「我若拒他同行，他還是會暗中潛去，反倒難於應付，不如讓他在我眼線之內……」

他想著便道：「既然如此，你便與我同行好了。」

葉劍瀛聞言，顯得很是高興，這時天色已經漸漸暗了下來，江面上也起了薄霧。

傍晚時分，這隻小船又在枯草湮沒的江岸旁停了下來，晚飯時桑羽青與葉劍瀛飲了幾盃酒，覺著很舒適。

艙中點了一盞油灯，桑羽青與葉劍瀛在閒聊著，靜待雲和尚的到來。

初更過去不久，善兒便安歇了，葉劍瀛在船上蹩了一天一夜，顯得極是不耐煩，笑說著道：「若是叫我整天呆在船上，幾天就要把我悶死了。」

桑羽青雖然與他閒聊著，但是却注意打量他的一切，他除了背後那口「藍機劍」外，只有一隻隨身的小包袱，這時打開在一旁，包的盡是些換洗的衣服及散碎銀兩。

桑羽青心中忖道：「不可能把劍譜圖解藏在這隻包袱裡……」

可是除此之外，他並未帶任何東西，不禁使桑羽青深深的疑惑了。

他忖道：「這麼重要的東西，他應該隨身帶著才對，算非他藏寄在什麼地方了？」

由於桑雲從遇害時，桑羽青還太小，又是事起突然，所以桑羽青不但沒有見過這本圖解，就連聽也不曾聽說過。

這時由他們口中得知，等於又增加了一件心事，但是值得慶幸的是，東凡和尚無法參悟口訣，雖然得去了十五年，對桑門劍法一絲不解。

天色越發的暗了下來，桑羽青算計著雲和尚差不多該來了，便對葉劍瀛道：「葉兄，少時雲和尚來了，葉兄最好還是不要出面。」

葉劍瀛笑著點頭道：「你放心，那是你們之間的事，我絕不過問。」

才說到這裡，便聽江岸之上，遠處傳來兩聲輕微的木魚聲，葉劍瀛不禁笑著說道：「說曹操，曹操到，你快去吧！」

桑羽青點點頭，說道：「你若是睏疲了，盡管先睡，不必等我回來。」

葉劍瀛答應著，桑羽青出了艙房，四下一片黑暗，凄涼涼的一陣冷風迎面吹來，桑羽青不禁打了一個寒顫，忖道：「再向前去就更冷了！」

才想到這裡，便見一條高大的黑影，在寒林中一閃，接著一個低沉的聲音說道：「桑施主，請上岸來！」

桑羽青答應一聲，身子一擺，一陣清風般飄到岸上，雲和尚已經迎了過來。

船頭的小灯，洩出了幾絲微弱的灯光，照在他圓圓的臉上，一双眸子精亮。

他微笑著說道：「施主用過飯沒有？」

桑羽青笑道：「早已用過，等候雲師父多時了。」

雲和尚笑著點了點頭，說道：「好得很，我們走吧！」

桑羽青問道：「到何處去？」

雲和尚用著很神秘的聲音說道：「隨貧僧尋個說話的所在去。」

桑羽青已顧不了許多，點頭答應，隨在雲和尚身後，如飛而去。

一路上雲和尚好似故意在考驗桑羽青的功力，他行得極快，但是桑羽青緊緊的跟在他的身後，寸步不離，顯得輕鬆自如。

雲和尚很是驚異，不住的回頭觀望，但是桑羽青却是一言不發。

這裡是一座很荒涼的小漁村，十餘戶人家，零零散散的點綴著偌大一片荒地。

每一間房中，都傳出了微弱的灯光，寒夜之中，閃閃爍爍，好像是幽靈的眼睛一般。

雲和尚的身形突然放慢了許多，他指著遠處的一盞昏燈，說道：「我們到那裡去談。」

於是這一老一少，兩條人影，如同箭弩一般，向前射了出去。

那消片刻工夫，他們已經來到了這間破落的小茅屋前，那一陣陣猛烈的寒風，似乎要把房頂吹翻似的。

雲和尚推開了一扇薄薄的木板門，室內的油燈立時被寒風吹熄，一片黑暗。

雲和尚唔了一聲，說道：「唔——我來點燈！」

桑羽青也跟著進了房，突然一股急來的勁力，如同排山倒海一般，向桑羽青的前胸推來！

桑羽青大吃一驚，他拚命的向後一閃，身子退出了七八尺，由於事起突然，他幾乎摔倒在地上。

緊接著是雲和尚的喝叱之聲，一條淡淡的黑影，由小房之中，極快的奔出。

那條黑影足下如飛，一連幾個縱身，逃向黑暗之中，快速已極！

桑羽青驚怒交集，欲待追趕，又是一條黑影撲出，這一次才是雲和尚，不禁把桑羽青弄得一怔，忖道：「啊！原來另有其人！」

雲和尚好似受了輕傷，左手托著右手腕，用著憤怒的聲音說道：「桑施主，在此少候，我立時回來！」

桑羽青道：「我隨雲師父去！」

話未說完！雲和尚已急道：「施主還是在此等我！」

一語甫畢，袍袖一展，如一陣怪風似的，撲向黑暗之中！

這突然發生的事，不禁使桑羽青很是詫然，在門外發了一陣怔，忖道：「到底是什麼人，竟能在須臾之間，出手傷了雲和尚，逼退了我？……」

這時雲和尚早已去得無了踪影，桑羽青料他追不上先前的夜行人，忖道：「我且到房裡去等他吧！」

他進入了這間小屋子，把油燈燃上，只見這間小屋極是簡陋，只有一張木板牀和一張小桌，

牆角堆了些水壺，鍋，碗之類的東西，看情形已經很久沒有人在此居住了。

牆壁的四週，有不少空隙，不時透入寒風，吹得那盞孤燈，不住的搖晃。

如此一個冷寂和悽涼的夜晚，桑羽青獨自坐在牀上，心頭一片混亂。

良久，雲和尚還沒有回來，桑羽青不禁等得有些心煩了出得房來，四下一片死寂，仍是毫無跡象。

桑羽青忖道：「莫非要我在此枯等一夜不成？」

才想到這裡，突聽遠處傳來幾聲輕微的喝叱之聲，桑羽青不禁精神一振，仔細聽去。

果然，遠處的江邊上，不時傳來喝叱聲，相隔雖然極遠，但是夜靜如死，所以仍然聽得很眞切。

桑羽青忖道：「雲和尚好厲害，到底被他追上了！」

這時，桑羽青突然興起了一個念頭，忖道：「這雲和尚來歷不明，方才的夜行人，既然窩藏於此，必然深知雲和尚的根底，我何不去看看，至少也可以得知雲和尚是什麼人物！」

桑羽青這麼想著，不覺很是高興，方才的夜行人等於製造一個機會，讓桑羽青觀察雲和尚的切實身分。

他作了決定，正準備趕向前去，突然，一條矯健的黑影，如一頭怪鳥般，由四五丈外的一株大樹上落了下來，矯健已極！

桑羽青不禁一驚，況聲道：「什麼人？」

那由樹上落下的夜行人，身形一長，用著低啞的嗓子說道：「羽青，是我……」

這幾個字傳入桑羽青耳中，不禁使他大爲驚訝，一步趕向前去，說道：「是你？你怎麼來了？」

原來這由樹上落下之人，正是錢木兒。

他似乎有些不舒服，身子微微的搖晃著，他伸手扶住了樹幹，喘息著道：「羽青，先扶我到房裡……」

桑羽青吃了一驚，趕緊扶住了錢木兒，鼻端已聞得一股血腥之氣，不禁大吃一驚，說道：「啊！你受傷了？」

錢木兒搖頭笑道：「不要緊的……」

桑羽青慌忙把他扶進了房中，只見他面色煞白，胸前染有一片血汚，形狀狼狽，往日那双深湛靈活的眸子，也失去了光彩。

他靠在了牀頭，不住的喘息，竟是說不出話來，桑羽青趕緊爲他和血推穴，又餵了他一枚藥丸，錢木兒才恢復了一些精神。

桑羽青道：「原來剛才躲在房中的就是你？」

錢木兒顯得很是詫異，搖頭道：「我是方趕到這裡的……」

桑羽青見他模樣不像說謊，同時雲和尚的喝叱之聲，仍然隱隱傳來。

他猛然想起自己的事，便道：「你在此少候，我有極要緊的事情，要出去一下，至少不過半盞茶的時間……」

由於桑羽青急於打探雲和尚的底細，所以要在那邊打鬪結束以前趕去。

錢木兒却拉住了桑羽青的袖子，說道：「不行！嬋姑娘受了重傷，你快去救她！」

桑羽青聞言大吃一驚，急忙問道：「她……她在那裡？是誰動的手？」

錢木兒道：「我來帶你去，詳情以後再談。」

他說著站了起來，桑羽青握住他的膀子道：「你不要緊麼？」

錢木兒搖了搖頭，笑道：「我不要緊，只不過是體內火毒未清，否則嬋妹也不會受傷了。」

桑羽青點頭道：「好！如此我們快去吧！」

二人一同出了這間小房，桑羽青很是懊惱，無法去偷窺雲和尚和何人交手。

白嬋受傷的事已經整個混亂了他的心，隨在錢木兒的身後，急急忙忙的向前趕去。

錢木兒雖然受過了傷，但是行動仍然非常敏捷。

桑羽青緊跟在他身後，問道：「她傷得怎麼樣？」

錢木兒搖頭道：「我還不太確知，匆匆的爲她服了藥丸，就趕來找你了。」

桑羽青雖然奇怪他怎麼知道自己所在，但是這時無心再追問他。

二人翻過了這片荒地，來到一座小山之下，錢木兒回頭道：「快到了！」

桑羽青很是着急，連連問道：「她不要緊吧？」

錢木兒也是心亂異常，說道：「大概還不至於太嚴重，我們快些！」

他一連三個起落，已然出去了數十丈，桑羽青就如同貼在他身上一般，二人來一塊較爲乾淨的避風處，只見兩株樹下，倒臥著一個白衣女人。

桑羽青不自禁的奔了過去，連聲喚道：「白姑娘！白姑娘！……」

白嬋滿身是血，聽見桑羽青的呼喚，只是微微的呻吟，連眼睛都不張開，更不要說是說話了。

桑羽青頭上已急出了汗，按了按她的脈，回頭對錢木兒道：「木兒！我們得趕快救治她……」

說話之際，發現錢木兒坐靠在樹下，不住的喘息，答不上話來。

桑羽青急道：「你怎麼了？」

錢木兒提起了氣，說道：「我……我不要緊，先救嬋姑娘……」

桑羽青皺眉道：「你還能跟上我麼？」

錢木兒搖頭道：「你不必管我……先帶嬋姑娘回去，我少時自然會去找你。」

桑羽青又道：「你知道我的船停在那裡麼？」

錢木兒連連的點頭，催著桑羽青快去，桑羽青也顧不得他，双手把白嬋托了起來，說道：「你休息一下馬上就來，省得又有變化！」

錢木兒點頭道：「你放心吧！我沒有事的……」

桑羽青點點頭，足下用力，如一隻怒箭般射了出去，兩三個起落，消失於山脚以下。

他手中托著重傷的白嬋，心頭一片混亂，這突然發生的事，已把他的計劃紊亂，他必需要救治這兩個受傷的人，而不能追探雲和尚的下落了。

片刻工夫，桑羽青已經回到了船上，艙中燈光明亮，果然葉劍瀛還沒睡。

桑羽青劍眉微蹙，忖道：「偏偏葉劍瀛又在這裡，眞是討厭得很！」

他思忖之際，已經躍上了甲板，葉劍瀛艙中聞聲說道：「是桑兄回來了麼？」

桑羽青壓低了嗓子道：「葉兄，快關門！」

葉劍瀛聽出情形不對，很快的開了艙門，燈光透出，他望見了桑羽青這等模樣，不禁吃了一驚，趕緊閃向一旁。

桑羽青進了艙，把白嬋放在坑上，葉劍瀛湊上前來，驚詫的問道：「怎麼了？這是怎麼回事？敢是雲和尚下的手？」

桑羽青搖頭道：「不是的！詳情我也不知，你快取些熱水來！」

葉劍瀛倒了一盃熱水桑羽青由包袱中取出了一個小玉瓶，內有十餘粒紅色的藥丸。

這乃是石塵子親煉的靈藥，桑羽青極爲珍貴，別師之後還沒有用過，這時關心白嬋傷重，才取了出來。

他取出了一粒丸藥，放在水中，滿盃熱水，立時化成了無紅色。

桑羽青這時也顧不了許多，把白嬋扶了起來，上半身整個靠在自己身上，一下把那碗藥水爲她服下。

葉劍瀛道：「可要我幫忙？」

桑羽青道：「對了！錢木兒也傷倒在那片山脚下，少時便要前來，你不妨到岸上迎他一程。」

葉劍瀛立時答應，出艙而去。

白嬋服藥之後，並沒有什麼反應，桑羽青焦急得很，把她身上各重要穴道點撫一遍，自己已然急得出了汗。

忙了半天白嬋仍然沒有反應，桑羽青除了靜等之外，也無可奈何。

由於她是個女性，桑羽青也不敢把她衣服脫去，察看傷處，只有坐在一旁等候。

所幸白嬋服藥之後，臉色已經回復了一些紅潤，桑羽青這才放了心，忖道：「還是等她醒來再說吧！」

他匆匆趕到後艙，把善兒喚了起來，命他讓出了牀，並且再燒一大壺開水。

善兒睡得迷迷糊糊，不知發生了怎麼事情，慌忙生火燒熱水。

桑羽青把後艙整理出來，因爲他知道錢木兒的情形，也需要休養才成。

他萬料不到，自己租了這條小船，竟收容了兩個病人，心頭很是煩惱。

不大會的工夫，葉劍瀛抱著錢木兒回來，桑羽青很是吃驚，迎上道：「他怎麼了？」

葉劍瀛道：「內傷不重，重要是那場火，今天又受了重傷，要快些救治呢！」

錢木兒則咬緊牙關，硬要下地，葉劍瀛把他放了下來，他立時問道：「嬋姑娘怎麼了？」

桑羽青道：「放心，她現在好多了，正在休息。」

說著把他扶到後艙，在善兒的牀上睡下，錢木兒脫去了衣服，只見他前腦有淡淡兩個指印。

桑羽青不禁皺眉道：「啊！傷得不輕……嬋姑娘也有這麼重的傷麼？」

錢木兒平睡下來，胸前不住的起伏，英俊的面貌上，隱伏著一股莫大的恨意。

他面色蒼白，嘴角還有些血絲，桑羽青扶他飲下了湯藥，在葉劍瀛的幫助下，爲他洗了血跡，點撫了全身穴道，推宮和血，一直忙到三更，才使錢木兒沉沉睡去。

桑羽青及葉劍瀛都不禁出了一身汗，那划船的善兒睏得打盹，却是沒地方睡覺。

桑羽青取過了一牀被子，放在錢木兒身旁，對善兒說道：「善兒，你今晚將就著睡吧！」

善兒揉著眼睛道：「你們呢？」

桑羽青笑道：「不要緊，我們天亮可以睡。」

善兒這才睡下，不一會就入了夢鄉，桑羽青不放心白嬋，便對葉劍瀛道：「葉兄，你也將就著和善兒擠擠，他們二人由我看顧，我先去守白姑娘一會。」

葉劍瀛點頭道：「好吧！下半夜再換我。」

桑羽青點點頭，回到自己的房中，見白嬋仍是沉睡不醒。

她滿頭烏髮枕在腦後，双目緊閉，長長的睫毛，微向上翹，直鼻之下，一張小嘴，雖是重創之下，仍然誘人異常。

桑羽青看得呆了，心中也有不少感觸，忖道：「唉！天知道我與她竟沒有緣份……」

這時白嬋突然低聲的呻吟一聲，桑羽青趕緊湊到牀前，低聲道：「白姑娘，妳覺得怎麼樣？」

白嬋的眼皮顫動了一陣，但是仍然沒有張開來，又沉入了夢鄉。

桑羽青摸了摸她額角，仍是很燙，心中焦急，却又無可奈何。

他拉了一把椅子，放在門口，靜靜的坐在一旁。

這兩天來，他的心中，除了復仇以外，已經沒有別的心事了，但是想不到，白嬋又在這種情形之下到來，使他的心中，又掀起了波瀾。

桑羽青忖道：「看樣子我要等他們完全復元之後，才能放手作我自己的事……」

這時他又想到了雲和尙，忖道：「不知他動手的情形如何了，他是否會再來尋我？」

桑羽青想著，出得艙來，站在船頭，向遠處觀望。

寒風陣陣，水波之聲和著浪濤，船後傳來善兒和葉劍瀛的鼾鼻聲，夜是如此的寧靜。

桑羽青抬頭望著深暗的天空像是自己的麗心，無盡的憂愁——

他用手扶著那盞隨風搖著的小風燈，想著些未來的事，似乎沒有一絲頭緒。

那小風燈掛在船頭，水中的倒影不住的幌動，那淺淺燈光，像是碎了，但是又接合在一處。

桑羽青看得出了神，他正在遐思，突然似有一條淡影，在水面一閃。

桑羽青立時驚覺過來，但是他却不動聲色，暗自想道：「大胆的東西，只要敢來犯我，我是絕不留情了！」

他思忖著，目光飄移到岸上。

岸邊不遠，有一叢矮樹，雖然枝葉飄零，但是長得很密，黑夜之中，仍是隱身的好所在。」

桑羽青忖道：「八成是隱在那裡！」

這時他已拿定了主意，絲毫不動聲色。

因爲他想來人可能爲了錢木兒及白嬋，所以自己絕不離船，以免中了他調虎離山之計。

四下靜寂，但是桑羽青的目光，就沒有離開那叢矮樹，不但如此，附近一帶，即使是風吹草動，也逃不過他。

片刻工夫過去，仍然沒有動靜，桑羽青故意嘆了一口氣，低聲的自語著。

他這隻小船是橫靠著岸，所以上船之人，不一定要走船頭，桑羽青此刻便防著他們這一手。

果然，不大會的工夫，有了動靜，一條黑影閃電般向船尾移動。

桑羽青故意把頭偏開一旁，發覺又有聲音。

桑羽青一驚，忖道：「來的還不止一人！」

這時他明白了，自己安置白嬋及錢木兒時，對方已然看到，這時自然是分別來取白嬋和錢木兒的生命。

後艙有葉劍瀛在，桑羽青不再躭心，這時只覺船身微微一響，如非特別注意，絕聽不出來。

桑羽青心中暗笑，一條黑影果然向白嬋的艙房撲來，桑羽青假作不見，那人好大胆，猛然翻上艙頂！

但是桑羽青比他更快，閃電而至，大袖一揚，喝道：「下去吧！」

只聽「砰！」的一聲，那人竟摔在了船板上！

第一五章　寒江泅水　孤島得奇遇　螳螂撲蟬　黃雀着先鞭

突然，岸邊出現了兩條黑影，向桑羽青這條小舟撲來，他們顯然知道錢木兒及白嬋的所在，二人分別行事，看樣子是想加害他們二人。

桑羽青不動聲色，忖道：「這些和尚的胆子也太大了！」

思忖之際，那條黑影已然翻到艙後，雖然他看見桑羽青就在船頭，但是他竟毫不顧忌，顯然是想在桑羽青湊手不及的情形下加害於白嬋！

那另外一條黑影，奔向錢木兒休息之處，顯然也是同樣的心理。

桑羽青連頭也不回，因爲那夜行人的身手雖高，但是桑羽青却沒有把他放在眼內。

那黑影在艙後略爲隱伏，猛然一長身，翻上了艙頂，像一陣風似的，身手奇快！

但是桑羽青比他更快，宛如一頭巨鳥自天而降，已經先落在了頂蓬上。

那條黑影才一翻上，便覺眼前一花，一股莫大的勁力迎面擊到，隨聽一個低沉的聲音喝道：「大胆小輩，下去吧！」

那夜行人上來得快，下去得快，竟然「砰！」的一聲，摔在了船板上！

緊接著那邊後艙也是一陣大亂，聽得葉劍瀛嘹亮的聲音狂笑道：「小子幾個腦袋？送死來了，哈哈……」

這兩下之事，幾乎在同一時間發生，桑羽青防著他們還有詭計，高聲招呼道：「葉兄，不可遠離錢木兒！」

葉劍瀛接口道：「我知道，他們這些鬼技倆，怎能逃得過我去！」

這時落在甲板上的人，已經爬了起來，燈光之下望時，正是西華和尚的死黨普世和尚。

桑羽青飄身落在他的面前，含笑說道：「小師父，又要來放火麼？」

普世和尚驚魂甫定，桑羽青這句話，把他說的更是無地自容，暴叫道：「姓桑的，你眞是不想活了麼？……」

話未說完，桑羽青劍眉一挑，一双眸子亮如閃電一般，射在了他的臉上，普世和尚竟被震懾住，不敢再說下去了。

桑羽青用著冷峻的聲音說道：「就憑你們師兄弟二人，諒你們也不敢來犯我，還有什麼人要來？說！」

桑羽青聲若宏鐘，一臉的怒容，双目開合之間，精光畢露，使人不敢逼視！

普世和尚掩飾不住他臉上的驚恐之色，但是他仍然逞强著說道：「只……只有我們二人！」

桑羽青冷笑一聲，回頭張望，見葉劍瀛已經和普光和尚動起手來，他們就在艙外一丈見方之地廝打。

葉劍瀛似在戴耍他，動手過招都是一股戲虐的意味，並且不時的出言譏諷。

桑羽青回過了頭，說道：「哼！只是你們師兄弟二人，那你們的胆子也太大了！」

普世一双眼睛，不時的向岸邊偷窺，這情形看在桑羽青眼中，立時明白了還有人在岸上。

桑羽青心中忖道：「若是他們像上一次一樣，放火燒舟那可討厭……」

才想到這裡，便聽普世說道：「桑施主，小僧有很多事不明白，要在施主台前請教。」

桑羽青含笑說道：「有話請講！」

普世和尚回頭望了一下，說道：「施主若是有意，不妨隨我到岸上一談！」

桑羽青笑道：「和尚，少來這一套，有什麼話就在此談，否則請你這時下船，我也不難爲你。」

普世和尚面色一變，喝道：「姓桑的！難道我眞怕了你不成？需知這是我們本門派的事，最後給你一句忠告，你還是少問爲妙……」

桑羽青一聲怒喝，叱斷了他的話，喝道：「住口！你這點能耐，不敢在我面前耀武揚威，現在趕快給我滾，否則我動起手來可就晚了！」

桑羽青聲色俱厲，普世和尚雖然有些驚悸，但是他仍然怔怔的站著，沒有絲毫反應。

桑羽青忍著怒火，說道：「和尚！這裡的情形你也看得出來，想在我手底下作怪，可不是這麼容易的，所以我看你還是和你師兄弟快走，有什麼事叫西華和尚來！」

普世和尚悍然搖了搖頭，說道：「姓桑的！白嬋及錢木兒是我門中叛徒，你憑什麼留住他們？」

桑羽青氣得劍眉飛揚，說道：「你這個和尚眞太不知道死活了！」

說著身軀一晃，一陣風似的撲了過去，右臂輕抬，整把抓向普世和尚的胸口！

普世和尚面上變了色，他右足向後一滑，身子側向一旁，口中大叫道：「師父快來……」

桑羽青一聲冷笑道：「現在叫來不及了！」

只見他猿臂一分，兩隻虎掌已經扣向了普世和尚的背後，只聽他「啊喲！」一聲，整個身子被桑羽青舉了起來！

普世和尚手脚亂動，大叫道：「師父救命……」

桑羽青冷笑道：「告訴你，晚了！」

隨即向外一拋，普世和尚的身子，如同斷了線的風箏一般，被拋出了老遠。

他在空中發出了驚恐的怪叫，緊接著「砰！」的一聲大響，落在了江心之中。

就在普世和尚才落出之時，船尾也發出了一聲怪叫，又是一聲大響，水花四濺，原來船尾的普光和尚，也被葉劍瀛如法泡製了。

桑羽青及葉劍瀛相對一笑，葉劍瀛說道：「等著吧！打了孩子，大人就該出來了。」

那普世，普光兩個和尚，在湍急的河水中，摸黑撲打，凍得哇哇怪叫。

這時一條黑影，箭也似的由遠處馳來，幾個起落已然到了岸邊。

他略一張望，飛身上了小船，肥大的衣袖，在空中發出了「忽嚕嚕」的聲響。

當他落空之後，桑羽青看清了，來者正是白髮蒼蒼的西華老和尚。

燈光之下，他面色煞白，衣衫零亂，這麼冷的天，頭上還留著汗珠，看樣子好似才與人廝殺過似的。

看他此刻的模樣，早已失去了往日莊嚴慈祥的面目，代替的是一團殺氣。

他一双明亮的眼睛，狠狠的盯著桑羽青，他用寬大的袖子，抹了一下額角的汗水，說道：「桑羽青，這是我與錢木兒一筆賬，你一定要插手不成？」

桑羽青毅然說道：「現在在我船上，難道還怪我多事麼？」

西華和尚咬著牙，說道：「那麼在巫山火場之中，又有你什麼事？」

桑羽青嗤之以鼻，說道：「你身爲出家人，作出這等天人共憤的事，居然還好意思再提！」

西華和尚被他說得面上變色，叱道：「娃娃！你太張狂了！」

說到這裡，葉劍瀛也湊了過來，說道：「老和尚，咱們又見面了！」

西華和尚憤怒的望著他，桑羽青已然說道：「葉兄，這邊的事情交給我，你還是守著錢木兒，提防他們還有詭計。」

葉劍瀛一笑，說道：「我只在這兒看看，絕不管閒事。」

桑羽青這才轉回了頭，對西華和尚說道：「老和尚，請你即刻下船，否則我就不客氣了！」

他聲色俱厲，不禁把西華和尚氣得變顏變色，他連聲冷笑道：「哼……哼！憑你們兩個小娃娃，眞能把我擋退麼？」

話才說完，葉劍瀛笑道：「我只是旁觀，只桑兄一人應付你已是有餘，不信就試試看！」

西華和尚聞言氣得渾身發顫，用手指指著桑羽青，厲聲喝道：「閃開！否則別怪佛爺不留情！」

一語甫畢，身子一晃向艙門逼去，桑羽青大怒，一聲冷笑，喝道：「和尚！你太大胆了！」

他一掌拍來，五指如山，挾著一股極大的掌力，向西華和尚的前胸拍到，來勢奇猛！

西華和尚雖然有一身高超的武技，但是却不敢大意，他慌忙把身子一晃，退後了五六尺，幾乎大叫道：「小子眞不怕死！」

一句才畢，桑羽青已經急步跟上，口中喝道：「看誰不成！」

他一双虎掌，在燈光之下搖晃而出，一股重逾小岳的勁力，已經壓到了當頭！

西華和尚不禁大吃一驚，他料不到桑羽青進招換式如此神速！

在這種情況下，西華和尚只有再度後退，他來不及思索，身子猛然向後退去，桑羽青的双掌又落了空。

但是西華和尚退後太猛了，船身過小，他一退兩丈，竟然越到了岸上。

桑羽青一聲長笑，迫了下來，說道：「怎麼？駭怕了麼？」

西華和尚也沒有料到！自己居然退到了岸上，不禁羞怒交集，這時桑羽青又猛追下來，他大喝一聲，一双大袖向桑羽青當頭覆下！

他這一双飛舞的袖子，把他數十年精純的功夫全發了出來。

桑羽青追得大急，一時也躲避不及，只得開聲吐氣，一双虎掌閃電般迎了上來。

四掌相觸，發出了一聲大震，各自向後退出了五六尺，西華和尚則被震得靠在了一株大樹上。

桑羽青正待搶先動手，但是突聽西華和尚一聲慘叫，身子倒了下來！

桑羽青不禁吃了一驚，一步趕過，扶起西華看時，已是七孔流血，氣絕身亡了！

此事事出突然，不禁把桑羽青弄得驚異不定，他明知有人暗中施了毒手，但是四下靜盪盪的，看不出一絲形跡。

這時葉劍瀛也趕到船頭，問道：「啊！這麼快就解決了麼？」

桑羽青一言不發，他知道這時再追那施暗算之人，是絕對追不上了，當時彎身將西華和尚的屍體托起，身子一晃，回到了船上。

葉劍瀛迎了上來，笑道：「桑兄，你好厲害，一掌就把一代惡僧震斃了！」

桑羽青劍眉微鎖，冷冷說道：「難道你看不出是被別人暗算的麼？」

葉劍瀛聞言一驚，臉也紅了，啊了一聲道：「啊！有這等事？我眞看走眼了！」

這時桑羽青已把西華和尚的屍體，拖在了燈光之下，只見他面色煞白，七孔流血，一双眼睛怒睜著，血污的牙齒咬著嘴唇，甚是悽慘可怖。

葉劍瀛在一旁說道：「看樣子這和尚死得很不甘心呢！」

桑羽青不答他的話！把西華和尚的屍體翻了過來，仔細察看，但是他僧衣完整，並無暗器的痕跡。

他把西華和尚的僧衣撕破，這才發現他背後，有著一個很明顯的五指手印！

桑羽青及葉劍瀛不禁同時一驚，桑羽青道：「好厲害的掌力！」

葉劍瀛接口道：「是誰下的毒手呢？」

桑羽青把他的屍體放了下來，站了起來，緊皺著一双劍眉，他心中暗忖道：「莫非是雲和尚？……」

這時落水的兩個小和尚，看出事情不好，早已逃之夭夭。

葉劍瀛道：「待我追下去查看一下！」

桑羽青攔住了他，說道：「現在再追絕追不上他，先把這具屍體料理了再說！」

葉劍瀛道：「拋到河中就算了，何必費這麼大的事？」

桑羽青望了他一眼，冷冷說道：「煩你在此看看，我去把他埋了！」

他說罷把西華和尚屍體托起，足尖一點，如一頭巨鳥似的，越上了岸。

只見他幾個閃身，已然消失在黑暗之中，緊接著便聽得一片寶劍挖地之聲。

靜夜之中，那「唰！唰！」的聲響，聽來非常眞切，葉劍瀛不禁失笑，自語道：「眞是慈悲！」

他在船頭彷徊了一陣，聽見錢木兒的聲音，由後艙傳了過來。

他的聲音很是低弱，足見元氣還未恢復，他不停的喚著桑羽青的名字。

葉劍瀛來到艙門，昏暗的燈光下，只見錢木兒支撐著身子，似要坐起來。

善兒仍然沉睡不醒，葉劍瀛笑著說道：「錢居士，不要太性急！」

錢木兒驚訝的望了他一眼，頹然的躺了下來，喘急著說道：「羽青往那裡去了？」

葉劍瀛坐在了牀沿，笑道：「他生性慈悲，現在埋屍首去了。」

錢木兒啊了一聲說道：「啊！如此說來，西華和尙已經……」

葉劍瀛點頭道：「不錯！他已經完蛋了，羽青正在埋他呢！」

錢木兒聞言不語，但是可以看出來，他的面上有一種很複雜的表情。

葉劍瀛道：「你的傷勢不要緊，至多兩三天就可痊癒了。」

錢木兒點點頭，說道：「嬋姑娘怎麼樣了？」

葉劍瀛道：「她的傷勢較爲重些，但是也無大礙，你們可以靜心養病，這一路有我和桑羽青照顧著，萬事無妨。」

錢木兒不語，半晌才道：「承蒙你們二位如此照顧，我錢木兒實在感激得很……」

話未說完葉劍瀛已笑著說道：「這算得了什麼？你錢居士行善行仁！自能逢凶化吉。」

錢木兒愕然的望著他，說道：「葉兄，你跟隨桑羽青到底是何心意？」

葉劍瀛料不到錢木兒有此一問，微微一怔，隨卽笑道：「我們都是明白人，事到如今，我也不妨直說，我的目的和你一樣！」

錢木兒搖頭道：「你可知道我已改變初衷了麼？」

他的話頗出葉劍瀛意料之外，說道：「你此言何意？」

錢木兒道：「桑羽青仁人君子，對我有兩次救命之恩，我決心助他成功！」

葉劍瀛站了起來，笑道：「話不要說得太早，或許中途有變。」

錢木兒目光一閃，毅然道：「我從不隨便說話，葉兄，你若是對『星月劍譜』存有私心，莫怪我不認朋友！」

葉劍瀛笑道：「哈！想不到你隨了高僧十餘年，今天竟在這裡改變過來……」

才說到這裡，便聽桑羽青的聲音說道：「這邊沒有事麼？」

葉劍瀛在艙內答道：「沒事！」

桑羽青推開艙門，望見錢木兒已經醒來，笑道：「你怎麼已醒了？」

錢木兒笑道：「多謝你爲我的事煩心，我……」

桑羽青搖手阻止了他，說道：「你還是多休息，不要說話。」

這時他彷彿感覺到，錢木兒已在改變了，心中很是高興。

他們談了一陣，桑羽青出得艙來，三更已過，夜寒如凍，一陣陣冷溲溲的江風吹過，使人不勝寒涼。

桑羽青回到自己艙內，見白嬋仍然睡得很熟，面上已有一層嫣紅之色，長長的睫毛下垂著，很是誘人。

但是桑羽青早已把對他的深情壓制下來，當他發現了她與錢木兒有著不尋常的感情時，自己便撤了出來。

這時斗室共處，雖然對方在昏睡之中，但仍然有一股極大的誘力在吸引著他。

他的目光就始終無法離開白嬋的面孔，不知覺中越陷越深。

正在望得出神之際，白嬋發出了一聲輕微的呻吟，把桑羽青驚醒過來。

雖然沒有一人看見，但是桑羽青的臉却像火燒一般的紅了起來。

他心中忖道：「我要忘記她，怎麼會越陷越深呢？」

他坐在了竹椅上，解下了寶劍，放在膝頭上，然後靠著休息。

這時一切都安靜下來，就連風浪也比方才小了許多，桑羽青不禁沉沉睡去。

黎明時分，桑羽青悠悠醒來，覺得身上陣陣寒涼，那盞昏暗的油燈，已經快燒枯了，窗紙也發出了暗白色。

桑羽青把油燈熄掉，爲白嬋加上了一條白毯，不料白嬋却醒了過來，她一双秀美的大眼睛，深情的望著桑羽青。

這一霎那，桑羽青似乎覺得連呼吸都停住了，怔怔的望著白嬋。

四目相對，彼此的心情都很複雜，誰也不說一句話，半晌，桑羽青才說道：「嬋姑娘，妳……醒了？」

白嬋微微一笑，殷紅的嘴，微向上翹，顯露出少女的無限嬌媚。

她笑著，用著微弱的聲音說道：「我早就醒了。」

桑羽青「啊！」了一聲，却是說不出話來，白嬋接著說道：「我醒的時候，你睡著正熟呢！」

桑羽青笑了笑，說道：「我睡得太熟了。」

白嬋接道：「我怕你冷，想給你加個毯子，可是身上一點力都沒有……」

桑羽青連忙說道：「姑娘千萬莫動，我不冷！」

說過之後，二人不禁同時笑了起來，白嬋笑著說道：「現在當然不冷了！」

桑羽青面上一紅，說道：「我是想不能讓姑娘勞動，這樣只要幾天的工夫，就可以復原了。」

他自己也在奇怪，與白嬋面對的時候，好似有些異常，連說話都有些不清楚。

白嬋垂下的眼睛，竟然流出了眼淚，不禁使桑羽青大爲詫異。

他彎下了身，低聲問道：「姑娘，怎麼了？」

白嬋却不說話，只是不住的落淚，一時把桑羽青弄得莫明其妙，追問道：「姑娘！到底是怎麼了？」

白嬋這才說道：「我……想起以前你的事，眞是對不起你。」

桑羽青笑道：「姑娘怎麼突然想起這件事了？過去的事不必再提，安心養病吧！」

白嬋道：「我……我只覺得對不住你，但願我能有報答你的一天。」

桑羽青連忙說道：「快不要說這些了……」

說到這裡，發覺白嬋那双美麗，又充滿了熱情的眸子，在注視著自己，不禁心中一盪。

她那股深情，似乎傾入了桑羽青的體內，他想躲避，但是相反的却迎了上去。

白嬋伸出了一隻雪白的手臂，桑羽青急忙的握在掌中，他有一種無法抑止的熱情，把她的玉臂，湊到了自己的唇邊……。

如同一團烈火，燃燒著他們……。

或許是前世的孽債，桑羽青對她有一種不可抑止的熱情，他把整個的頭，埋在她的臂彎裡，這一霎那，什麼都不存在了。

白嬋的玉指，輕輕的撫摸著桑羽青的後脖，但是她的眸子裡，却有一種茫然和迷惘的神色。

突然，她把桑羽青推開了，急速的用毛毯裹著身子，臉上有一層陰霾，她喘息著說道：「不……我配不上你，不要這樣……！」

桑羽青略爲冷靜下來，他一張俊臉漲得通紅，眸子中射出了一股的光芒，看來很是可怖。

他湊近了白嬋，低聲的說道：「爲什麼？」

白嬋扭過了頭，說道：「不要問爲什麼，我……我不能……」

桑羽青扶著她微顫的身子，追問道：「爲什麼？妳已經脫離了東凡和尙，我們……」

白嬋猛烈的搖著頭，打斷了他的話，流淚道：「我……我已經是錢木兒的人了。」

這句話如同一盆冷水一般，由桑羽青的頭頂澆下，使他頓時清醒過來。

他頹然的退向一旁，低語道：「是的！是的！……」

白嬋含淚望著他，似有難言之隱，桑羽青很後悔方才的失態，尤其是白嬋表示了不能接受他的愛情時，這時對於像桑羽青這樣一個驕傲的男性來講，實在是一個很大的打擊。

這時艙門開處，葉劍瀛閃身進來，不禁使桑羽青大窘，想起方才的事，不知被他看見了沒有。

葉劍瀛含笑吟吟的進來，望了白嬋一眼，說道：「咦！白姑娘怎麼哭了？」

這話把桑羽青問得臉上一陣紅，白嬋輕輕的抹去了眼淚，說道：「我不舒服！」

葉劍瀛點了點頭，轉臉對桑羽青道：「桑兄，我有事要找你……」

桑羽青打斷了他的話，說道：「我們到外面去談吧！」

葉劍瀛也看出了桑羽青有些神不守舍，微笑著隨他出得艙來，天色已經大亮了。

葉劍瀛對桑羽青說道：「我們何時開船？」

桑羽青道：「少時就開船。」

葉劍瀛又問道：「你不等那敲木魚的和尚了麼？」

桑羽青搖頭道：「他是有心人，自然會追我而來。」

這時善兒已燒好了飯，衆人先後吃過，立時開船，離開了這荒涼的小港。

一路順風而下，沒有再發生其他的事。

錢木兒恢復得很快，正午過後，他已經可以下牀了，可是白嬋仍然顯得很虛弱。

這大半天的時間，桑羽青多半是沉默不語，他本來已經把白嬋漸漸淡忘了，但是總是鬼神差遣的使他們在一起。

這時天將傍晚，小船在善兒的操縱下，已經放慢了速度，因爲他又要開始另找避風之處過夜了。

桑羽青搬了一把竹椅，獨自坐在船頭，有很長的一段時間，他都是這樣坐著。

他的心情又開始紊亂了，但是他已經下了決心，要把白嬋淡忘。

也付道：「等她傷好之後，讓錢木兒把她帶走……」

錢木兒大部份的時間都在房間內，他也曾去探視了白嬋好幾次。

由於他有著極佳的武功底子，所以他已經開始靜坐調息，恢復得極快。

這時他剛好一坐醒來，覺得精神充沛，體力又恢復了不少，心中很是高興。

他正準備去尋桑羽青，要開誠佈公的告訴他東凡和尚的一切，以助他報仇，但是葉劍瀛突然進來了。

對於葉劍瀛，他始終沒有什麼好印像，但是他受傷之後，葉劍瀛也出了不少力，所以也只好應付著他。

葉劍瀛一眼看出錢木兒神光煥發，双目有神，不禁笑道：「恭喜你傷勢已經痊癒了！」

錢木兒笑道：「謝謝你，我體力尚未恢復，恐怕還得兩三天的調養哩！」

葉劍瀛笑道：「我看你已經差不多了。」

錢木兒一笑不語，說道：「羽青現在那裡？」

葉劍瀛笑道：「他在船頭坐著呢。」

聽了他的話，錢木兒顯得很驚訝，說道：「啊！他還坐在那裡？我已經一禪醒來了。」

葉劍瀛若有深意的說道：「他這兩天心事太多。」

錢木兒接道：「唉！我現在才想透了，身無怨仇，才是最大的福氣呢！」

葉劍瀛冷笑一聲，說道：「那可是不容易，尤其是走江湖的人，莫看我們現在有說有笑，說不定一時反目就成仇人呢！」

錢木兒目光炯炯，注視著葉劍瀛，冷冷說道：「葉兄的話不錯，是敵是友誰也不知道呢！」

葉劍瀛聞言笑了起來，說道：「我只是隨意說笑，錢兄不要放在心上。」

錢木兒也含笑道：「雖是說笑，也未始沒有可能呢！」

說完了這句話，二人同時不語，他們彼此誰也摸不透對方的心理，都想著對方有一肚子鬼胎。

停了一下，錢木兒站起說道：「我還是去找羽青談談去！」

他才要出門，葉劍瀛突然說道：「錢兄請留步！」

錢木兒回過了身子，很詫異的望著他，說道：「葉兄有什麼事麼？」

葉劍瀛點了點頭，很神秘的說道：「我有一個問題想請教。」

錢木兒回身坐下，說道：「什麼事？」

葉劍瀛放低了聲音說道：「是關於白姑娘的事——」

他說到這裡，故意把聲音拖長了些。

錢木兒臉色微變，很急促的問道：「她怎麼樣了？」

葉劍瀛若有深意的笑了笑，說道：「其實這也不算什麼，他們原本就很要好的……」

說到這裡，錢木兒臉色更變，說道：「你是說她與桑羽青——」

葉劍瀛點了點頭，笑道：「可是他們已經訂過親了？」

錢木兒默然不語，目光射出了火光，他輕輕的咬著嘴唇。

葉劍瀛又追問了一句，錢木兒搖搖頭，說道：「沒有，他們什麼關係都沒有！」

誰也不知道葉劍瀛安的是什麼心腸，他故意用著驚詫的口氣說道：「啊！原來他們竟沒有訂親，可是他們……」

說到這裡，又好似發覺失了言，立時停了下來，改口道：「其實也算不得什麼，我行走江湖多年，這種事也看多了……！他們果是一對理想的人物，錢兄與我不妨作個媒人，這豈不是一段佳話麼？」

錢木兒劍眉緊鎖，霍然而起，沉聲道：「葉兄，你把這些話告訴我作什麼？」

葉劍瀛很詫異的說道：「我只是有意作個媒人，你為何突然發起怒來？」

錢木兒失常的說道：「無論看見什麼，都不要告訴我！」

說罷之後，怒氣冲冲的出得艙去，留下葉劍瀛一人在艙中。

他坐在了牀上，臉上帶著一絲微笑，自語道：「我看你是報恩還是報仇！」

錢木兒出艙之後，見船已駛入一條岔水道，想是要靠岸過夜了。

桑羽青仍然面紅而坐，算來至少有兩個時辰了。

他碩健的身子，靠在了椅子上，劍眉微鎖，顯出了他沉重的心情。

錢木兒緩緩向他走去，桑羽青望見了他，眉頭舒開，含笑說道：「你神色看來好極了。」

錢木兒點點頭，桑羽青站了起來，活動了一下，笑著說道：「不知不覺間已經坐了這麼久，你坐坐吧！」

錢木兒搖搖頭，道：「我不坐！」

停了一下，他問道：「嬋姑娘如何了？」

提到白嬋，桑羽青想起早上發生的事，竟然有些愧對錢木兒的感覺，俊面微紅，說道：「她……她還好！」

桑羽青的神情有些異常，錢木兒看在眼內，不覺更是生疑，想起方才葉劍瀛說的話，忖道：「莫非他們眞的有什麼過分之處……」

他想著，冷冷說道：「是呀！有你這麼熱心的照料她，也是她的福分。」

桑羽青聽他語氣不對，立時把目光射在他的臉上，正色說道：「木兒，你說此話何意？」

錢木兒却是一笑，說道：「我只是說我們運氣，兩次蒙你救助，豈不是天大的福分？」

桑羽青早已看出他的神情不對，聞言忖道：「莫非方才我與白嬋的情形，被他看見了不成？」

想到這裡，不禁又是一陣臉紅，這種情形落在錢木兒眼中，更是疑慮重重。

桑羽青轉念一想，忖道：「白嬋與錢木兒也只是師兄妹，並非夫婦，我又何必如此？」

想到這裡鎭定了一些，耳旁又聽錢木兒問道：「我們眞要在這裡過夜麼？」

桑羽青用手指著前面，說道：「大半在前面停船吧！」

這時善兒已經在船頭和艙中燃上了燈，夜色已經漸漸濃了。

桑羽青想到自己作的決定，便對錢木兒道：「錢兄，我有一件事不得不與你談談。」

錢木兒聞言心中一動，接口道：「正好！我也有事要與你談。」

桑羽青聽他語氣又是如此不善，心中很是生氣，沉聲說道：「那麼先聽你說吧！」

錢木兒看出桑羽青面色不悅，笑道：「還是先聽你說好。」

桑羽青點了點頭，說道：「這幾處相處，雖然知道你與白姑娘皆與東凡和尙不睦，但是我亦不知二位是敵是友，我前後兩次施救，也不是想買你們的交情，而是基於俠義道的本色。現在我本身的事情急待解決，所以我想等二位傷癒之後，我們還是分開，至於以後是敵是友，那又是另外一回事了。」

錢木兒料不到桑羽青竟不是談白嬋的事，當時怔了一陣，說道：「我和嬋妹隨東凡和尙十餘年，可是現在已是恩斷情絕，尤其是你的所作所爲，更使我們慚愧，爲了報答你兩次的救命之恩，我決心助你復仇及取回劍譜！」

桑羽青也不知他是眞情還是假意，聞言笑了起來，說道：「你有這番意思，我眞個高興，如

此看來我們是朋友了，不過這是我本身的事，任何人也不能幫助我，否則我請出我師父，幾天之內就可把事情了結了。」

他的口氣說得很堅定，錢木兒這才感覺到，桑羽青眞是一個至誠仁義的君子，想起方才自己的態度，不禁很是懊悔。

他也同時想到了葉劍瀛的那番話，分明是在挑撥離間，如此看來，葉劍瀛倒是個極厲害的人物。

錢木兒想了一陣便道：「可是葉劍瀛隨著你，豈不有些不尋常？」

桑羽青一笑說道：「說來他是爲了逃避一個人，暫時在此躲避，兩三天內便要離開的。」

錢木兒點點頭，說道：「原來如此，不過他是個危險的人物，想你必也看出來了。」

桑羽青笑道：「他的用意我早已看出，不過在他沒有犯我之前，我們還是朋友，一旦他犯我之時，便是敵人了！」

錢木兒很佩服桑羽青的胸襟，忖道：「我只要盯著葉劍瀛，豈不等於也給了他幫助？」

想到這裡，暗中打定了主意，笑道：「好吧！等嬋妹復元後，我們就走。」

桑羽青笑道：「如果我一切順利，自有相會之日，到時希望你們已成眷屬了。」

錢木兒面上微紅，至此他對桑羽青的一切疑念都不存在了。

桑羽青把事情談清楚之後，自己心中安定了許多，但是對於白嬋來說，仍然有著一分難以割捨的情愛。

二人沉默了一陣，錢木兒突然說道：「羽青，有些話我必需告訴你，以前我曾欺騙過你，我們總舵不是蘭州……」

才說到這裡，桑羽青已然打斷了他的話，含笑說道：「我知道不在蘭州，是在天水！」

錢木兒聞言驚異萬分，俊面通紅，笑著說道：「你眞厲害，我自以爲騙了你，誰知竟被你蒙在鼓裡。」

說著二人都笑了起來，桑羽青又道：「其實說不定我用不着到天水呢！」

錢木兒很是詫異，說道：「啊……莫非東凡和尚已經下來了……？」

桑羽青一笑不語，因爲他始終懷疑雲和尚就是東凡和尚，並且決心在下一次見面的時候查個清楚。

這時錢木兒顯得有些擔心，因爲他背叛了東凡和尚，而東凡和尚的手段，他是深知的。

二人又談了一陣，小船靠岸停了下來，錢木兒往艙中照顧白嬋去了。

這半天的時間，葉劍瀛一直沒有露面，桑羽青很是詫異，趕到後艙看時，原來他正在仰天大睡。

桑羽青心中忖道：「在他離開以前，一定要設法尋出他劍譜圖解的下落來！」

晚飯之後，桑羽青及錢木兒等閒聊，葉劍瀛突然說道：「羽青，船上有什麼事沒有？」

桑羽青很是詫異，搖了搖頭，說道：「沒有什麼事呀！」

葉劍瀛笑著站了起來，說道：「這裡離鎮不遠，我想到鎮裡去逛逛。」

說著回艙換衣去了，錢木兒冷笑一聲，低聲道：「不知他作什麼怪去，待我跟踪他！」

桑羽青一把把他按住，低聲道：「木兒！你體力恢復得如何了？」

錢木兒笑道：「已經恢復了八九成了。」

桑羽青點了點頭，笑道：「很好！你在此守著白姑娘，待我去跟踪他！」

錢木兒略爲思索，點頭道：「也好！」

這時恰好善兒走過，桑羽青喚住了他，問道：「善兒，這裡距鎮上有多遠？」

善兒笑道：「沒有多遠，走路不過一個時辰，怎麼？這麼晚你還要上岸麼？」

桑羽青笑道：「不一定，我想買點東西。」

說到這裡，轉臉對錢木兒道：「你在船上要小心，謹防東凡和尚！」

錢木兒點頭道：「你放心，不會有事的。」

這時葉劍瀛已經換了一身深藍的長衫，足下是一双薄底皮靴，英姿勃勃，神俊異常，他來到船頭，笑道：「你們誰隨我去逛逛？」

錢木兒搖了搖頭，桑羽青笑道：「你這時出去亂跑，不怕碰見尋你的人麼？」

葉劍瀛聞言笑了起來，說道：「他有早睡的習慣，否則我還眞不敢下船呢！」

他說著上了岸，與桑羽青及錢木兒拱了拱手，身形一晃，已然出去了好幾丈。

錢木兒道：「不知道他又要弄什麼鬼！」

桑羽青望著他的背影，說道：「不論他爲人如何，他這身功夫却是眞的不錯！」

說話之際，葉劍瀛的身形，已經消失在黑暗中。

桑羽青慢慢站了起來，說道：「小心船上，我去了！」

一語甫畢，身形如一陣清風一般，離船而起，循著葉劍瀛的去路追了下去。

這一帶江岸也是非常荒僻，零零落落，只住了不到十戶漁家，有些晏睡的人家，還傳出了昏黃的燈光。

有一條小路直通鎮內，桑羽青遙遙望見葉劍瀛的背影，以極快的速度向前趕去。

桑羽青心中忖道：「他若是只是去逛街，又何必跑得這麼快？」

正思忖間，見葉劍瀛突然向左方折去。

桑羽青心中一動，忖道：「啊！他果然改道了！」

向左邊去原是一片荒地，葉劍瀛奔了過去，必然另有其事。

桑羽青提足了眞氣，一連兩三個起落，已經出去了數十丈遠，距離葉劍瀛只不過是二十丈遠了。

他不敢追得過近，因爲葉劍瀛也不是等閒人物，若是被他發現了，再想查明他的用心可就不

容易了。

桑羽青借著枯樹大石的遮掩，一路追踪下來，半盞茶的時間，已然下來了數百丈遠。這裡是停船之處的上流，河邊均是細沙，很是空曠，好在天色已然全暗，桑羽青略事遮掩，不愁葉劍瀛會發現自己。

葉劍瀛突然停了下來，在河邊的一塊大石上坐了下來，靜靜的望著那一片江水。桑羽青也在距他十餘丈的暗處坐了下來，緊緊的注視著他的一舉一動。

江水澎湃，寒風怒號，吹起了江岸的沙石，滿空飛舞，大地是一片漆黑，只有水面上偶爾閃出了一兩絲光亮，一切看來都是如此沉寂和淒冷。

葉劍瀛拾起了不少的小碎石，一顆顆投向江中，發出了「波！波！」的聲響，聽來非常眞切。

就這麼坐了半盞茶的時間，葉劍瀛一直不住的投著石子，看他的模樣並不像在等人，好似在那裡沉思一樣。

又過了一陣，一切都沒有變化，桑羽青不禁很是詫異，忖道：「這是怎麼一回事？莫非他只是跑到這裡來沉思不成？」

這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是在沒有事情發生以前，桑羽青只好耐心的等著。

約莫又過國半盞茶的時間，桑羽青隱隱聽得有水波之聲，心中頓時明白過來，忖道：「啊！原來是水上來的！」

不一會的工夫，果然水聲越來越大，便見一隻小舟，由江心靠了過來。

葉劍瀛站起了，那小舟很快的靠近了。

桑羽青在朦朧之中，依稀可以看出是一個年青人，至於面貌就一些也看不見了。

黑暗之中，聽得葉劍瀛說道：「吉兒！你怎麼現在才來？」

那吉兒的說道：「天一直不黑，我怕被桑羽青他們那隻船看見。」

桑羽青心中一動，忖道：「這個娃娃居然也知道我的名字！」

這時便聽葉劍瀛笑道：「好孩子！難得你還這麼週到。」

那吉兒被誇了兩句，不由笑了起來。

這時桑羽青不禁作起難來，忖道：「看樣子葉劍瀛要坐船離去，我怎麼跟踪他呢？」

才想到這裡，便聽吉兒說道：「師父，我們走吧！」

桑羽青聞言大奇，忖道：「啊！原來那孩子竟是他的徒弟！想不到葉劍瀛二十幾歲就收徒弟了！」

他想著不禁又是奇怪，又是好笑。

這是葉劍瀛已經登上了小舟，吉兒搖起了槳，向江心駛去？

一片水聲，小舟向江心搖去，那孩子打槳甚快，一會工夫就搖出了老遠。

這一霎那，桑羽青顧不得思索，已經把長衣脫去，剩下一身內衣褲，然後把「青光劍」緊緊扎在背上，掩著身形向江邊走去。

他自幼生成江南，隨石塵子學藝之時，又恰是臨江之處，所以習得一身極佳的水性。在這種情況下，爲的要追踪葉劍瀛，也只好泅水這一條路了。

這時小船出去已有十餘丈遠，桑羽青估計著，大約不必被葉劍瀛逸去，很快的走到江邊。陣陣寒風吹來，桑羽青尚未下水，已經覺得酷寒無比，這時原是深冬，雪雖然已經停下多日，但是比起落雪之日還要寒冷。

桑羽青吸了一口氣，伸手入水，只覺奇寒澈骨，他撩了些水，擦在自己身上，寒風吹來，直如針刺一般。

他咬了咬牙，把整個的身子走下了水，那一陣陣澈骨的寒氣，浸得他有些發昏。

桑羽青蘊了一口氣，緩緩的游了出去。

如此寒冷的天，冰一般的水，直浸得桑羽青陣陣發昏，但是他仍能忍受著，像一條水蛇似的前進著。

葉劍瀛那隻小船速度不快，可能是沒有想到會有人跟踪他。

桑羽青在水中，還不時聽見葉劍瀛與吉兒的笑談之聲，他忖道：「但願今天能有點收獲，否則就太不值得了。」

時間一長桑羽青已經習慣了些，不像下水時那麼冷了，這除了是他，若是換個武功較差的，早已提不住氣了。

兩下相隔雖有十餘丈遠，又是黑夜之中，但是桑羽青仍然不敢大意，只露了一個頭在水面上。

他双手分水而行，速度極快，但是一些聲音也沒有，顯示出他有著極佳的水性。

小船一直向前搖著，桑羽青忖道：「莫非他們要到對江去不成？」

他想到這裡，由水面上向四下打量，突然發現百十丈外，在江水之中，有一座小孤島。

桑羽青心中一動，忖道：「啊！是了，他們必定是要到那小島上去！」

果然，小船的航線，正是對準那座小島駛去。

這時他們談話的聲音越來越大，顯然是島上沒有外人，而他們不必顧忌了。

桑羽青心中想道：「不知道他們到這荒島上作什麼？」

葉劍瀛的小船速度加快了，桑羽青也加快了些，這時離那小島約有五六十丈遠。

桑羽青心中忖道：「我還是游到小島的反面，上岸時才不至被他發覺……」

他想到這裡，立時換轉了方向，向右側游了過去，速度也加快了許多。

二三十丈之後，葉劍瀛的小船已經快接近小島了，桑羽青看準了方向，身子向下一沉，全身潛在了水中。

他如同是一條大魚，又如同是一條蛟龍一般，在水面五六尺以下，急速的前進著，速度快得驚人！

那消片刻工夫，桑羽青已經接觸到小島邊緣的岩石了，他露出了頭，長吁了一口氣。

經過了這麼長的泅游，身上的寒冷已經在不知覺中消失了。

桑羽青抬目望時，依稀可以看見，葉劍瀛的那隻小船，也同時在二十丈外靠了岸。

葉劍瀛飛身下了船，扯著船頭的繩索，把小船拴好，說道：「吉兒，上來吧！」

吉兒答應一聲，已躍上了岸。

這邊桑羽青也翻水而出，登上了一塊大石，然後飛越上岸，不禁引起了一陣輕微的水響。

立時便聽得葉劍瀛說道：「什麼聲音？」

桑羽青已經隱在一塊岩石之後，忖道：「這葉劍瀛果然不愧是一流高手！」

桑羽青想到這裡，便聽吉兒說道：「一定是魚！」

葉劍瀛說道：「聲音不太像……」

吉兒笑著說道：「師父，你也太小心了，不是魚難道是人不成，下水不凍死才怪！」

葉劍瀛笑了起來，說道：「多半不會是人，不過現在在我周圍的，都是些頂尖的人物，桑羽青，錢木兒，還有東凡和尚……」

他們的談話，桑羽青聽得很是清晰，忖道：「果然那雲和尚就是東凡和尚……」

才想到這裡，又聽得葉劍瀛說道：「況且還有我師父，和一個不知名的老婆婆……」

說著他們離開了江邊，向小島上走去。

桑羽青在水中時，還不覺得太冷，立時上岸之後，一身內衣緊貼在身上，寒風吹在身上，如同針刺一般！

這個罪可眞是不好受的，桑羽青上身穿的是齊肩的夏布背心，下面是一條綢的齊膝短褲，在這種酷寒的天氣中，由冰一般的水裡爬出來，再經寒風一吹，比浸在冰窟中還難受。

但是在這種情形下，也沒有辦法，只有咬牙撐著。

他忍著酷寒，暗中跟踪著葉劍瀛，只聽得葉劍瀛的聲音，遙遙的說道：「怎麼？你沒有點燈麼？」

吉兒答道：「我怕點燈被別人發覺了。」

葉劍瀛笑道：「你如此仔細，很好，其實，一盞油燈的燈光是傳不出去的。」

桑羽青聽著他們談話，心中忖道：「看樣子他們好似還有房舍呢！」

他双手把著肩，如同一個原始人一般，追踪著葉劍瀛。

葉劍瀛及吉兒邊談邊走，他們談話的聲音雖然不高，但是荒島靜夜，桑羽青仍然聽得很清楚。

他們站著一條枯草埋沒的小道，向上攀登，桑羽青跟在後面，可以看出這座小島，平常根本

就沒有人走動。

桑羽青心中忖道：「不知葉劍瀛跑到這個荒島上作什麼？」

才想到這裡，便聽葉劍瀛說道：「快到了！這個地方他們絕想不到的。」

吉兒的聲音接著說道：「師父，還要多久才能把事情辦好，我一個人呆在這裡，眞是悶死了！」

葉劍瀛道：「快了！就在這幾天之內，東凡和尚帶著『星月劍譜』，桑羽青有『青光劍』，不久就要三寶合一了，哈哈……」

說著，他很興奮的笑了起來，桑羽青心中忖道：「你想得太簡單了，莫說是我，就是東凡和尚這一關，恐怕你也過不去吧！」

一路走來，在小島的半腰之處，發現了一個小山洞，洞口還裝著兩扇木門。

桑羽青正在詫異，聽得葉劍瀛說道：「喲！你居然還不錯！自己會裝門了！」

吉兒笑著說道：「晚上的風太大，不裝門不成，這兩扇門花了我十幾天的時間呢！」

桑羽青聞言好不詫異，忖道：「如此看來，這小子在這兒住了不少時候了。」

這時葉劍瀛及吉兒已經走到了洞口，桑羽青加快了步子，在洞口右側的一株小樹後隱住。

葉劍瀛及吉兒推開了木門，發出了「吱呀——」一聲，二人先後進入洞中。

這時兩下相距約有七八丈左右，洞中一團漆黑，桑羽青一些也看不見。

桑羽青看準了洞口不遠的一塊大石，他提氣輕身，身如一片飛葉一般，飄然而至。

就在桑羽青才把身子藏好，洞中已然燃起油燈。

雖然燈光昏黃，但是黑夜之中，已然看得很是眞切了。

桑羽青由石後打量，見這洞深不過兩三丈，裡面有一牀一桌，及一些零星的用具，由此看來，吉兒在這洞裡，已經住了很長一段時期了。

葉劍瀛坐在了靠椅之人，吉兒立時送上了一盃茶。

他喝了一口，搓了搓手，笑道：「吉兒，你一個人在這住可害怕？」

吉兒是個十五六歲的孩子，身子很是精壯，像一個小老虎似的。

他穿著一件兩截式的短衣，低低的說道：「我才不怕呢！只有一個人住太無聊了。」

葉劍瀛笑道：「快了！至多還有三天時間，我們就可以一起走了。」

吉兒興奮的說道：「眞的麼？」

葉劍瀛得意的笑了笑，說道：「桑羽青與我在同一條船上，『青光劍』垂手可得，東凡和尚正在設法騙桑羽青，我可收漁人之利！」

這些話傳到桑羽青耳中，不禁又驚又怒，忖道：「好一個葉劍瀛！青光劍垂手可得……哼！你把我桑羽青看成廢人了！」

但是由他的話中，已經可以完全確定，那雲和尚實際就是東凡和尚是無疑了！

葉劍瀛又接著說道：「昨夜我曾在暗中觀察東凡和尚良久，他也注意到這座小島，如果我猜測得不錯，東凡和尚會把桑羽青誘到這裡來，那便是我的最好機會了。」

他說到這裡，又發出了幾聲得意的笑聲，接著說道：「吉兒，我叫你準備的陷阱準備好沒有？」

吉兒答道：「都準備好了——」

他說到這裡遲疑了一下，叫道：「師父——」

葉劍瀛問道：「什麼事？」

吉兒又遲疑了一陣，才說道：「師父！這麼作不是太狠毒了麼？」

葉劍瀛坐直了身子，不悅的說道：「你懂得什麼？再說東凡和尚作惡多端，死有餘辜，對他還用得著慈悲麼？」

吉兒沉默了一下，又道：「可是——那桑羽青太可憐了，他還有著血海深仇，如果……」

葉劍瀛打斷了他的話，說道：「對於他我另有安排，你要知道，師父我是從來不害好人的。」

吉兒這才放了些心，桑羽青打他們談話，不禁又好氣又好笑，忖道：「好狂的小子！好像我的生死已經操在他手中一樣了！」

吉兒這時又道：「師父，那本圖解在那裡？可不可以讓我看看。」

桑羽青聞言心中猛然一動，忖道：「好呀！這是天助我也！」

葉劍瀛笑了笑，說道：「我知道你耐不住，其實給你看看也無妨，不過你看了之後，一定會大失所望。」

吉兒閃著一双大眼睛道：「爲什麼？」

葉劍瀛接著說道：「若是只看圖解上的圖示，都是些極普通的招式，毫無出奇之處，可是上、下兩招恰是相反，任你武功再高，也無法連貫起來，所以如同是廢紙一般。」

吉兒驚奇的說道：「那怎麼會呢？」

葉劍瀛站了起來，說道：「所以也由此可見桑門這套劍法是如何玄妙了，莫說我，就是師祖化了十年的時間，也未能把這些招式的奧妙尋了出來。」

吉兒不禁啊了一聲，桑羽青心中也忖道：「以前雖聽爹爹說過，可是却從來沒有見過……」

想到這裡，又聽葉劍瀛接著說道：「再說東凡和尚，他雖然得到了『星月劍譜』的全部口訣，但是窮十餘年的時間，仍然是一字不解，只足過這套劍法之奧妙了！」

吉兒不禁咋舌道：「好傢伙！那麼得到這些東西的人，不是一些用也沒有麼？」

葉劍瀛點點頭，說道：「關鍵就在這裡！若是只得了其中之一，任你再大的悟力也難於參透，可是若把圖示得口訣同時得到，自然就可以參悟了。」

吉兒點頭道：「難怪師父要費這麼大的心，把口訣得到！」

葉劍瀛笑道：「傻小子！你現在才明白！」

他說著，在壁間整塊的大石上摸索了一陣，片刻工夫，便聽得一陣軋軋之聲。

隨聽吉兒笑道：「啊！原來這裡有個門，難怪我找不著呢！」

葉劍瀛笑道：「好小子！若是被你找著還得了？」

桑羽青一陣心跳，由大石之後探出了頭，燈光之下，見葉劍瀛笑容滿面的，双手捧著一本黃綾面的冊子。

桑羽青不禁一陣熱血沸騰，心中罵道：「他媽的！這是我桑門至寶，都落到外人手中了！……」

才想到這裡，突覺人影一晃，一條巨大的黑影，由洞內撲向葉劍瀛！

桑羽青大吃一驚，還來不及反應，那人已經在葉劍瀛驚恐聲中，把那本圖解搶了過去。

燈光之下，桑羽青已經看清了，那藏匿在洞底，突然發現的人物，正是雲和尚——也就是東凡和尚！

桑羽青不禁怒火冲天，這時東凡和尚已經一掌打滅了燈，由洞內飛逃而出。

葉劍瀛萬料不及，一時驚惶失措，東凡和尚已然逃到了洞口。

桑羽青正要出面攔阻，但是有人比他更快，只聽「刷！」的一聲輕響，一條淡白色的身影，

起自東凡和尚身旁，舉手之間，已經搶去了圖解，一閃而逝！

此人身手極快，不但不出桑羽青意外，就連東凡和尚也是措手不及的被人搶去！

東凡和尚大吼一聲，正要追捕，但是葉劍瀛已然由洞內追了出來，双掌如電，厲聲喝道：「好個文八和尚……」

隨著這聲大叫，一股銳不可當的萬鈞掌力，已然向東凡和尚的頭頂壓下！

雖然東凡和尚急怒交加，但不得不應付葉劍瀛這亡之一擊！

在這一霎那，桑羽青極快的作了決定，幾乎是沒有經過考慮，他立時追著那條白影，如飛而來。

這時他早忘記了自己身上的酷寒，滿身的熱血都沸騰起來。

前面那條黑影，走得比電還快，衣袂飄揚，如同御風而行一般，極是驚人！

桑羽青此時也顧不得藏匿行迹，只見他赤足爲飛，展出了驚人的輕功，距離那條黑影，約有兩丈餘遠，緊緊的追了下來。

他決意要把那本劍譜搶回來！

葉劍瀛及東凡和尚的廝殺之聲，仍然不住的傳了過來，顯然是東凡和尚被他絆住，脫身不得。

那條黑影直向江邊撲去，桑羽青倒不怕他跑掉，因爲這是江心中的一座小島，四面環水，他

除了坐船以外，別無他途。

以桑羽青這身高超的水性來說，自然更不怕他坐船了。

霎那時間，已經來到了江邊，桑羽青極快的隱身在一塊大石之後，借著水面反映的微光，一望之下，不禁大爲驚訝！

原來那人正是葉劍瀛的師父麥休士

桑羽青忖道：「這才滑稽，徒弟偷了師父劍譜，師父再偷回來！」

麥休士停下了身子，回頭張望一下，遠處還傳來陣陣吶喊之聲：

他發出了一聲低笑，自語道：「這個娃娃，居然抵擋得住東凡和尚，也眞替我掙了臉了！」

他似乎很得意，說完了這句話，向桑羽青藏身之處走來，桑羽青一驚，忖道：「莫非他已經發現了我？」

桑羽青正自準備，麥休士已經停了下來，兩下相距只不過三尺左右。

桑羽青屏住了氣，麥休士萬料不到，桑羽青就在尺咫，所以絲毫沒有察覺。

他自語道：「船在那裡？……啊！在那邊！」

說著竟把那本圖解，放在了大石上，向河邊走去，双手拉著一根繩索，把一隻小船拉近。

桑羽青得到這千載難逢的機會，不禁驚喜萬分，立時輕輕的把那本圖解取到手中，一時熱血沸騰，有一種說不出的滋味。

這時麥休士還在拖那隻小船，桑羽青心中已經有了主意，忖道：「我乾脆與你來個糊塗的！」

於是，他提氣離開了這塊大石，輕輕的走出了一丈多遠。

這時麥休士已經把小船拉到岸邊，桑羽青再不遲疑，加快脚步而去。

當他飛越出二三丈之後，立時隱起身形，這時便聽得麥休士狂叫之聲。

緊接著，一條箭似的黑影，由他面前劃過，衝向東凡和尚與葉劍瀛動手之處。

他去的極快，顯然沒有發現桑羽青。

桑羽青等他走遠之後，這才現身出來，趕到江邊，縱上了麥休士那條小舟，運槳如飛，向江中划去。

他不但一身奇技，有絕高的水性，並且還有著驚人的操槳技術。

只見他運槳如飛，可是水面上不見一絲浪花，聽不見一些聲響，但小船却如飛的在水面滑行著。

這座小島距岸邊不遠，所以不一刻的功夫，已然靠了岸。

桑羽青上岸之後，双手緊捧著劍譜圖解，回頭看時，白白一片，水天一色，靜悄悄的沒有一些異狀，他冷笑了一聲，自語道：「哼！你們都妄費心機了！」

桑羽青說著，把自己的衣物尋著，來不及穿便向自己的小船趕去。

這時他如同一隻巨鳥一般，快得不可思議，不過片時，已然趕到了船上。

錢木兒正在船頭張望，見狀吃了一驚，迎了上去，關切的說道：「羽青！怎麼了？……」

桑羽青搖了搖頭，說道：「少時再說！」

他說著回到了後艙，把身上濕衣脫盡，取過一塊乾布，擦拭著身子。

錢木兒奇道：「你落水了？」

他的語氣很是驚訝，因爲他絕不相信，葉劍瀛會把桑羽青打下水。

這時桑羽青已把身子拭乾，笑道：「我游了一趟水！」

說著撕了一條乾布，把取來的圖解，緊緊的勒在自己的小腹以上。

錢木兒望見了那本圖解，更是張下了眼睛道：「啊！你已經把劍譜得到了？」

桑羽青只是含笑不語，匆匆換上了乾衣，把濕衣捲成了一團收起，然後睡倒牀上，蓋上了被子，這才長吁了一口氣。

錢木兒不禁被他弄得莫明其妙！追問道：「倒底是怎麼一回事呀？」

桑羽青笑道：「以後我再告訴你，葉劍瀛恐怕就要回來了！」

錢木兒也只好納悶著，一双大眼，閃閃的望著桑羽青。

這時桑羽青的心情，眞個是興奮已極，他萬料不到，意這麼輕而易舉的，取回了一件家門至寶。」

此刻，他已經沒有心情來搭理錢木兒了。

窗外寒風正急，但是小島上的廝殺之聲，却傳不了這麼遠。

桑羽青暗想：「必定是麥休士接了葉劍瀛的班！」

錢木兒見桑羽青一言不發，只是沉思，面上帶著笑容，眞把他弄傻了，只是怔怔的站在桑羽青的面前。

桑羽青想了半天，這才發覺了錢木兒的神情，笑著說道：「你先生下來，少時葉劍瀛回船，我們要裝著若無其事……」

才說到此，小船微微一晃，桑羽青低聲道：「有人上來啦！」

他們假裝談天，艙門開出，進來一人，出乎桑羽青意外，却是麥休士！

第一六章　扶傷而歸　小舟又添傷殘　元遂人願　奇俠僥得至寶

錢木兒見他渾身水濕，不禁大爲驚異，追問不置。

桑羽青却是含笑不語，換了乾衣之後，靠在牀上，說道：「你等著吧！葉劍瀛這就要回來了。」

因爲在他的盤算之中，麥休士也失了圖解之後，追往東凡和尚與葉劍瀛交手之處，必然與東凡和尚大戰，而葉劍瀛將趕回船來。

桑羽青正在說著，突覺船身微微一盪，立時壓低了聲音道：「他回來了，少時你什麼也別說！」

說到這裡，艙門開處進來一人，出乎桑羽青意料之外，進來的並非葉劍瀛，却是麥休士！

桑羽青啊了一聲，由牀頭坐了起來。

麥休士面色很是難看，一双白眉微微的皺著，双目之中，透著一種疑慮的神色。

他細細的打量桑羽青，又觀看錢木兒。

錢木兒也很詫異的望著他，麥休士問道：「桑兄弟，你怎麼早就睡了麼？」

桑羽青一笑說道：「現在已經不早了！」

他的話說得麥休士一怔，無法答口，桑羽青披衣下牀，笑道：「這麼晚了，麥老突然來此，莫非有什麼事不成？」

麥休士左右望了一陣，面上的疑慮未消，又添了一層怒容，他冷冷的說道：「坐下來再談吧！」

說著坐在了一張竹椅上，双目望著艙頂，一言不發。

錢木兒在一旁看著，不禁奇怪得很，不知道是怎麼回事。

桑羽青心中明白，覺得很是好笑。

他知道麥休士的劍譜圖解離奇失落之後，尋訪的結果毫無所得，立時想到了自己。所以他匆匆的趕到小船上來，不料桑羽青安安穩穩的睡在牀上，使他發作不得。

桑羽青心中忖道：「我便與他裝個糊塗，看他如何發作？」

想到這裡，便也默之無言的坐在牀上。

沉默了半晌，麥休士忍不住了，目光飄下來，如同兩道電光一般，射在了桑羽青的臉上。

他用著冷冷的聲音問道：「你晚上一直沒有下船麼？」

桑羽青故作驚訝道：「是呀！莫非發生了什麼事情不成？」

麥休士默默的望著他，一双白眉又皺了起來。

可是他正在桑羽青的臉上，找不出一絲可疑之處，只好廢然的搖了搖頭，說道：「沒有什麼……不過，你告訴葉劍瀛不在船上，恐怕不是實話吧？」

桑羽青笑道：「麥老不提我也正要說，就在你走了不久，葉劍瀛就來了，我把他留在船上，晚飯後他下船去了，不知此時回來沒有？」

桑羽青這一番裝糊塗的話，使麥休士氣壞萬分，但又不能發作，哼了一聲道：「好吧！反正他是要回來的，我就在此等他！」

桑羽青不禁頗爲爲難，但是又不便拒絕。

麥休士不再說話，双目一閉，竟然憩息起來，不禁使桑羽青及錢木兒啼笑皆非。

桑羽青劍眉微鎖，正要設法把他支開時，突覺船身一震，似有重物墜落。

艙房中三人不禁同時一驚，麥休士身子一晃，已然出房而去。

桑羽青及錢木兒也立時跟了出去，只見葉劍瀛伏在船頭，吉兒在一旁扶著他。

如此看來，葉劍瀛是在東凡和尚手下吃了虧了。

麥休士第一個趕了過去，一伸手把葉劍瀛托了起來。

這時桑羽青及錢木兒也趕了過去，只見葉劍瀛双目緊閉，已然昏死過去。

麥休士雖然口口聲聲的罵著葉劍瀛，但是此刻一種關愛之情，却自然流露。

他頓了一足，狠狠的說道：「唉！這……眞是找死！」

吉兒在一旁恭施一禮，說道：「吉兒叩見師爺！」

麥休士瞪了他一眼，哼了一聲道：「哼！什麼時候跑出個徒孫子來我都不知道！」

他說著，轉對桑羽青道：「對不起，我要借你艙房一用！」

桑羽青點頭道：「請便！」

麥休士立時把葉劍瀛捧入了船艙，放在了牀上。

他果然不愧是高手，把葉劍瀛的臉色端詳了一陣，立時双手用力，把葉劍瀛前胸的衣服撕開。

果然，在葉劍瀛的前胸上，有著一塊浮腫的五指手印，看來東凡和尚的掌力果然不凡，麥休士皺了皺眉頭，自語道：「居然傷得這麼重……」

說到這裡，對桑羽青及錢木兒說道：「二位請先出去一下，留下吉兒在這兒聲著我就成了。」

桑羽青及錢木兒一同出了艙房，桑羽青走向船頭，劍眉微鎖，吁了一口氣道：「唉！我這條船成了兵船啦！」

錢木兒接口笑道：「葉劍瀛重傷，正好絆住了麥休士，事情不是簡單得多了麼？」

一言提醒了桑羽青，心中閃電般掠過一個念頭，忖道：「是呀！桑門三寶，我已有其二，剩下只有『星月劍譜』，這時正是我與他算舊賬的好機會！」

想到這裡，他那一双發光的眸子，投向了江心的那座小孤島上。

那座孤島在寒風水露之中，靜悄悄的站著，沒有一些聲息。

桑羽青心中忖道：「不知道東凡和尚是否還在小孤島上？……」

錢木兒看著詫異，問道：「莫非剛才你到那小島上去了麼？」

桑羽青點點頭，傳把剛才發生的事，簡單的告訴了錢木兒。

錢木兒聽了很是詫異，沉默不語。

桑羽青問道：「錢兄，以你看來，東凡和尚化名雲和尚，主動的來找我，到底是什麼心意？」

錢木兒道：「我早就懷疑，他最近時常向這邊跑，想來『星月劍譜』就藏在這一帶！」

桑羽青精神一震，問道：「啊！眞的麼？」

錢木兒接道：「我知道他一直背著我們，私下參悟那本『易月劍譜』，我也曾暗中查訪了多次，可是毫無所得，所以我想『星月劍譜』，一定不在『天水』，他在這裡定有秘室！」

桑羽青笑道：「但願如此！此事我也可以早些了結。」

錢木兒放低了聲音道：「羽青！他盤算著劍譜圖解在你身上，所以化名來找你，想查出圖解的所在，然後再殺害你！」

桑羽青冷笑一聲道：「哼！那正是求之不得的事，我目前所以忍讓，也爲的是劍譜在他手中，在沒有查出劍譜所在之處，只有與他敷衍。」

錢木兒道：「這事你不必著急，我自會幫你查訪的。」

桑羽青聞言笑道：「謝謝你！我想這兩三天內，我一定要把此事作一結束了！」

說到這裡，突聽白嬋在艙內呼喚，桑羽青及錢木兒立時走了過去。

白嬋病後稍癒，口舌發焦，錢木兒立時爲她送了茶水，坐在牀前問長問短，關愛之情，溢於言表。

這情形看在桑羽青眼中，覺著很不是味兒，但是又不便立時出去，只有把目光移向一旁。

白嬋雖然接受著錢木兒的關愛，但是她仍然不時的把目光向桑羽青飄來。

錢木兒招呼了白嬋半天，在一旁坐了下來，他也感覺到自己太露形了，面孔微紅。

白嬋精神已經恢復了很多，但是仍然顯得很虛弱。

她突然說道：「你們剛才的話，我已經聽到了，東凡和尚在這裡是有個移室的。」

桑羽青及錢木兒聞言同時一驚，錢木兒道：「嬋妹！妳怎麼會知道？」

白嬋接口道：「我也是在前幾個月，偶爾才注意到的。」

錢木兒臉上有一種疑慮之色，說道：「那麼妳怎麼早不告訴我呢？」

白嬋望了他一眼，不答他的話，錢木兒顯然有些不太高興。

桑羽青却是興奮異常，說道：「嬋姑娘，妳快告訴我，免得他改了主意，再想找他就不容易了。」

白嬋略爲遲疑一下，說道：「就在這附近『十字橋』南端，我雖然知道那個地方，可是却沒

有去過。」

桑羽青聞言大喜，說道：「嬋姑娘！謝謝你！」

說著就要轉身而去，却被錢木兒攔了下來，說道：「羽青，你這就要去麼？」

桑羽青點點頭，說道：「遲則生變，若是東凡和尚改了主意，可就沒有這個機會了。」

錢木兒搖了搖頭，說道：「他的脾氣你不知道，凡事既經決定，絕不會更改，依我看來，他不久就會尋來的！」

桑羽青皺眉道：「我總不能老在這裡等他，他若是不來呢？」

白嬋接道：「木兒的話不錯，東凡和尚決定的事絕不會更改，我們還是先商量好再動手！」

這時桑羽青心中焦急異常，恨不得立時取回劍譜，然後與東凡和尚來個浴血大戰。

但是錢木兒及白嬋都爲主愼重，只好强忍了下來，錢木兒接口道：「我看還是我先去探探虛實。」

桑羽青斷然道：「他已經知道你叛離了他，你去有何用處？再說這是我的事情，任何人去也不能解決的。」

三人正談著，突聽後艙葉劍瀛發出了一聲大叫之聲，桑羽青道：「葉劍瀛已經醒過來，我去看看！」

說著出房而去，錢木兒正是要跟出，白嬋道：「木兒！我有些話要與你說！」

錢木兒留了下來，桑羽青趕到後艙時，尚未進門便聽見麥休士說道：「誰呀？暫時不要進來！」

桑羽青聞言心中好笑，忖道：「他施醫之時，門禁居然如此森嚴。」

想著便道：「麥老，是我，葉兄的傷怎麼了？」

接著便聽麥休士的聲音道：「你進來吧！」

桑羽青推門而入，室中充滿了一股丸藥的氣味，葉劍瀛已然醒了過來，滿身大汗，一臉的痛苦之情。

麥休士則像一個猴子一般，蹲在牀上，双手與他揉合著穴道。

葉劍瀛見了桑羽青，面上有一種羞慚之色，嘆了一口氣，把目光移向一旁。

桑羽青含笑道：「葉兄放心，如今有麥老在此，你的傷是絕對無妨害的。」

麥休士瞪了桑羽青一眼，哼了一聲，桑羽青又接口道：「幸虧麥老及時趕到，他自會好好照顧你……」

話未說完，麥休士冷笑了一聲，說道：「哼！我好好的照顧他？等他的傷好了我有得賬算呢！」

桑羽青聞言好笑，葉劍瀛則是不住的嘆氣，吉兒則在一旁默默的望著麥休士。

桑羽青出得房來，一心想到「十字橋」去尋劍譜的下落，可是又怕東凡和尚尋了來，白嬋及錢木兒等就遭了殃。

正在猶豫之際，突然想到了麥休士，不禁暗自罵道：「我眞糊塗！有麥休士在此，自可抵擋東凡和尚，我又擔什麼心呢！」

想到這裡，他立時準備到「十字橋」去探訪，當他經在白嬋的艙房時，見艙門緊閉，沒有一些聲音。

桑羽青心中忖道：「還是他們情分深——」

他身軀一晃，已然上了岸！疾如一陣清風一般，消失在黑夜之中。

桑羽青一陣疾奔之後，已然跑出了江邊這片沙地，遠遠望見鎭市之中，還有幾點燈光。

他走得匆忙，也不知「十字橋」在什麼地方，只有先到鎭上再說。

桑羽青加快了脚力，飛也似的，不消片刻工夫已經到了鎭上。

這時半夜三更，全鎭的人都入睡了，只有幾家家店房，門口掛著昏黃的風燈，不住的搖晃著。

桑羽青心中忖道：「我這一路下來，並沒有發現什麼橋，這『十字橋』到底在那裡呢？」

像這種時候，桑羽青也無法去問，不禁很是焦急。

他細心的尋找這一帶的路碑和石界，可是始終找不到「十字橋」。

桑羽青心中忖道：「只好到處亂闖一陣了！」

才想到這裡，突聽對面房屋窗戶一響，有人探頭吐了一口痰出來。

桑羽青回頭望時，是一家店房的後間，心中不禁大喜。

那人正要關窗，桑羽青連忙叫道：「喂！借光！」

那人不禁吓得「啊唷！」一聲，當他在燈光下打量注望了桑羽青，這才說道：「啊唷！我的天！可吓死我了！你是住店的麼？」

桑羽青搖頭道：「不我，我是問路的！」

那人道：「奇怪，半夜三更還要問路！你要到那裡去呀！」

桑羽青拱了拱拳，說道：「打擾了！我要往『十字橋』去，不知道怎麼個走法？」

那人聞言不禁打了個寒顫，說道：「十字橋？——我的天！」

桑羽青很奇怪，說道：「是呀，十字橋，有什麼不對麼？」

那人已將窗戶關上了一半，用手向北邊指了一下，說道：「那邊一直下去……是個墳場！」說完這句話，趕緊「砰！」的一聲，把窗戶關上了。

桑羽青氣笑不得，忖道：「我問起十字橋，他倒把我當成了鬼了！」

不過他心中也有些奇怪，東凡和尚居然在一片墳場之中，找了個落脚之處。

知道方向之後，桑羽青立時向北面猛趕下去。

這一帶越來越荒涼，那消片刻工夫，遠處已可看見一塊丁七橫八豎的石碑。

桑羽青心中忖道：「這一片墮地倒還眞不小……！」

思忖之際，已然來到一座小橋之前。

這座小橋建築得很是奇怪，除了直通以外，左右並各多出一節，果然成一個「十」字形。

桑羽青越過了十字橋，一陣風似的往下趕，半盞茶的時間，已經來到了這片墳場。

這是一片極爲廣濶的墳場，衰草瀰漫，一片荒涼，看來已經有很多年的歷史了。

有些窮人家，修不起墳，便用草蓆捲了死人，棄在當地，所以桑羽青仍然可以看見一堆堆的白骨，令人有一種異樣的感覺。

桑羽青並不害怕，但是墳場有一種墳場的特別氣氛，使人感到很是不舒服。

一陣陣寒涼的風，不住的吹著，捲起了地上的浮雪，發出不悽人的聲音，桑羽青處身在墳場之中，感覺很是異樣。

這片墳場少說還有百十年了，埋了不少死人，有錢人家更是修砌成頗爲講究的大墳，但是爲數到底比較少，大多數都是小小的土堆。

由於年關將近，有不少人來燒過紙，所以墳頭上，仍然貼著些打濕的紙灰，這種情形看來，眞是悲喪極了。

桑羽青站在這一片荒涼悽冷的墳場之中，不禁有些茫然了。

因爲這一片全是連垣起伏的墳頭，根本毫無房舍建築。

他忖道：「莫非是白嬋故意騙我的麼？」

轉念他又想道：「她爲什麼要騙我呢？……」

突然之間，一個念頭閃過，桑羽青不禁又驚又怒，他忖道：「啊！是了！她準是故意把我支開，然後與錢木兒趕去偷盜劍譜！」

想到這裡，桑羽青不禁怒髮冲冠，準備立時就要趕回去。

他心中忖道：我回船之後，立時要問個明白，白嬋若是沒有騙我便罷，否則就是我的生死大敵了！

這時桑羽青不禁怒氣冲天，想到錢木兒及白嬋，竟用這種方法，來報答他的兩次救命之恩，不禁把滿嘴的鋼牙咬得發響！

更令他傷心的是，萬料不到白嬋在這種時候，居然還存有私心，不禁令桑羽青後悔不已！

他忖道：「我也是太忠厚了，與虎狼爲伍，居然還推心置腹，莫怪他們要矇騙我了！」

面對著這片荒涼的墳地，悽悽寒風，侵人髮膚。

桑羽青在這片墳地之中，找不出一絲線索，只有準備趕回船去。

但是他知道，如果白嬋眞是誠心騙他，那麼現在趕回去也晚了。

桑羽青越想越氣悶，嘆了一口氣，忖道：「如今之計，只好先回去再說了！」

他正要轉身離去之時，突聽遠處「嗖！」的一聲輕響，桑羽青反應極快，他立時身形一晃，已然隱在了一大塊墓碑之後。

桑羽青藏好之後，由墓碑後向前望去，只見數十丈外，有一條黑影，箭也似的撲了過來。

那人雖然離得很遠，但是桑羽青一眼就看出來了，來的正是錢木兒。

桑羽青心中不禁詫異，忖道：「莫非他走在我的後面？」

一念之際，錢木兒已經飛馳過了「十字橋」，距離桑羽青的還有三四丈遠，就停了下來。

錢木兒停下之後，左右的張望著，似乎也有些茫然無措的感覺。

他略爲張望一下，也很快的把身子掩遮著，向四下不住的打量。

良久，除了寒風之外，沒有一絲聲息。

桑羽青心中忖道：「他躲在這裡，到底要作什麼？」

想著，便見錢木兒走了出來，他緩緩的向前走了一丈多遠，一双明亮的眼睛，巡視著這一片墳場。

他微顯詫異的自語道：「奇怪！莫非桑羽青沒有到這裡來？」

桑羽青聽了他的話，心中立才釋然，忖道：「原來他是趕來照顧我的，我方才倒怪錯了他……」

想到這裡，又聽錢木兒自語道：「這裡一片荒寂，毫無端倪，莫非嬋妹是亂說的不成？」

桑羽青見錢木兒沒有異心，便想出面來招呼他，以便研究這一帶的地勢。

他才要出來時，突聽三丈以外，一聲飛縱之聲。

錢木兒及桑羽青不禁同時一驚，把目光飄了過去。

只見一座孤墳之前，站著一個高大的老和尚。

他偉岸的身軀，直挺挺的站在那裡，寒風吹得他滿身的袍袖，發出了「噗嚕嚕」的聲響。

他一言不發，在黑夜之中僵立著，如同一個鬼魅一般，尤其是站在這大片墳地之中，更是悸人！

桑羽青一眼就看出了他，正是那自稱雲和尚的東凡和尚——也就是害死他父母的生死大仇！

錢木兒「啊！」了一聲，怔怔的望著他！

東凡和尚似乎是笑了一聲，但是他的聲音很低啞，使人聽不眞切。

他身軀稍微移動了一下，說道：「木兒，你不認識我了麼？」

錢木兒這才略爲鎭靜，他强笑了一聲，說道：「啊！……師父！」

東凡和尚走了過來，握住他的手，很慈祥的說道：「木兒，你這一趟出來，我們很久沒見面了。」

錢木兒顯得有些不知所措，含糊的答道：「是……是的！」

東凡和尚目光一閃，詫異的問道：「木兒！你怎麼了？傷還未復元麼？」

錢木兒忙道：「我已經好了……」

他似乎很驚詫，奇怪著東凡和尚怎麼知道他受了傷。

這時東凡和尚已經坐了一塊石碑上，用手指著不遠的一座石碑，說道：「你也坐下來！」

錢木兒强自鎭定著坐了下來，有一種不知禍福的感覺。

東凡和尚若無其事的說道：「西華師弟叛我之事，我已經全知道了，眞是想不到！可恨！可恨！」

錢木兒面上變色，好在黑暗之中看不出來，他怔怔的望著東凡和尚，一言不發。

東凡和尚又接著說道：「他胆大包天，居然敢火燒分舵，定下這等狠毒的詭計，要把你與嬋姑娘置於死地！」

錢木兒驚訝的說道：「你已經知道了？」

東凡和尚發出了一聲怪笑，說：「哼！什麼事能瞞得過我？他後來又連續設計，傷害了你和嬋姑娘，我不能再坐視不顧，只有拋棄了多年同門之誼，把他給整治了！」

錢木兒不禁啊了一聲，桑羽青心中忖道：「這個和尚不知又有什麼名堂……」

想到這裡，東凡和尚又接著說道：「可恨這個老賊，居然造謠，說你和嬋姑娘有叛我之心，我豈會上他的當？」

這時錢木兒顯然有些坐立不安了，但是他仍然一言不發。

東凡和尚突然笑道：「你是我最得意的門人，豈會有叛我之心？木兒，你不會有此心吧？」

錢木兒抬起了頭，說道：「不……不會！」

他目光閃亮，可以看出他內心很是激動，若是東凡和尚再這樣說下去，錢木兒恐怕自己要先掀底牌了。

所幸東凡和尚不再談這件事，他說道：「那桑羽青可曾隨你一同下船來？」

錢木兒搖頭道：「沒有！我下船的時候，他正在後艙，探望葉劍瀛的傷勢！」

東凡和尚哼了一聲道：「哼！葉劍瀛！這小子的胆子太大了！」

他停歇了一下，又接著說道：「你來得正好，我本來準備去找你的。」

錢木兒詫異道：「師父，你找我有什麼事麼？」

東凡和尚一笑道：「現在我年歲已大，有些事要作交待。」

錢木兒不解的望著他，東凡和尚笑道：「桑羽青此來，除了報仇之外，最主要的還是要把他家門至寶『星月劍譜』取回去，這部劍譜在我手中十餘年，却如同廢物一般，事到如今我也無心再去參透它了！」

錢木兒驚詫道：「師父！你是說……」

東凡和尚點頭笑道：「不錯！恰如你所想，你現在還年輕，已然得了我全部眞傳，你天賦比我好，又是年輕力壯，只怕我都不能勝你多少，這本劍譜我傳給你，再合適也沒有了！」

錢木兒怔怔的望著他，說不出話來。

桑羽青暗想：「這老和尚怕要整治錢木兒了！」

這時聽得東凡和尚道：「在這面墳地之中，我有一密室，專爲參悟『星月劍譜』之用，你現在該知道，我每年冬天爲何總要離開總舵了吧！」

錢木兒道：「啊！原來是到這裡來！」

東凡和尚苦笑了一下，說道：「可嘆我這十幾年的時間，完全是白費了，居然連一點也參透不出，唉！——」

他說著發出了一聲長嘆，又接著說道：「早知如此，我又何苦把桑雲從……唉！」

他連連的長嘆著，這些感嘆倒是出自肺腑，可以聽出內心的悔恨。

桑羽青則是悲憤交集，若不是爲了想先探出他藏劍譜之地，早就上去拚命了！

東凡和尚又道：「現在說這些也沒有用了，只希這件東西到了你手中後，不要再成爲廢物才好！」

桑羽青聽了他這一番談話，心中疑慮不定，忖道：「莫非他對錢木兒說的這番話是眞心不成？」

錢木兒一直保持著緘默，東凡和尚道：「隨我來吧！」

他緩緩的走向亂墳之中，錢木兒默默的跟後面。

這時桑羽青的心情，既是緊張又是興奮，如果東凡和尚不是騙錢木兒的話，他立時就可以找到「星月劍譜」的藏處了。

他桑門三寶，已有二寶在他身上，若是再把劍譜得回來，他就可以毫不顧忌的去復仇了！

等東凡和尚及錢木兒走出了三丈多遠時，桑羽青才由石碑後面轉出來，遙遙的輟著他們。

寒風凌厲，吹得墳頭的衰草，發出了陣陣的輕嘯，加添了一分悲涼凄清的意味。

東凡和尚走得很慢，錢木兒緊緊跟在他的左右，東凡和尚不住的低聲叩念著。

這是一片極大的墳場，一望無際，高低起伏的墳頭，連亘不斷，桑羽青心中詫異，忖道：「這片墳地，怕沒有百十年的歷史啊！」

由於墳頭密接，所以桑羽青每一移動，便可找著隱蔽之物，比起平地跟踪，要容易得太多了。

這時聽得錢木兒說道：「師父，這十幾年來，你一直都未能參透麼？」

東凡和尚恨恨說道：「說起來眞是怪事，這套劍譜不知道是怎麼編出來的，以我這等造詣，居然一點也不能了解，怪不得桑羽從臨死之時曾說，劍譜我得來也沒有用，眞個可恨！」

桑羽青在一旁聽著他的話，也心驚不已，暗自忖道：「想不到我桑門的這套劍譜，居然如此神妙！」

這時又聽得錢木兒問道：「師父！這一本劍譜會不會是桑雲從自己亂寫的一本，用來騙人的？」

東凡和尚不住的搖著頭，說道：「我雖然不能參透，但是眞僞却分得出，需知世上各門各派

，劍路極多，但是於理則一，只是各派的招式連貫，巧妙不同，所以學上一兩招精絕的招式，可以抵上十年的苦練，這也就是『星月劍譜』可貴之處！」

錢木兒亦不禁咋舌道：「啊！這『星月劍譜』，果眞如此厲害麼？」

東凡和尚接口道：「我不是早就告訴過你，桑門劍欺我百年，否則我又何至於……」

說到這裡停了下來，桑羽青眼前，又展露出十五年前，那一幕慘事。

他清晰的記得，巫山之夜，一羣人圍著爹爹，其中一個高大的和尚，用著冷酷的聲音說道：「桑門劍法，欺我門戶百年……」

如今這句話又聽到了，而那個劊子手就在眼前。

仇恨如烈火一般的燃燒著他，但是桑羽青强忍住，他一定要先把「星月劍譜」得回來，才能放手去報仇。

他們向這片墳地的東頭走去，錢木兒不住的警惕著，因爲到現在爲止，他不知道是福是禍。

沉默了片刻，錢木兒問道：「還沒有到麼？我怎麼沒看見房舍呢？」

東凡和尚哼了一聲道：「哼！荒墳之中，焉有房舍！」

聽了他這句話，桑羽青及錢木兒同時一驚，桑羽青忖道：「莫非他要把錢木兒殺掉？……」

想到這裡，又聽見東凡和尚冷澀的聲音說道：「木兒！你看這一片墳地之中，到底埋了多少人？」

這句話問得錢木兒身上一涼，他縮了一下脖子，搖頭道：「我不知道……」

東凡和尚發出了一陣陰惻惻的冷笑，在這片荒墳之中，聽來倍覺刺耳。

桑羽青也暗中提高了警覺，因爲他發現東凡和尚的神態已變，怕他陡下殺手，傷了錢木兒的性命。

那個古怪的老和尚，一直笑著，錢木兒的双目也亮了起來，顯得有些緊張。

東凡和尚笑了一陣，說道：「這是百里內僅有的一片公墳地，這多年來，埋的死人何止數萬，這麼多死人中，除了老死，病死的人外，也有不少是死於貪饕之輩啊！」

錢木兒感覺到東凡和尚話中有話，愕然的望著他。

東凡和尚却不再說下去，用手向左前方指了一下，說道：「快到了！」

桑羽青及錢木兒同時望去，只見左前方仍是一片亂墳，可是亂墳之中，有座極大的墳地，想是什麼有錢人家的祖先。

桑羽青心中一動，立時想道：「看來東凡和尚一定是在這座大墳之中，闢了靜修之處……」

想到這裡，便聽錢木兒說道：「師父！這裡並沒有房舍呀！」

東凡和尚笑道：「你這孩子，有時候說的眞像孩子話，誰會在墳地裡蓋房子呢？」

錢木兒這時也明白了，指著那座大墳說道：「啊！原來那座墳中沒有死人麼？」

東凡和尚道：「死人倒有，不過離得還遠……」

說著已到了那座大墳的墓碑前，東凡和尚停了下來，用手摸著石碑道：「這人還作過提督呢！不然那有這麼大的講究！」

由於隔離尚遠，天色又暗，桑羽青也看不清墓碑上的字。

他全神貫注的注意著東凡和尚的一舉一動，看他由何處入墳。

這時東凡和尚抬頭望了望天空，說道：「天色不早，我們過去吧！」

說著向墳後走去，桑羽青提氣輕身，身子一旋，已然逼近了五六尺，躲在一座小墳之後。

東凡和尚及錢木兒已經到了墳後，他彎下了身子，用手在舖著的大石上摸索著。

這時一片寧靜，錢木兒及桑羽青，都在注意著東凡和尚的一舉一動。

片刻之後，東凡和尚說：「有了……」

隨著他這句話，東凡和尚已經掀起了一塊大石板。

錢木兒道：「啊！原來這裡有個活門！」

東凡和尚接著道：「當然要有個活門，不然我怎麼進去？」

他說著向旁一閃，說道：「木兒，你先進去！」

這一來，錢木兒不禁怔住了，他不知東凡和尚的心意如何，顯得有些恐懼。

東凡和尚顯得很是不高興，說道：「你這孩子，有時小心的過分，我是你的師父，你難道還怕我陷害你麼？」

錢木兒逼於無奈，只好緩緩的由那石孔中鑽入，不料他這一落下，整個的身子立時的陷了下去。

錢木兒發出了一聲驚呼，但是那聲音立時沉入，變得很是微小。

東凡和尚冷笑一聲，砰的一聲，把那塊大石叩了下去，緊接著又把前後左右的石塊一陣移動！

錢木兒的驚呼之聲，立刻完全埋在墳底，在外面一絲也聽不見了。

這事發生得太突然，桑羽青想要插手都來不及，不禁驚出了一身冷汗。

這時聽得東凡和尚冷酷的聲音自語道：「劍譜確在墳底，看你怎麼取吧！哼！……」

他說著，發出了一連串的冷笑之聲，在這片荒墳之中，令人不禁毛骨悚然！

桑羽青驚怒交集，忖道：「好狠心的出家人啊！……」

但是他並沒有採取任何行動，爲的是還要在東凡和尚身上探線索。

東凡和尚獨自站了一會，又自語道：「這個叛徒，我要叫你嚐盡一切的苦頭再死！待我下去先審他一審！」

他說著由右方移動，桑羽青立時躡足跟踪，兩下相距不過七八尺遠，由於桑羽青提起了全身

之氣，施展石塵子所傳最高的輕身工夫，所以東凡和尚絲毫沒有發覺。

桑羽青運足了目力，七八尺外已經看得清清楚楚，這時他覺不放鬆東凡和尚的一舉一動，因爲他知道必定還另有通路直入墳底的。

東凡和尚絲毫沒有防備，他邊走邊自語道：「小畜牲！我要你知道厲害！」

桑羽青不知道錢木兒此刻的情形如何，但是他知道絕沒有死，因爲東凡和尚絕不會這麼痛快的了結他，看樣子要把他慢慢的折騰，飽嚐苦頭之後才會處死！

桑羽青想到這裡，不禁開始爲錢木兒擔心，同時也下了決心，要把他救出來。

正思忖間，東凡和尚已經停了下來，桑羽青連忙隱在了石欄之旁。

他由修砌的石孔中，繼續注視著東凡和尚，見他轉身向後望來。

桑羽青趕緊把双目閉上，因爲黑暗中的人眼，會發出微小的光，對於武功高強的人，便是一個標誌。

東凡和尚顯得萬分仔細，他把這一帶整個察看一遍，確定了沒有人時，這才彎下身子，双手在石板上摸索著。

片刻之後，他又掀起了一塊大石板，然後很快的鑽了進去。

桑羽青看著他的身子，逐漸往下降著，便知道這個入口處，必定是有著石階的。

一會工夫，東凡和尚已經入了洞，把石板蓋上。

桑羽青現身出來，很快的到了那塊活板之前，彎下了身子，把耳朵貼在冰冷的石頭上。

雖然這麼厚的石板，但是桑羽青運用奇功，仍然可以聽得一些。

他聽見東凡和尚沉重的脚步聲，一陣陣的傳了出來，良久方歇。

桑羽青仰起了身子，他已經知道入墳之後，這有很長的一段石階。

這一排，石階必是修墳時所修，墳底也必然是異常寬大。

這十多年的時間，想必東凡和尚在下面修砌隔離，另成了一個局面了。

桑羽青爲了愼重起見，强忍著焦急的心情，站在墳外等候。

又過了半晌工夫，桑羽青算計著差不多了，他小心翼翼的，把那塊石板也掀了起來。

由於地勢不熟，桑羽青不敢冒然而入，先探入一足，點着之下，果然有階。

桑羽青心中放心不少，他試探著向下走了幾步，不出他所料，果然有一排石階通下去。

他再不遲疑，連下了數步，把石板輕輕蓋了起來，墓中立時一片漆黑，伸手不見五指。

在這樣情形下，桑羽青自然不能用火摺，他伸開了双臂，接觸兩傍冰冰的石壁，發覺這條通道不到兩臂之寬。

其下也是一片漆黑，什麼也看不見，也聽不見一點聲音。

桑羽青心中暗暗吃驚，忖道：「如此看來，這一片墳地下全是空的……」

思忖之際，已經摸索下十餘級石階，眼前仍然看不到一絲光亮，心中很是詫異，忖道：「這

麼黑的地方，任何人也不能見物，東凡和尙難道有超人的目力不成？」

又下了十餘級，已然來到墳底，桑羽青所接觸到的，儘是冰冷的巨石。

桑羽青心中忖道：「如此看來，這座巨墳佔地極廣，也難爲東凡和尙，居然找到了這個地方！」

他一絲也不敢大意，耳目並用，緊靠著冰涼的石牆，緩緩的向前移動。

這墳底之下，如同是一片廣場似的，在沒有摸清這墳底建築的情形之前，桑羽青是不敢擅動的。

處身在如此空洞，黑暗的墳底之下，使人有一種異樣的感覺。

他摸索著，大約走出了十餘丈遠，眼睛也習慣了一些，依移可以看出兩三尺遠。

這一排石牆，已經走到了盡頭，仍然沒有什麼異狀，但是桑羽青絕不變動，他知道在這種情形下，如果東凡和尙發現了自己，下起毒手來，是萬難應付的。

又向前摸索了一陣，似乎有一陣嗡嗡的聲音，由遠處傳了過來，桑羽青不禁精神一振，注意聽去。

果然是談話之聲，隱隱傳來，桑羽青知道錢木兒並未遭毒手，心中很是欣慰。

他循著聲音，緩緩的摸索著走了過去，約有數十丈遠近，竟有一線昏黃的灯光傳了過來。

桑羽青立時停了下來，這時他恰好站在拐角之處，灯光由另一端射過來。

這盞灯光雖然極其微弱，但是對於桑羽青是足夠了，他借著灯光的反射，細細的打量週圍的情形。

這座墳地果然修砌的精巧異常，整個的墳底，都是由巨大的青石砌成，整整齊齊，儼然合縫。

更令人驚異的是，墳底這隔成了一間間的房間，擺著桌椅，器皿，陳設極全，牆上這掛著字畫等。

桑羽青所處之地，乃是一間長室，室中央還鋪著一塊深色地毯，桌上擺著茶壺茶碗……等等，好比豪富人家的客室。

桑羽青好不驚訝，忖道：「這死人的排場可眞不小！」

原來這座墳，等於爲那死了的提督修了個官舍，凡是他生前應用之物，一概搬了進來！

桑羽青略有所誤，忖道：「原來如此，錢木兒定是被他囚禁在別的房間中了！」

他思忖著，由拐角之處，探頭向前望去，目光一飄之下，發覺這是一條長長的甬道，甬道兩旁，各有巨石隔開的房間，長長的一條，一直通下去！

這一塊墳地之大，遠出桑羽青意料之外，他沒有料到，這一連串下來，居然有七八間房間！

那昏暗的灯光，從走道的盡頭射了過來，桑羽青左右望了望，大胆的走到甬道上，那談話的聲音，果然是由走道的盡頭發出。

桑羽青輕身提氣，緩緩地向前走出了兩三丈遠，那談話的聲音，已經可以聽得很清晰了。

爲了愼重起見，桑羽青停了下來，凝神聽去。

說話的人，果然是東凡和尙，他的聲音很是低沉，引起了一片嗡嗡的回音，很不容易聽清。

桑羽青聽了一陣，才聽淸東凡和尙說道：「……我的門規你不是不知道，我對你的厚愛你也不是不知道，我眞不明白你怎麼會變得這麼快，難道我有什麼對不住你的地方麼？」

他的口氣雖然很憤怒，但也顯得很是沉痛，足見錢木兒的叛離，使他很是傷心。

問過之後，半晌沒有聲音，東凡和尙提高了聲音，怒道：「你說話呀！難道你是啞吧不成？」

桑羽青忖道：「果然他在拷問錢木兒了！」

這時又聽得錢木兒的聲音說道：「我沒有什麼說的，犯了你的門規，只有任你處置！」

東凡和尙發出了一聲長笑，說道：「哈——你現在倒聽起話來了，我問你，那葉劍瀛可在船上？」

錢木兒默然不作聲，東凡和尙怒道：「好畜牲！你竟裝起啞吧來了，好吧！我也不急著這一時，慢慢的有你受的！」

說到這裡，似聽他搬東西之聲，緊接著又聽見一陣「樸！樸！」之聲，好像他在拍著一本書。

桑羽青正在詫異，又聽東凡和尙道：「看見沒有？星月劍譜就在這裡……」

桑羽青聽到這裡，不禁心中猛然一跳，緊接著又聽得東凡和尙說道：「你如果有辦法，你就來拿吧！」

桑羽青再也捺不住，很快的走到了走道的盡頭，一目眇去，只見一間寬大的石室被大石隔成兩間，錢木兒被隔在另一間中。

那整個的石壁，完是極厚的巨石，無門無窗，只有一個拳大的小孔，錢木兒的臉就貼在了小孔上。

東凡和尙則在牆角一隅，桑羽青見他兩手空空，並沒有拿著「星月劍譜」。

錢木兒似乎望見了桑羽青，他的目光一閃，桑羽青連忙把頭收了回來。

這時便聽東凡和尙道：「我要到江邊一行，去把桑羽青引來！」

說著便向這條甬道走了過來，桑羽青見他離去，正好利用此時搜尋「星月劍譜」，所以不欲與他碰面。

但是往後是一條長長的甬道，無處可躲，桑羽青匆忙之下，脚尖用力，身如一陣淸風一般，飄上了六丈多高，貼在了石牆上！

他身法輕巧，速度快極，如同是一隻蝴蝶一般，緊緊的貼在暗處的石壁上。

他這裡才把身形貼好，東凡和尙已由拐角處走了過來，他由桑羽青身下走過時，居然沒有發

現。

桑羽青屏息寧神，望著東凡和尚消失在陰暗的甬道裡，一直聽到他推石而出，這才飄身落了下來。

他才一落下，便聽錢木兒興奮而又緊張的聲音說道：「羽青！你怎麼進來的……」

桑羽青已匆匆的趕到那間石室之中，對著小孔說道：「我來了多時了，你沒有受什麼傷吧？」

錢木兒道：「只是跌下來時受了輕傷，不妨事的！」

桑羽青用手摸了摸那石牆，皺眉道：「這大石怕沒有七八尺厚，你那邊有通路麼？」

錢木兒搖頭道：「那三面完全是整塊的大石，無路可尋！」

桑羽青肩頭聳處，撤出了「青光劍」！

這柄曠世奇珍，在黑暗之中，發出了奪目的光芒，直如一泓秋水一般。

錢木兒不禁讚嘆道：「眞是千古奇兵啊！」

桑羽青道：「待我用青光劍來試試看！」

他說著，抖直了劍身，向大石之上刺了下去！

只聽得「嗆！」的一聲脆響，一片光花冒處，桑羽青退後一步，驚道：「啊！好硬的石頭！」

原來那大塊的青石，才不過被桑羽青削了一個一分多長的小口子。

這不禁大出桑羽青意料之外，他仔細的把那創口看了看，只見新削之處，發出了烏金色的光芒，這才恍然大悟，說道：「啊！原來都是些有礦的石頭，難怪如此堅硬，如此看來，既使用『青光劍』，也不容易把它打穿呢！」

錢木兒顯得很是失望，說道：「這怎麼辦？這怎麼辦？」

「青光劍」被桑羽青火了鞘，眼前立時一暗，桑羽青接道：「你不要急，總有辦法可想的……我還是要先把劍譜取到再說！他剛才可是把劍譜拿給你看了？」

錢木兒點點頭，桑羽青目光一巡之下，問道：「你看見他放在那裡了？」

錢木兒向左側牆角指了一下，說道：「那邊好像有隻櫃子，他放在裡面了！」

桑羽青大喜，立時走了過去，那隻半死不活的昏燈，就燃在牆角，映照著慘白的石牆，發出了一片怪異的光芒。

桑羽青見是一面光滑的石牆，毫無隙空，不禁皺眉道：「這裡是整塊的石牆，怎麼可能把東西放進去？」

錢木兒接口道：「不會錯的！我看見他送到那邊就不見了。」

桑羽青双手摸著石牆，奇道：「這裡怎麼可能放東西？他放到那裡呢？……」

一言未畢，突覺手上一滑，不禁吃了一驚，連忙把手放開。

奇怪的是，石牆之上，竟然滑開了一層半寸厚的石片，滑向了一旁，如同是個活動的拉門一般。

那塊石門滑開之後，露出了一塊五尺多寬的空地，深有一丈，在靠牆之處有一隻小石桌，桌上放著一本厚厚的册子，黃緞封面，閃閃發光。

桑羽青驚喜交集，目光已掃在黃册子上的四個大字，「星月劍譜」！

這四個字，有一股莫大的力量，震撼了他的心，使得他全身的血管都澎漲起來！

這也是他桑門的至寶，在他孩提時代，曾經輕手翻閱過！

他還清晰的記得，夜深人靜之時，他父母併肩而坐，在灯下苦研這套劍法，時而輕語、時而演習……一切都顯得那麼誘人！

也就是因爲這薄劍譜，使他的滿家遭了慘禍，自天堂陷入了地獄！

這一霎那，桑羽青似乎呆痴了！

錢木兒扒在小圓孔上，焦急的問道：「你找到了沒有？……」

桑羽青這才驚覺過來，用衣袖拭了一下眼角，說道：「我看到了，這就去拿……」

他說著跨入了這過道之中，双手去取那擺在石桌上的「星月劍譜」！

不料當他的双手快要接觸到劍譜時，突覺左肩所靠的石牆向內一滑！

桑羽青大驚失色，他顧不得再取劍譜，身子一晃，便要向外縱去！

但是已經來不及了，桑羽青只覺左面石牆，整個向內一滑，自己的身子倒了下來。

當桑羽青的身子，倒在了冰冷的石地上時，他不敢少停，身子一滾，已然滾出了五六尺遠。

這時他聽得「砰！」的一聲，似是重物相激之聲，耳旁又聽得錢木兒道：「啊！羽青！你也著了他的道了！」

桑羽青驚詫不置，原來這時他竟進入了錢木兒這間房，也就是說他也被關在這間石屋中了。

他慌忙爬了起來，錢木兒趕上扶他，恨恨道：「想不到這個老禿驢弄了這麼多機關名堂！」

桑羽青嘆氣道：「只怪我大意，他牆上既有活門，必然也有機關，我却一些都沒有去想他！」

錢木兒皺眉道：「現在怎麼辦？」

桑羽青道：「好在東凡和尚才去不久，船上有麥休士在，他不會這麼快回來，我只有用『青光劍』挖牆了！」

錢木兒道：「這石壁如此之硬，要挖到什麼時候？」

桑羽青指著那原有的小孔道：「好在此處有一小孔，我可就著此處挖，只要再挖大一倍，我們就可以『縮骨法』出去了！」

爲今之計，也只有這個辦法了，錢木兒道：「好吧！我們輪流來。」

桑羽青再次把「青光劍」出鞘，一溜寒光映著二人的面龐，在他們的臉上，各有一團怒氣！

桑羽青執劍在手，正準備挖時，突聽一陣沙啞的狂笑之聲，由小孔之處傳來！

二人都知道是東凡和尚，桑羽青大怒之下，一掌劈了過去！

東凡和尚也知道桑羽青的厲害，他趕緊停止了笑聲，閃向一旁。

桑羽青這一掌，掌力雄渾，只聽「轟！」的一聲大震，那一掌整個的打在了石牆上，聲勢好不驚人！

這一掌把東凡和尚打得怒火萬丈，喝道：「該死的奴才，死到臨頭，居然還這麼張狂！」

桑羽青破口大罵道：「無恥的禿驢，你以為小爺就這麼容易對付麼？告訴你，你白費心機了！」

東凡和尚聞言冷笑道：「哼！看是誰白費心機了！桑羽青，我正要去找你，想不到你自投羅網，正是好極！」

他說到這裡，發出了一串得意的笑聲，接道：「星月劍譜想你已經看到了，可惜它與桑門的緣分已了。你自帶『青光劍』來此，這也是劫數，待我去取回圖解，再來收拾你們！」

說罷之後，轉身而去，只聽見一陣沉重的腳步聲，漸漸去遠。

桑羽青氣得血脈俱張，良久說不出一句話來。

錢木兒見狀道：「你也不必生氣，趁他不在，我先想辦法出去！」

桑羽青嘆了一口氣，說道：「這個老賊僧，我不把他手刃，眞是難消我心頭之氣！」

錢木兒由桑羽青手中接過了「青光劍」，開始在圓孔上挖著。

寒光閃閃的寶劍，在堅硬的鐵石上，不時激起了點點火花，一陣陣清脆的聲響傳了過來。

錢木兒邊剜邊道：「好硬的石頭！」

桑羽青見狀說道：「這石頭太堅，又有七八尺厚，挖不了一半他就回來了，我們還是另想辦法吧！」

他仔細的打量自己所處身之處，這是一間兩丈見方的房子，這間房子不像其他的房間一樣，可說是毫無擺設，四大皆空。

除了那個小圓孔外，其他三面牆都是完整的大石，房頂足有二十丈高，也是一片漆黑，想必也是由大石砌成。

桑羽青試著把石牆摸了一周，並未發現絲毫異狀，不禁頹然道：「如此看來，只有在那小圓孔處下功夫了。」

錢木兒已經剜了半天，削下了一堆石屑，說道：「這石頭太硬了，若是普通的寶劍，只怕連它絲毫都削不動呢！」

桑羽青接過了寶劍，運起臂力，沿著原來的石孔，向外反削，只聽得一片嗆嗆之聲，碎石如粉一般落了下來。

青光劍在黑暗之中發出了異彩，光華燦爛煞是好看。

桑羽青猛削了一陣，把寶劍收了回來，只見新削之處，光華閃閃，那整塊大石，如同鋼鐵一般。

他不禁搖了搖頭，說道：「算我走運，碰見這種天地間少有硬石頭！」

在黑暗之中，二人輪流的削那石頭，不知過了多久，二人都有些手酸，那八尺多厚的巨石，才不過削了三尺左右。

墳地之下，陰寒異常，缺少一般洞穴的暖氣。

二人如同立在冰窖中一般，一陣陣從來未有的酷寒傳了過來。

桑羽青打了一個冷顫，奇道：「怪了！怎麼突然這麼冷起來了？」

錢木兒略有所悟，說道：「莫非我們所在之處，是風眼不成？」

一言提醒了桑羽青，說道：「不錯！此處正是風眼！」

這時二人不禁有些緊張了，原來這類風眼之處，最是陰寒，雖是練武之人，也不易拒抗。

桑羽青和錢木兒雖是一身奇技，但是這類事還是第一次碰見，不敢大意。

他把「青光劍」收好，二人併肩坐在牆角。

這時酷寒益增，一陣陣不可抗拒的酷寒，由地心冒了出來，襲向人體。

這類寒冷不是普通的寒冷，那一絲絲的寒氣，由人的毛孔之中鑽入，侵得人心脾俱寒！

桑羽青及錢木兒，立時降下了一口氣，護住了丹田，那一點元陽之氣，泛出了絲絲溫暖，向身上擁來。

片刻工夫，二人均是閉目養神，身子的寒冷減却了不少，但是仍然奇寒難耐。

桑羽青心中暗暗吃驚，忖道：「這地穴之寒，果然是名不虛傳啊！」

這時他心中又惦記著東凡和尚，忖道：「東凡和尚恐怕就要回來了，他如果這時下起毒手來，倒是討厭得很……」

由於他心思不定，那陣陣酷寒立時趁虛而入，使他有一種昏眩之感。

桑羽青心中一驚，連忙屏息靜心，才把那股欺上心頭的酷寒壓下去。

……

良久，良久，等到桑羽青及錢木兒身上酷寒退却時，已過了好幾個更次了。

二人先後張開了眼睛，桑羽青吁了一口氣道：「唔——這時恐怕天亮了吧！」

錢木兒點頭稱是，又道：「奇怪，東凡和尚怎麼一去不返呢？」

桑羽青也感到奇怪，隨道：「想必是他與麥休士動上了手，那麥休士豈是這麼好惹的人物？」

錢木兒道：「我們還是再挖洞吧！」

桑羽青正要撤劍出鞘之時，突由圓孔之中，望見人影一閃。

他正要喝問，却聽得一個低沉的聲音說道：「師哥，你在裡面麼？」

這句話傳到了桑羽青耳中，不禁使他驚喜交集，立時叫道：「啊！小猴兒！你怎麼也來了？」

原來室外的人影，正是失踪已久的小猴兒！

小猴兒接道：「說來話長，我還是先把你們救出來再說！」

桑羽青急道：「先別管我們！牆角之處，可以推動一塊石板，內有暗道，『星月劍譜』就在其中，你還是先把劍譜拿出來！」

小猴兒毛毛燥燥的答應道：「好！我就去！」

桑羽青又道：「且慢！推開石壁之後，且勿踏入，我就是這麼中了機關，被關起來的！」

小猴兒閃了閃眼睛道：「那我怎麼拿劍譜？」

桑羽青氣道：「你想辦法呀！」

小猴兒答應了一聲，向牆角走去，桑羽青爬在小孔上，却看不見那塊地方。

他一再的關照道：「小心！小心！」

小猴兒答道：「我知道啦！」

不一會的工夫，果然聽得一片聲響，桑羽青正要發問，却聽小猴兒叫道：「沒有呀！只有一個空桌子！」

桑羽青氣得頓足道：「他媽的！這個老王八準是換了地方！」

這時小猴兒已經把石壁關好，走並過著，說道：「師哥，別生氣，那老禿驢的大限已到，再過兩天就可解決了。」

桑羽青詫異，正要追問，小猴兒又道：「我先把你們弄出來再說！」

自小猴兒入室後，錢木兒就沒有說過話，桑羽青奇怪他如何知道錢木兒也關在室中。

小猴兒摸索了一陣，急道：「他媽的！這到那裡去尋開關呀！」

桑羽青道：「急也沒用，還是慢慢的找吧！你來的時候，可曾到我小船去看過？」

小猴兒道：「去過了，除了一個划船的外。什麼人也沒有。」

桑羽青及錢木兒聞言不禁大爲驚奇，錢木兒湊在了小孔上，焦急的問道：「白姑娘呢？」

小猴兒道：「沒看見，一個人也沒有！」

錢木兒頓足道：「唉！只怕被這和尚下了毒手了！」

桑羽青接道：「大概沒有這麼壞，麥休士雖然不一定勝得過他，也絕不會這麼不濟事。」

錢木兒却是禁不住的焦急道：「那怎麼會不在船上呢？……她的傷勢還沒有全好……」

關切之情，溢於言表，小猴兒在外接口道：「現在急也沒有辦法，還是先出來再說。」

這一室之人，不禁都把東凡和尚恨之入骨，尤其是桑羽青，氣得身上發抖。

小猴兒滿處尋找，半晌沒有下落，這麼陰寒之地，竟急出了一頭汗。

他滿口的罵道：「媽那巴子！見了老禿驢，我非要挖出他的心……」

才說到這裡，似聽遠處有一聲極細的呼喊聲。

小猴兒立時道：「老禿驢要來了，我得上去，你們放心，我最遲午時以前，可以放你們出來。」

說罷匆匆而去，錢木兒問道：「是誰在上面叫呀？」

桑羽青道：「還不是小道姑！」

不料小猴兒突然回過了頭，說道：「人家還俗了，以後可別再叫她小道姑了！」

說罷之後，一溜煙的跑了。

桑羽青及錢木兒不禁氣笑不得，小猴兒早已跑得無影無踪了。

這時桑羽青的心情，稍爲安定下來。

並不是因爲小猴兒的出現，而是小猴兒的態度，似乎還有什麼人在背後出現。

桑羽青很快就想到了，忖道：「啊！莫非是師父他老人家出現了……」

說時他想到，在巫山之時，西華和尚放火燒山，自己施救錢木兒時，烈火之中，有人飛越施救，從那時開始，他就懷疑到是石塵子了。

桑羽青雖然不願意自己的師父伸手幫助自己，並且在一開始的時候，便向師父再三表示過，但是這時身陷墓地，石塵子的出現，無異是一盞明燈！

他心情安定下來，也就不再挖石頭了。

錢木兒道：「小猴兒眞有法子弄我們出去麼？」

桑羽青點頭道：「大概沒什麼問題，等著瞧吧！」

才說到這裡，便見東凡和尚怒氣冲冲的走了進來！

第一七章　劍光驚人　勝負總難分　奇俠受挫　生死一線間

東凡和尚入室之後，停在小孔之前，叫道：「桑羽青！如今只有生死兩條路，你自己選吧！」

桑羽青見他一頭汗，面色難看，知道他沒有沾什麼光，冷冷說道：「如尚，你言中何意？」

東凡和尚靠在了一張石椅上，目光炯炯的望著桑羽青，說道：「現在我們也不必說那麼多廢話，你如果一味逞強，自然是死路一條……」

桑羽青目射奇光，憤怒的望著他，東凡和尚由他的目光中，看出了他的心情，冷笑一聲，說道：「看你的神情，是要以生命來保有這柄『青光劍』了？」

桑羽青劍眉飛揚，冷冷的說道：「無恥的和尚！你居然還在做美夢，告訴你，就是把我桑羽青挫骨揚灰，也休想如願！」

東凡和尚霍然站了起來，指著桑羽青，怒道：「小輩！你爹爹還栽在我手中，你又有什麼了不起？難道拜了什麼曠世異人爲師，學了驚天動地的大本事？」

桑羽青冷然道：「你若有種與我過過招就知道了！」

東凡和尚嗤笑道：「可惜你不早說！現在我沒有心情傳授你了，我方說過，生死兩條路由你自選，你如果想活，便把『青光劍』遞出……」

一語未畢，桑羽青破口大罵道：「放你的清秋大屁！你說的比唱的還好聽，你如何不把腦袋伸過來，讓我的『青光劍』砍一劍？」

桑羽青這一番話，把東凡和尚氣得面色發白，半晌說不出一句話來。

錢木兒雖在困境，聽了桑羽青的話，也不禁竊笑不已，忖道：「桑羽青到底還是個孩子，說出來的話眞叫人好笑！」

東凡和尚與桑羽青目光相對，狠狠的對視了半天，他才強壓著怒氣說道：「娃娃，你如此頂撞我，眞個是胆大包天，你想一想，如果我要置你們於死地，其不是勢易如反掌？等到你們死後，『青光劍』不是仍舊落入我手？你又何必逞強丟了性命？」

桑羽青雪白的牙齒咬著嘴唇，緩緩說道：「你有什麼狠毒的方法，你就施出來看看吧！」

東凡和尚被他氣得有些無可奈何，半晌說不出話來。

桑羽青怒氣滿胸，也顧不得自身的安危，大聲的喝叱道：「你還不動手等什麼？」

東凡和尚向前走近了一步，沉聲道：「桑羽青！我給你最後一個機會，你如果一味逞強，可就是死無葬身之處了！」

桑羽青喝道：「有屁快放！」

東凡和尚的臉又被氣白了，他強自忍著，說道：「我知道那本圖解，已經落在了你的手中，你若是想活命，還是趁早告訴我的好。」

桑羽青心中詫異，忖道：「他是怎麼知道？待我試他一試！」

桑羽青想著，臉上故作憤慨之狀，說道：「和尚！你少來這一套！你若是敗在麥休士手下，圖解當在他手中！」

聽了桑羽青的話，東凡和尚的臉上，果有詫異之色，他皺著一双白眉，自語道：「果不出我所料……」

他想了一陣，抬目對桑羽青說道：「這麼說來更好辦了，等我收拾了麥休士之後，再來與你算賬！」

說罷轉身而去，走了兩步，又回轉了身說道：「當初傷你爹爹！實在是出於無奈，十五年後，我實在不願意再傷你了！你不要逼我如此，好好的想想吧！」

他話才說完，突然一個冷澀的聲音傳了過來：「老和尚！你好大的口氣！」

諸人不禁同時一驚，桑羽青已然聽出了是麥休士的聲音。

東凡和尚極快的轉過了身，沉聲道：「那位施主？」

話才說完，一個瘦長的影子，在昏暗的灯光下出現，正是麥休士，他穿著一件白色的長衫，就像一個幽靈似的。

他僵冷的面龐上，劃出了一絲古怪的笑容，說道：「老和尚，不認識我了麼？」

東凡和尚已經看清楚了，來的正是麥休士。

他撫掌大笑，說道：「哈哈！原來是麥施主，多年不見，我正要去找你，想不到你肯入墳來晤，眞是老僧的意外之喜呢！」

麥休士接口道：「好說！我就是聽說你要尋我，所以自動找了來，多年不晤，今日可以敍敍舊了！」

東凡和尚拉過了一把石椅，笑道：「老衲正有此意，施主坐下再談吧！」

麥休士緩緩的走了過來，坐在了東凡和尚的對面，二人相距約有五六尺遠。

東凡和尚笑道：「這幾日顯得忙亂了些，未能備茶，施主不要介意。」

麥休士冷笑了一笑，說道：「不必費心了！不知你尋我何事？」

東凡和尚陰險的笑了笑，說道：「麥施主，還是先說你的來意吧！」

麥休士向桑羽青這邊望了一眼，說道：「白姑娘也關在裡面麼？」

桑羽青及錢木兒聽了他的話，不禁同時一驚，錢木兒更是焦急，他衝向了圓孔，急道：「你……你把嬋妹怎麼樣了？」

東凡和尚頭也不回，含笑回著的對麥休士道：「她是我門下叛徒，我自有收拾她的辦法，麥施主又何必多問？」

錢木兒顯得更緊張了，大聲叫道：「一切事情由我而起，與她無關，有什麼手段對著我就行了！」

東凡和尚回過了頭，冷冷說道：「你現在再大包大攬已經晚了！」

說著又對麥休士道：「小輩們的事何必多談？」

麥休士道：「話非如此！桑羽青離船後，孽徒及白姑娘臥病，你竟趁我送孽徒上岸時，將白姑娘拐走，此事我總要問個明白！」

東凡和尚皺眉道：「麥施主！我不相信你來此是爲的查詢此地，若是單單爲了此事，恕老僧不奉陪了！」

麥休士點頭道：「也好，我們少時再談此事！桑羽青被你關了多久了？」

東凡和尚笑道：「我只是清理門戶，把孽徒關入，誰知昨天夜裡，桑羽青自己闖了進來，焉能怪得老僧？」

桑羽青氣不可耐，正要喝罵，麥休士的目光已經飄了過來。

他把桑羽青打量了一陣，含笑說道：「你沒有吃什麼苦頭吧？」

桑羽青强忍著怒氣，笑道：「我沒有什麼！」

麥休士一笑，又道：「青光劍還在身上，也難爲你了……」

他說到這裡，双目閃閃不定，稍停又道：「那麼那本圖解呢？」

此言一出，東凡和尚大爲驚訝，說道：「啊！圖解也在你身上？」

桑羽青怒道：「我不知道。」

麥休士冷冷一笑，說道：「如此看來！這老和尚什麼也沒看着，豈不是白白把你關了起來？」

東凡和尚這時發出了一聲怪笑道：「哈！我正弄不清那本圖解到底在那裡，想不到我幾乎錯過，麥施主，老僧對你一無所需，你還是趕快離開這裡，免得傷了多年的和氣！」

這時東凡和尚的態度大變，最初他以爲圖解在麥休士身上，所以才應付著他。」

聽了東凡和尚的話，麥休士却是連頭也不回，仍舊對桑羽青道：「孩子！你那一手果然高明，坐收漁翁之利，連我這塊老薑都被你愚弄了！」

桑羽青在這種情形下，也不必否認了，聞言只是冷笑不語。

麥休士繼續說道：「羽青，你不要把我看成和這個和尚一樣，我對你桑門至寶，並無覬覦之心，不過那本圖解落在我手，已然十餘年了，却是無法貫通，心中實在有些不服……」

他說到這裡，回頭望了東凡和尚一眼，接著說道：「我們二人不妨定個約章，只要將來能讓我持有圖解與劍譜一年，我可助你除去這個惡僧，並把你劍譜尋出來。」

麥休士說完了，桑羽青和東凡和尚都很憤怒，尤其是東凡和尚，氣得臉上變了色。

他强自忍著，冷笑道：「原來你在打這個如意算盤，麥施主，你把老僧看得太不中用了。」

桑羽青也說道：「麥老師，這是我與東凡和尚的事，不勞你費心！至於你所提的條件，更是不可接受了！」

麥休士大怒道：「凡事經我決定，不會更改，老和尚，你看著辦吧！……」

東凡和尚雖然很是憤怒，但是他仍不願意與麥休士衝突，極力的壓抑住自己的怒火，說道：「麥老師，此事拖了十餘年，已經成了我與桑家的私事，你最好還是不要插手！」

麥休士冷笑道：「和尚！你麥老師豈是這麼容易就打發出了？」

東凡和尚面色一沉，說道：「麥老師！你可不要敬酒不吃吃罰酒！」

他們二人四目相對，各有一股威風。

麥休士大爲震怒，他向後退了半步，双手套在了袖筒內，說道：「好！和尚，我倒要看看你有多大能耐！」

東凡和尚鐵青著臉，說道：「麥老師，我們都不是小孩子了，用不着這麼情急，讓我們到外面去解決吧！」

他們二人都是憤怒已極，各自相持，如同箭在弦上，一觸卽發。

麥休士盯視著東凡和尚，冷笑道：「你這個和尚詭計多端，我要是隨你出去，豈不是着了你的道兒？有什麼事就在此地解決吧！」

東凡和尚聞言怒不可遏，他似乎不太願意當著桑羽青的面與麥休士動手。

麥休士則好像打定了主意，他竟一屁股坐在了石椅上，双手盤在胸前，冷冷說道：「和尚，你說怎麼辦吧！」

他這種狂妄的神情，立時激怒了東凡和尚。

桑羽青及錢木兒陷身在石牢之內，心中焦急萬分，却是無可奈何。

桑羽青正想激他們到外面動手，好讓小猴兒進來設法救援，不料東凡和尚已經發作了。

這個高大的老和尚呸了一聲，厲聲道：「麥休士！你一再不聽開導，可怨不得老僧，只有把你斷送墳底了！」

麥休士仍是用著一慣冷澀的聲音說道：「和尚！你試試看！」

此時東凡和尚再也無法忍耐了，他大喝一聲：「老兒衲命來！」

只見他偌大的身子，如同一陣狂風似的，向麥休士猛撲過去！

他兩隻肥大的袖子，如同疾飛的兩隻巨蝶一般，向麥休士迎面擊去！

桑羽青及錢木兒不禁同時一驚，桑羽青忖道：「啊！這個和尚的功力……」

才想到這裡，便聽一聲長笑，在這陰暗的地府之中，盪漾不絕！

麥休士已隨著這聲長笑，飄出了一丈以外。

東凡和尚撲了個空，他並沒有追擊上去，立時把身子停住，怒道：「麥休士！老僧沒有這麼多的時間與你胡纏，你若是害怕硬戰，趁早離開此地！」

麥休士陰死陽活的說道：「你麥老師生性不喜屠夫或拚殺，奈何？」

東凡和尚的臉都氣得變了色，他知道口舌上是鬪不到麥休士，點頭道：「好的！隨便你！」

說完了這句話，身形做晃，以「彩鳳隨風」的招式，向前撲了過去！

桑羽青全神貫注，注意著東凡和尚的一舉一動，發現這個和尚一身內外功夫，已到極純之境，心中不禁暗暗吃驚，忖道：「不知我勝得過他否……」

這一次東凡和尚的身法更快，身才移動，已然到了麥休士身前！

但是麥休士比他更快，就東凡和尚双掌欲出之際，麥休士身子一轉，以「風車八轉」的身法，驀的向左側閃去！

他躲得好快！如同一條鬼影一般。

東凡和尚一聲怒喝：「我早防着了……」

他身子尚未站穩，大袖一擺，輳著麥休士的身形，猛然追了過去。

但是麥休士的身子向左一閃，早已滑出了五六尺，笑道：「我也防着了！」

這一次東凡和尚雖然十萬火急，出了奇招，仍然沒有遞上掌，不禁氣得大罵道：「匹夫！看你往那裡逃！」

當下按掌而上，麥休士仍是一味的躲閃。

這一僧一俗兩個奇人，在墳底石室之中，如同跑馬灯，來回的打轉。

這兩人都是快得出奇，霎時滿室坐風，加上他們都是寬袍大袖，只聽得「呼！呼！之聲，響個不停。

桑羽青及錢木兒不禁看花了眼，心中暗暗吃驚。

到現在爲止，二人還沒有正式交手，但是聲勢已然極爲驚人了！

桑羽青似乎也忘了自己的處境，扒住了石洞，看得發了怔。

這兩個老人正追得起勁時，東凡和尚突然把身子一挫，猛然停了下來。

麥休士也停了下來，奇道：「怎麼？你跑累了麼？」

東凡和尚憤怒的說道：「麥休士！我突然想到，我們勝負總該有個賞罰吧？」

麥休士笑道：「難爲你這麼細心，我如敗你手，立時就走，和尚你呢？」

東凡和尚發出了一聲啞笑，說道：「我如敗你手，立時將『星月劍譜』奉上！」

麥休士哈哈大笑道：「哈哈……好！和尚，我不怕你耍賴！」

這兩個老人，都非常自負，好似有著絕對的把握，可以把對方擊敗。

他們作了這個約定後，室中的空氣，又平添了幾分緊張。

東凡和尚緩緩向前移動，一双寒光閃閃的眼睛，盯著麥休士道：「這一次你可別亂跑！」

麥休士冷笑道：「那是我的事！」

才說到此，東凡和尚一聲長嘯，猛然撲擊，一双枯瘦的手掌，如同鷹爪一般，向麥休士的胸前及面門分別抓到，勇猛無比！」

這一次麥休士仍然沒有迎敵，他肩頭晃時，人又飄出了好幾尺。

東凡和尚大怒，叫道：「你一味閃躲，不敢迎敵，豈不負了你『天河劍』的俠號？」

麥休士只是冷笑不語，東凡和尚再次撲上，這次他在出掌前，以「開掌迎客」的招式，向麥休士的前胸猛擊過來！

他的招式快極，雄渾的掌力，帶起了一股强勁的風聲！

這一招眼看遞上，麥休士却不躲閃了，他也是右掌當胸，以「浪裡白條」的招式，猛然把右掌翻了出來，掌心外吐，急逾星火一般迎了上來！

東凡和尚一驚，他本不願這麼快就與麥休士對掌，可是料不到麥休士迎掌太快，再想換式已來不及。

他只好在自己的右掌上，又加了一成勁力。

這兩隻枯瘦的手掌才一接觸，便聽「砰！」的一聲大震，聲如裂帛。

二人同時向後退了兩步，東凡和尚面上有一層驚詫之色。

這一掌，彼此都試出了對方的功力，竟是不相上下。

東凡和尚怪笑道：「怪不得你這麼狂，天河劍在掌上居然還有這麼大功夫，眞是想不到。」

麥休士冷冷說道：「你這和尚居然是不虛有其表，眞是想不到！」

他反唇相譏，把東凡和尚又氣得發狂，大袖一揮，五指尖尖，向麥休士的面門抓到！

東凡和尚枯瘦的五指，爲同一把鋼勾也似，霎那遞到，二指一抬，便剜向麥休士的双目！

麥休士一聲輕笑：「好狠的和尚……」

他白頭向後一揚，躲開東凡和尚的五指，左臂微抬，掌心外吐，以雷霆萬鈞之勢，向東凡和尚的小腹擊到！

東凡和尚一掌落定，小腹之下力逾萬鈞，不禁大吃一驚，頓時把身子一挫，向後倒退了五六尺，才算躲過了這一險招。

他一直輕敵，却想不到麥休士在掌上，居然有這麼深的功力。

麥休士含笑說道：「和尚！方才嫌我閃躲，如今我一動手你就退，是怎麼回事了？」

東凡和尚被他說得面孔發紅，咬牙道：「老兒休狂！」

他這一次小心得多，身形未到，双掌已然翻出，以「双風貫耳」的招式，向麥休士的左右兩頰擊到！

這個老和尚在双掌上下了數十年的功夫，在他一生所遭遇的敵人中，幾乎沒有一個是他的敵手。

但是他今晚所遇到的，却是草野中的一住奇人，所以動輒得咎。

麥休士容他双掌已快擊到，身子猛然向下一矮，右掌急如閃電般遞出，二指相併，以「佛陀點灯」的招式，點向東凡和尚的「志堂穴」

這一招看來輕鬆平常，實際上指力驚人，離著老遠，東凡和尚便覺著動力侵人。

他身子向後猛一挫！閃開兩尺，麥休士二指點空，還來不及收招，東凡和尚右掌猛沉，二指尖尖，點向麥休士的頂門！

這二指之力，可眞是非同小可，麥休士便覺頂門發涼，那驚人的指力已然當頭壓下。

麥休士雖然不願意退，但是在這種情形下，却是無可奈何。

他身子閃向左側，左劈一環，食中二指，點向了東凡和尚的腰眼。

他們二人一動起手來，眞個是龍騰虎躍，好不驚人！

桑羽青及錢木兒，只覺滿室生風，人影如飛，他們二人都施展了全力，彼此絕不留情。

霎那之時，已是十餘招過去，二人就在方圓一丈以內，始終沒有出這個圈子。

東凡和尚體態高大，顯得比麥休士要高出一大截來，但是他的身手依舊靈活得像是狂風的一片飛雪，四下飛舞，不可捉摸。

但是麥休士的輕身功夫，顯然更要高上一籌。

他修長的身材，如同一個鬼魅的影子，飄飄浮浮，若有若無。

兩隻肥大的袖子，恰似一双疾飛的白蝶，隨著他靈活的身子四處打轉。

在這種情形一看，東凡和尚的輕身功夫，立時相形見拙，不過這之間的差距，只是極其微小的。

東凡和尚似乎也知道自己的輕功不如他，竟把身形放得更慢了。

他心中忖道：「我若是一味隨他打轉，只怕要上了他的當，不如來個以靜制動！」

才想到此，麥休士又如一陣狂風似的撲了過來，一隻右掌閃電般向東凡和尚胸前拍來！

這一掌來得神速無比，東凡和尚吃了一驚，他身子向後稍錯，翻起二指，欲擒麥休士的手腕。

不料麥休士這一招乃是虛招，就在東凡和尚的手腕才翻起時，麥休士突然收回右掌，左掌翻起，尖尖五指，向東凡和尚的右肩抓來！

這一招變化得電光火石，神妙莫測，等到東凡和尚警覺時，那五股强勁的指力，已然觸近了眉頭。

雖然手指還未遞上，東凡和尚已然覺得一股裂膚之痛。

他不禁大吃一驚，身子猛然向後一撑，躲開了麥休士的五指，爲了怕麥休士連環推進招，東凡和尚可不敢停，他足下用力，身子向右方竄出了五尺！

果然，在東凡和尚驚魂甫定之時，麥休士的右掌已連環拍出。

所幸東凡和尚已逃開了去，否則雖不至栽在這一招上，也很夠難堪的了。

東凡和尚驚怒交集，他搓著一双渾厚的手掌，面上現出獰笑，道：「麥休士！我眞是小看了你爪子上的功夫了！」

麥休士仍然是一張陰冷冷的臉，慢吞吞的說道：「我不像你們出家人，不知好生之德，每次

出手總是要點血昏的！」

東凡和尚被他氣得發出了一聲極難聽的笑聲，厲聲喝道：「我和尚素食已久，倒也願意見點血腥之物！」

一語甫畢，身進如風，右掌怒把東凡和尚的心窩抓去！

這一式名叫「雲龍探爪」，東凡和尚盛怒之下，使出了七八成掌力。

由於麥休士身法奇快，所以東凡和尚不敢把招式用得太老了。

他這招式才一遞出，麥休士不但不向旁閃，反而挺身迎了上來，不禁使東凡和尚一怔。

爲了防著麥休士有什麼詭詐的招式，東凡和尚連忙把速度減慢。

兩下眼看就要接觸到，麥休士猛然身子向後一揚，東凡和尚的双掌眼看就要遞上，却又送了個空。

就在這一霎那，麥休士双掌猛沉，十指十張，鋼勾一般，來擒東凡和尚的右腕。

東凡和尚只覺勁風當胸，銳不可當，正要抵拒，突覺小腹之前有一股突來的勁力。

原來麥休士除了双掌之外，右足也同時踢出，足尖緊繃，點向東凡和尚的「丹田穴」！

東凡和尚驚怒交集，大喝道：「我看你有多厲害……」

他身軀猛然一個大轉，已然閃出了七尺多遠，麥休士雖然連出奇招，仍然未能傷得東凡和尚分毫，心中不禁頗爲吃驚。

東凡和尚盛怒之下，一双大袖用力向後一甩，只聽得「忽嚕」一聲大響。

他双目圓睜，叫道：「老小子！你今天是死定了！」

麥休士冷笑道：「不必多說廢話，進招吧！」

於是東凡和尚又如一頭怒虎般衝了過去，這兩個老人再度激烈的打在一起了。

桑羽青在一旁看得清楚，麥休士的內力不如東凡和尚深厚，但是一身輕身功夫，已到爐火純青的地步。

麥休士深知自己的掌力不如東凡和尚，所以他一直處於被動地位，一再的激怒東凡和尚，然後以一身卓越的小巧功夫來對付他，並且伺機予以重擊。

桑羽青低聲對錢木兒道：「照這種情形下去，東凡和尚要吃虧呢！」

錢木兒搖了搖頭，說道：「不見得！這個和尚古怪得很，再二十招下來，如果不能取勝，他就會改變戰略的！」

二人處身在石室之內，除了觀戰外，竟是毫無可爲。

桑羽青雖然心中焦急，但也無可奈何。

這一霎那，東凡和尚與麥休士又是五六招過去，仍無勝負。

東凡和尚或許是要務太多，所以他顯得很是焦急，有速戰速決之意，下起招來，便是雷霆萬鈞之勢，又快又疾。

麥休士則顯得沉靜得多，與東凡和尚比較起來，心理上便佔了先機。

在東凡和尚一連串的急攻之下麥休士均能很輕鬆的應付過去。

看看又是三四招過去，東凡和尚一連急攻了十招，均未佔得絲毫的便宜。

他那能巨大的臉，立時漲成了血紅色，室內雖然燈光暗淡，仍然可以很清楚的看出來。

這個高大的和尚，變得更加的瘋狂和恐怖了。

他臉上已經滲下了汗水，巨大而發著白光的牙齒，緊緊咬著烏黑的嘴唇，一双圓睜的眼睛，閃閃的發出了可怖的光芒。

桑羽青心中暗暗吃驚，忖道：「東凡和尚竟是這麼猙獰的一付面貌！」

這時東凡和尚殺得性起，他大吼一聲，身法陡然加快！

一時之內，虎虎生風，他巨大的身子滿室飛舞，双掌發出的勁風，震得石牆不住的發出轟轟的聲響。

這時麥休士也把身形一改，除了身法加快外，又逼近了許多，不若方才那般若即若離的樣子。

這兩個江湖上一流的高手，這時才算動了眞章，只見衣光掌影，撲打翻飛，在這死氣沉沉的墳底，掀起了一場生死大戰！

這時桑羽青及錢木兒，已經完全被他們所吸引了，這是一場江湖中百年來難得的大戰，也是桑羽青及錢木兒生平初見。

東凡和尚招式之緊，令人不可置信，往往一霎那之時，連續投出四五招。

麥休士這時也改變了招式，一反方才閃躲之式，雖然在東凡和尚的掌隙之中左廻右避，但是進攻的招式也大爲增加。

室中立時充塞了一股緊張的空氣，這兩個老人都停止了鬪嘴和漫罵，彼此全心全意用在招式上。

東凡和尚掌大力沉，每一掌遞出便有千鈞之力，招招式式全是攻向麥休士的要害。

麥休士則施出了一套精絕的小巧點穴功夫，舉手投足，快得出奇，他那十個手指，無時無刻不向東凡和尚的重要穴道點撫！

但是東凡和尚掌力太大，方圓一丈之內全是勁力，麥休士在如此雄渾的掌力圈裡，不能盡性而爲，否則他那套絕妙的點穴法，恐怕東凡和尚要吃了大虧。

他們二人各有所長，一時之間殺得難分難解。

桑羽青忖道：「這樣看來，不是短時間可以結束的……」

方想到此，便聽錢木兒說道：「這樣下去，恐怕麥休士會佔優勢。」

桑羽青點頭道：「我也這麼想。」

錢木兒又接口道：「不過這種情形不會長，東凡和尚最是仔細，如果他一直不能佔優勢的話

，一定會有所改變……」

這時麥休士正好轉向東凡和尚背後，二指如電，指向東凡和尚的後「肩井穴」。

東凡和尚猛然轉身，巨大的右掌，以雷霆萬鈞之勢，向麥休士的二指抓來！

這一式倒是不出麥休士意料之外，在這電光火石的一霎那，已來不及思索，他丹田提氣，把一股銳不可當的指力加了上來，向東凡和尚的掌心點來。

眼看這兩股指力就要相觸，勝負也就在這一式上決定，東凡和尚一聲長笑，他身子一轉，整個側了過來，右掌閃電般翻起，抓向麥休士的面門！

同時左掌倏出，二指如鉗，便擒麥休士的腕子。

這一招兩式，變換得神鬼莫測，一霎之時，麥休士已然陷入危機！

麥休士大驚，知道自己上了當，躲是讓東凡和尚任何一指掃上，非死即傷。

在這種情況下，東凡和尚似乎已經贏定了！

但是就在他即將奏凱的一霎那，麥休士整個的身子倏然下沉，速度之快，簡直不可思議！

東凡和尚的奪命兩掌仍然落了空，忖道：「糟了！……」

一念未畢，胸腹之處，勁力如山，怒濤排浪的擁了過來！

東凡和尚臉上已變了色，由於方才一招志在必得，不免把招式用老了，想不到麥休士不但死中求活，並且還出了這等絕招！

在這種情況下，東凡和尚是萬難逃出麥休士的双掌了！

桑羽青急得大叫道：「留他一命！」

一語未畢，便聽東凡和尚大喝一聲，他那龐大的身軀，如同被狂風吹退的小舟一般，以不可思議的速度向後退開了去！

桑羽青及錢木兒以及麥休士都不禁大爲驚訝，原來方才的情形東凡和尚非死即傷，想不到他居然無恙而退，並且連他用的什麼身法都沒有看出來。

麥休士及東凡和尚的臉色都很難看，均都是驚怒交集，東凡和尚雖然沒有落敗，但是兩次危機，很顯然可以看出，他在拳脚上的功夫，比起麥休士來稍遜一著。

他獰笑了一聲，說道：「名不虛傳！我和尚能在你手下討教，實在是三生有幸！」

麥伏士冷冷說道：「和尚過謙了！」

東凡和尚鐵青著臉說道：「拳脚功夫已然領教，如果麥老師不急，我想請教你一下名滿江湖的麥門，天河劍法！

錢木兒聞言低聲說道：「怎麼樣？這個和尚果然另謀他圖了！」

桑羽青心中却道：「麥休士的「天河劍」法，也是名滿江湖，應該比拳脚上的功夫更精絕，莫非東凡和尚有什麼出奇制勝的把握不成？」

才想到這裡便聽麥休士冷笑道：「老和尚，我是有求必應的！」

一語甫畢肩頭微晃，只聽噹的一聲輕響，一道白溜溜的光華現出。

麥休士已然把天河劍撤出，他這柄「天河劍」雖然不能與桑羽青的，「青光劍」及葉劍瀛的，「藍松劍」相比，但也是數百年來，江湖中的一件奇兵。

他右手執劍，橫擱胸前「冷森森」的光華，映照著他毫無表情的面孔。

他冷冷的說道：「和尚！你用什麼來招架？」

東凡和尚嘿嘿的冷笑了兩聲，他大踏步走向佛桌之前，伸手取過了一隻巨大的木魚。

那隻木魚約有人頭般大，其下有一個長長的把手，漆著紅漆，看起來分量很重。

他右手則拿著那鼓木魚的把子，長約兩尺許，也是漆著紅漆。

東凡和尚在手中晃了一晃，說道：「老僧就以這吃飯的傢伙迎你幾招。」

那木魚任何人都可以看出，是由純鋼鑄成，東凡和尚提在手中，則如紙糊的一般，毫不費力。

麥休士心中暗驚，忖道：「他倒聰明，知道我的劍利，取出這大傢伙來……」

事實上麥休士最擔心的是，怕他木魚之內另有別的花樣，因爲這類奇特的兵器，往往有些暗器之類的機關，使人防不勝防。

麥休士白眉微皺，暗忖：「這和尚心狠手辣，此處又是如此晦暗，要想防他暗器眞非易事！……」

想到這裡，東凡和尚已獰笑道：「麥老師，恕我和尚有僭！」

他一語甫畢，右手鐵棍在木魚上猛然一擊，發出了一聲巨響。

這聲巨響，聽來沉濁，只見那木魚不是空心的，其中定有別物。

那聲難聽的聲音，在密封的石室之中，聽來特別刺耳，更有奪神之功。

這時麥休士眞正的有些緊張了。

東凡和尚已看出了麥休士的神情，他發出了一聲輕蔑的笑聲，說道：「怎麼？麥老師看不慣我這吃飯的傢伙麼？」

麥休士咬了咬牙說道：「和尚，進招吧！」

東凡和尚又是一聲輕笑，他身子一晃，已然撲了過來，頭下的木魚，以雷霆萬鈞之勢，向麥休士的頭頂，以泰山壓頂之勢砸了下來！

這一式之力，眞個是驚天動地，不可抵擋。

連麥休士這種人物，都不禁變了臉色，他極快的把身子旋轉出去，如同幽靈一般。

躲出了這一招，麥休士身形尚未站穩，身後「通！」的一聲大響，震得心神不定。

響聲才起，一股寒風，直逼身後，來得比電還快！

麥休士大吃一驚，來不及回頭觀望，再度躲開了去。

東凡和尚先聲奪人，接連進攻，麥休士一時慌了手脚，只有奔逃的分兒。

桑羽青及錢木兒都不禁爲麥休士捏一把汗。

桑羽青全神貫注，注意著東凡和尚的身法和招式，因爲他誓中要與東凡和尚作一次生死大戰。

東凡和尚攻勢奇猛，一霎之時，已然連進了五招，每一招都有石破天驚之勢。

麥休士雖然有些驚慌失措，但是仍然伏著絕頂的輕功，逃出東凡和尚的攻擊，而沒有受到毫髮之傷。

東凡和尚動手之際，狂笑著叫道：「麥老師，你只會逃麼？哈哈！……」

他那粗啞乾澀的聲音，在地室之中迂迴不已，聽來讓人有一種說不出的難受及恐懼！

麥休士白髮蓬鬆，牙齒緊咬，一言不發。

這五招下來，他雖然受了不少驚，但也漸漸的鎮定下來。

桑羽青見狀忖道：「麥休士必是藉著閃躲來摸東凡和尚的門路！」

他的推斷一些也不錯，由於一上來麥休士慌了手脚，他知道如果不這樣冷靜，只怕十招之內，便要折在東凡和尚手內。

所以他採取了與方才同樣的戰略，一味的閃躲，可是全心全意的在研究東凡和尚招數，尋找他最弱的一環。

這石室雖然巨大，可是像他們這樣動起手來，則顯得不夠寬敞了。

麥休士像一陣風似的，東西飄忽，快得不可捉摸，簡直不可相信，一個人的速度，居然能如此之快！

東凡和尚則緊追在後，猛殺猛打，如同丈二金剛一般，帶起了滿室寒風。

霎那之間，又是七八招過去，麥休士仍是一味奔逃，東凡和尚硬是追他不上。

錢木兒低聲對桑羽青道：「這和尚長力極足，只怕麥休士要吃虧了。」

桑羽青點點頭說道：「我也是這麼想，不知麥休士有沒有什麼出奇制勝的招式！」

這一段時間內，麥休士少說也轉了十幾個圈子，東凡和尚又急又怒，不由大聲的喝罵著。

麥休士則是毫不理會，對於東凡和尚的譏罵，充耳不聞。

又是兩三個圈子過去，連錢木兒都有些不耐煩，但是桑羽青却是星目揚輝，一臉的興奮之情，原來他已看出了東凡和尚的弱點，並且想到了一套尅制他的劍法。

這時東凡和尚緊追在後，正起急步，出乎他意料之外，麥休士身子頓，飛快的轉過了身子，手中長劍一揮「刷！」的一聲急響，白光閃閃，寒冷的劍鋒和黑夜霹靂一般，向東凡和尚的面門猛砍過來！

這一招神鬼莫測，東凡和尚不由大吃一驚，微一遲疑，那冷森森的劍鋒已然劈面而至。

東凡和尚大驚失色，來不及思索，左手的大木魚猛然向上一招，硬封麥休士的寶劍！

高手較技，勝負往往就在一招半式之內，這時麥休士反客爲主，已然住了先機，他焉肯放過

？

他右臂一震，劍身猛然向右滑去，同時挾著尖銳的破空之聲，向東凡和尚的右肩削去！

東凡和尚木魚尚未舉起，麥休士招式又改，一時不禁手忙脚亂。

在這種情況下，已容不他有絲毫的猶豫，東凡和尚整個身子，向左後方猛然一側，躲開劍鋒，緊接著向後縱開了去。

這一招雖被他讓過，但是他的位置早在麥休士的預料之中，第三劍接踵而至，以「長虹貫日」的招式，直投東凡和尚的胸腹！

這才是眞正的「天河劍」中的招式，也是麥休士反攻的第一手，方才兩招是騙敵用的。

東凡和尚的身子尚未站穩，麥休士的長劍，帶著龍吟之聲直抵胸前，好不驚人！

東凡和尚暗叫：「不好！……」

他左手的鐵棍，以十二萬分的速度攔了上來，只聽「噹！」的一聲大震，二人身子各向後退出了五六步，東凡和尚的臉色已經成了慘白色！

他臉上滲著汗水，低頭察看手中的鋼棍，已然有了一寸多深的缺口。

麥休士這一招仍未成功，他也迅速的退向一旁，左手二指輕輕的捏著劍尖，低頭察看。

白光耀眼，劍身在麥休士手中微微發顫，但是劍身完好，麥休士這才放了心。

東凡和尚拭了一下汗水，說道：「麥老師！你好厲害的連環三劍！」

麥休士冷然道：「其實只是一劍——天河劍第一式！」

東凡和尚蒼白的臉，不禁被他說得發燒，冷笑一聲，接道：「哼！第一劍便有此威力，我和尚眞算是開了眼界，還請你多露幾手才是！」

麥休士道：「和尚，你今天一定要痛痛快快的領教我的『天河劍』法！」

一旁觀戰的桑羽青，雖然暗幸東凡和尚不曾被麥休士殺死，但也爲麥休士感到婉惜，因爲方才乃是一個極難尋求制勝的機會，但是麥休士却未成功。

在桑羽青思忖之際，那邊已經再度動起手來，這一次動手的情形，比起以前來大不相同了。

只見麥休士右手執劍，左手捏著劍訣，如同風擺荷葉一般，飄飄而進，身法，架式極爲美觀。

桑羽青也是使劍之人，雖然並不會他本門的「星月劍法」，但却由一代奇人石塵子那裡，學來了一身高超絕倫的劍法。

這邊麥休士才一進招，桑羽青不禁暗暗點頭，心中忖道：「這麥休士果然名不虛傳，一身劍法却是驚人！」

想到這裡，便聽錢木兒道：「啊！他這套劍法眞是玄妙！」

那東凡和尚也不若先前那麼毛燥，他双目炯炯的注視著麥休士。

他決心在兵刃這一陣上，把麥休士折於他的木魚之下。

麥休士長劍如虹，分心就刺，劍身微顫，吟吟有聲，那閃亮的白光，映人髮眉，極是悸人！

東凡和尚可是一絲也不敢大意，他壯碩的身子，迅速的向後退出三尺，長劍落了空。

他不敢讓麥休士換招，左手鋼棍猛然揚起，以「投石問路」的招式，向麥休士的左脅刺到。

他棍重力沉，赫赫生風，這一刺之力，少說也有百十斤。

麥休士「雁蕩湖山」，身子一轉，飄然來到東凡和尚背後。

他長劍一掄，「善門大開」劍尖舞出到大一朵劍花，整個的向東凡和尚的後肩削來！

這一式威力極大，一片白光眼看就要落在東凡和尚的後肩上！

東凡和尚一聲大喝，他的身手，如同轉風車似的轉了過來，右手巨大的木魚猛向外翻，往麥休士的劍身上磕來！

這一招之力可是不小，麥休士自然不會讓他砸著，他閃電般的收回寶劍，「抱元守一」身子如同一株直樹，東凡和尚的木魚，由他身前落下，却不能傷他分毫。

東凡和尚欲搶先機，但是麥休士「展翅大鵬」，「天河劍」挾著一溜寒光，向東凡和尚的額頭刺來！

像這類高手較技，無論那一方搶出一招的先機，便有取勝的可能。

但是這一招之快，誰也搶他不着，因此形成了一招一遞的來往著，誰也搶不着機會連出兩招。

這一場生死大戰，打得好不激烈，麥休士天河劍法發出了十足的威力，只見一團的光籠罩著他，方前又後，倏右忽左，劍鋒所及，五丈之內全是威力！

東凡和尚的奇形兵器，一施展開來，眞個有石破驚天之威力，這兩條黑影，三樣兵刃，在石室之中，滿處飛走，好不驚人！

在這種情況下，誰也無法斷定彼此的勝負。

桑羽青及錢木兒都不禁看得呆痴了，忘記自己的處境，也忘記了一切發生的事，只是被這一場罕有的打鬪所吸引了。

這兩個老人出招極快，不過是半盞茶的時間，双方也交換了十招以上。

麥休士以絕頂的輕功，運用著那隻寶劍，眞如出海蛟龍，又似漫天長虹一般，發揮了他數十年劍術上的絕頂造詣。

他這套「天河劍」法，果然非同凡響，施展開來，不論低招高式，招招連貫，如同天河羣星，彼此關連，找不出一絲空隙和破綻來。

東凡和尚的招式則顯得奇特異常，他木魚及鋼棍交換而出，左右換式，很少同時擊出，不禁使桑羽青很感詫異。

時間一長，桑羽青略有所悟，忖道：「看情形東凡和尚反倒採了守勢，只怕他還有的招式，等著麥休士乏戰分心之時，就要施展出來……」

桑羽青的推斷果然不錯，那老和尚見麥休士輕功極佳，劍術精絕，自己若是沉不住氣，只怕就要折在他的劍下！

因此東凡和尚保存了實力，有幾招致命的奇招未畢施出，而伺機待發，一舉成功。

双方又是六七招過去，麥休士久戰無功，不禁有些焦急了，他大喝一聲，招式加緊，立時白光片片，劍影如山。

桑羽青心中暗驚，忖道：「糟！麥休士上了他的當了！」

果然，這是東凡和尚久候的機會，麥休士那邊招式加緊，他這邊却慢慢的把身形放慢。

由於長時間的鏖戰，東凡和尚雖然內力深厚，但是木魚上並沒有什麼出奇的招式，不免減少了警戒之心。

這時他那柄天河劍，猛風暴雨般的向東凡和尚劈來，東凡和尚立時顯得有些不支，招式也遲緩下來。

麥休士心中狂喜，嗤笑道：「和尚！你也不過如此！……」

一語未畢，「刷！刷！」兩劍劈了過來，東凡和尚左閃右避，面現恐慌。

麥休士大喜，劍式益發加緊，一旁觀戰的桑羽青却看出了皮漏。

他見東凡和尚，雖然形容慌張，但是足下步法穩着泰山，絲毫不亂，可惜麥休士却沒有注意到。

他一陣緊一陣的劍勢，逼得東凡和尚節節後退，一直退向了壁角。

麥休士趁乘急追，絕不放鬆這大好良機，在他的想像中，認爲這是取勝的最好機會了。

這時東凡和尚躲過了他一劍，門戶大開，麥休士大喜，劍身猛然帶回，喝道：「和尚注意！」

天河劍如經天長虹，挾著凌厲的破空之聲，向東凡和尚的心窩刺到！

兩下相隔不過六尺左右，東凡和尚大叫道：「啊呀！……」

他身子猛然向右一滑，雖然躲開了這一劍，但是手足大亂，顯得極爲驚慌。

麥休士冷笑一聲道：「和尚，認輸吧！」

他「天河劍」右刺，向東凡和尚的下腹挑到。

這時東凡和尚的處境，可說是險惡已極了。

但是他咬牙大喝一聲，身子好似用過了勁，拚命閃躲，雖然躲過了這一劍，却是無法平衡身子，整個的向左滑倒過來！

麥休士連連冷笑，他已經有了絕對取勝的把握，身子一挺，逼近了三尺，二人相距只有三尺了。

他並不想置東凡和尚於死，所以劍身一擺，發著奇光的劍尖，向東凡和尚大腿「白海穴」挑到！

這種情況下，東凡和尚是毫無閃躲的餘地了。

但是，麥休士寶劍才出，東凡和尚驀地一聲大喝，他下倒的身子，突然向後繃起，麥休士長劍落空，大驚失色。

就在這閃電般的一霎那，麥休士急風迎面，黑忽忽的鋼棍迎頭打下！

麥休士慌忙向右轉開，他却中了東凡和尚的計。

原來東凡和尚這一把乃是虛招，麥休士向右一閃，正好對著東凡和尚那張恐怖，狡黠的臉。

麥休士心知不好，暗叫：「完了！我栽了……」

一念未畢，東凡和尚双手齊出，右手木魚向麥休士頂門打到，左手鋼棍則向麥休士胸前猛戟過來！

這要命的兩招，把麥休士嚇得心胆俱碎，在這種情況下，已無選擇的餘地，他咬緊了牙，右手寶劍，猛然向那鋼棍磕去。

就在同時，他左掌貫足了勁力，推向了那隻急來的木魚！

兩下猛一接觸，只聽「噹——」的一聲大響，夾著麥休士的驚呼之聲，他已經被震退了五六步！

這一對招，麥休士可吃了大虧，他右手寶劍，雖然把東凡和尚的鋼棍削成一個大口，但是自己的虎口已被震裂，鮮血迸流，再也拿不住劍，「噹——」的一聲脆響，寶劍落了地。

但是最重要的是他左臂之創，由於他倉促迎敵，勁力未能運足，左手雖然迎擋住木魚，但是東凡和尚的千鈞之力已然傳過。

那一股不可抗拒的勁力，不但震得他左臂失了知覺，就連半個身子都酸麻不已。

但是萬幸，若非他有著極高的內力，和應急的招式，只怕這一招就完了。

東凡和尚顯然也受了重創，但是比起麥休士來是好得太多了。

這時麥休士面色鐵青，双目發直，他不但受了重創，連數十年的威名，也毀於一旦了。

東凡和尚並沒有趕盡殺絕，他冷笑一聲道：「麥老師，今天雖然敗我手，但你這身功夫也很可以了，按照方才的約定，請你即時離開此地，沒有你什麼事了。」

麥休士滿面含羞，點頭道：「好！只要你不死，我們總還有見面之時！」

東凡和尚狂笑道：「哈……麥老師，莫非要投名師學高藝？我和尚只要不死，等著你就是了。」

此時此境，麥休士只好任他奚落，他默默無言，彎身拾起了寶劍。

就在他起身之時，受了傷的右掌突然一揚，三點銀星，以雷霆萬鈞之勢，向東凡和尚射去。

他怒喝道：「和尚休狂……」

東凡和尚作夢也想不到，在這種情況下，麥休士居然還發暗器，驚慌之下，三點銀星已然抵至面門。

眼看東凡和尚就要喪身在這三枚暗器之下，突然一陣急嘯之聲，三片金光，由石孔之中穿出，不遲不緩，正好迎住那三點銀星，只聽「噹——」一聲脆響，麥休士所發的暗器，完全被這三片金光打飛。

東凡和尚嚇掉了半邊魂，却是絲毫未曾受傷。

原來是桑羽青，由石孔中，發出了三枚「半月錢」，救了東凡和尚一命。

滿室之人，無不驚詫萬分，麥休士也怒道：「桑羽青！你竟救了仇人一命！」

桑羽青很冷靜的說道：「麥老師，我桑羽青與他有十餘年的血仇，怎能容別人殺他？再說你老既然落敗，就該遵約而去，再發暗器，豈不失了你的身分？」

桑羽青這番話，把麥休士說得羞愧難當，他再也呆不下去了，狠狠的跺了一脚，說道：「好吧！這屋子裡的人，早晚都有一筆賬！」

說完這句話，很快的消失在甬道之中。

方才的情形，以麥休士這等一流高手，憤怒之中所發的暗器，居然能被桑羽青輕易破去，不禁使東凡和尚大爲驚吓。

他强笑了兩聲，對桑羽青道：「孩子！你果然是有心人？我和尚絕不辜負你，留著這條命領教你的『青光劍』。」

桑羽青冷冷說道：「和尚，事到如今，已沒什麼外人外事，『青光劍』及劍譜圖解都在我身上，你難道不敢與我一拚？」

聽了桑羽青的話，東凡和尚不由双目一閃，但即恢復原狀，說道：「你別急，我還有些外事，想妥之後自然會放你出來！」

他說著向前走了兩步，望了望那石孔一笑道：「青光劍雖是奇寶，但是削這萬年鐵石，恐怕也不是容易的事，就算你把石孔削開，牆中另有機關，又何必費這等事，還是省些力氣，等著與我拚命吧！」

說罷之後，搖搖晃晃的走了出去，消失在黑暗之中。

桑羽青氣得胸口發脹，怒罵道：「無恥的賊和尚！難道我就出不來麼？」

但是東凡和尚已然消失，不再理他。

錢木兒在旁說道：「羽青，不必操之過急，這個和尚的脾氣我深知，他平生多疑，又極謹慎，十餘年來一定利用了地勢，設了不少機關，我們還是不要妄動，不要弄巧成拙，到時就更爲難了。」

桑羽青劍眉緊鎖，說道：「難道我們就在此等死不成？」

錢木兒道：「你方才不該告訴他圖解在你身上，他現在一定是去打探實情，若是確定在你身上，那時他不擇手段，絕不會放你出去了。」

桑羽青覺得有理，說道：「這……這麼怎辦？」

錢木兒道：「在他回來以前，我們一定要設法出去，我看只有等小猴兒來了再說。」

桑羽青發急道：「他媽的！這個該死的猴兒，不知到那裡撞喪遊魂去了……」

還沒罵完，便聽小猴兒的聲音傳了過來，說道：「唷！師兄，我還不知道你居然這麼會罵人，幸虧我沒敢辦就誤，不然要被你罵成什麼分兒呢！」

桑羽青大喜，忙道：「小猴兒！你現在來了，就算你沒罪了！快想法子把我們弄出來。」

小猴兒閃了閃眼睛道：「說得倒簡單，誰叫你們不小心……」

桑羽青怒道：「你少在這風言風語，再嚕囌就給我滾！」

小猴兒吐了一下舌頭，他知道桑羽青此刻心情煩燥，忙道：「好！好！我想辦法！」

桑羽青一言不發，錢木兒道：「小兄弟，你可要小心……」

小猴兒望了他一眼，說道：「唷！你怎麼也關起來了？這個和尚眞狠心，像你這種好徒弟……」

他說到這裡，見桑羽青一双眼睛發出奇光，吓得他趕快停住了。

錢木兒也被小猴兒氣得說不出話來。

小猴兒圍著石室亂跑，錢木兒不禁爲他捏一把冷汗，可是桑羽青却知道，小猴兒是外粗內細。

由小猴兒的神態看去，他必受過高人指點，一付胸有成竹的樣子。

桑羽青實在忍耐不住，沉聲道：「小猴兒！不要再作怪了，若是東凡和尚回來，你吃得住他麼？」

小猴兒也知道這不是鬧著玩的，他答道：「師哥別急，我這就放你們出來！」

他說著轉入了一個暗角，不知他摸索什麼，不一會工夫，一片軋軋之聲，桑羽青所處之石壁，居然活動起來。

桑羽青及錢木兒不禁又驚又喜，錢木兒叫道：「這小子眞找出門路了！」

那消一刻工夫，桑羽青，錢木兒二人已然轉出了這間石室，來到大廳之中。

二人驚喜交集，小猴兒趕上前來，笑道：「師哥！怎麼樣？他這點能耐那瞞得過我……」

桑羽青搖手止住他的話，說道：「現在別說這些廢話，趕快找那本劍譜？」

小猴兒搖頭道：「那本劍譜他早帶出去了。」

桑羽青急道：「你怎麼知道？」

小猴兒道：「他方才出去的時候，我看見他放在懷裡的。」

桑羽青跺足道：「好吧！我就在這兒等著他。」

錢木兒搖頭道：「此處太危險，敵暗我明，還是出去再說。」

桑羽青却是不願再拖下去，想在此等候東凡和尚作一解決。

小猴兒笑道：「師哥別蹩扭了，外面有人等著你呢！」

桑羽青双目一閃，說道：「是誰？」

這時他心中想到了石塵子，忖道：「必定是師父來了。」

小猴兒却是神秘的一笑，說道：「你見了面就知道了。」

桑羽青越發認定是石塵子，因爲礙著錢木兒在旁不便多問。

當下三人沿著石梯，爬出了這座大墳。

桑羽青回頭望了這片大墳，罵道：「媽的！一個提督，死了以後還有這麼大的排場，眞不得人心。」

錢木兒問道：「我們現在到那裡去呢？」

小猴兒笑道：「隨我來！」

當下二人隨在小猴兒身後，在亂墳之中向外奔去。

有一個共同的念頭—在桑羽青及錢木兒的心中盤據著，那就是白嬋了。

自從聽了麥休士和東凡和尚的談話後，桑羽青及錢木兒便一直擔心著白嬋的安危。

可是他們都不說出，尤其是桑羽青—更不便表示出關懷之意。

二個人默默無言，在墳地之中如跳的奔馳著。

不一會的工夫，已然轉出了這片荒地，來到了一片小山之下，却顯得更荒涼了。

桑羽青忍不住，問道：「小猴兒！到底在那裡呀？」

小猴兒用手向前指了一下，說道：「就要到了！」

三人轉過小徑，果見一間小茅屋，隱隱透出灯光，黑夜之中，猶如一間鬼屋。

桑羽青忖道：「師父怎麼會到這裡來……」

一念未畢，已然來到近前，便聽一個蒼老的聲音傳了出來，說道：「是徐賢姪來了麼？」

那聲音聽來耳熟，却不是石塵子的聲音。

桑羽青心中詫異，忖道：「這會是誰？……」

小猴兒已然答應一聲，木門立時打開，燈光透出，一個年青的姑娘站在門首。

桑羽青不禁一怔，原來開門的竟是邵南燕！

邵南燕已然迎了上來，笑道：「小猴兒！你還眞有一手，這麼快就辦妥了。」

小猴兒笑道：「那是什麼話，我辦的事還會差？」

桑羽青也含笑說道：「邵姑娘，久違了！」

邵南燕嫣然一笑，說道：「桑兄你受驚了！」

桑羽青笑道：「不算什麼！謝謝姑娘關懷！」

錢木兒也在一旁發怔，桑羽青代爲引見，各自說了些仰慕的話。

這時那蒼老的聲音又傳了出來，說道：「燕兒呀！怎麼不請他們進來？」

邵南燕答應一聲，把桑羽青等讓入房內。

這時桑羽青已然想了起來，室內之人，必是那白髮婆婆羅英。進房之後，果然是羅英，靠坐在一張木椅上，含笑望著他們。

桑羽青知道，小猴兒這麼快能把自己救出來，必是受了羅英的指點。

羅英笑道：「羽青，我候你多時了。」

桑羽青躬身施禮，說道：「多謝婆婆搭救！」

羅英笑道：「不要說這些客套話了，大家坐下談。」

衆人分別落座，羅英說道：「羽青，你這一段時間內雖然屢遭奇險，可是都能應付，我最初不放心你，可是現在已知道，你的功夫是可與東凡和尚匹敵了！」

桑羽青到現在還弄不清羅英是什麼人物，聞言稱謝道：「多謝婆婆誇獎，不過……」

說到這裡，双目注著羅英，羅英笑道：「我知道你的想法，你盡可放心，我並無半點私心，覬覦你桑門至寶……」

他說到這裡，面有戚容，嘆了一口氣道：「唉——我與你父母均是至友，一度雖然有些誤會，可是彼此情同骨肉，只恨双方都是烈性，誰也不肯認錯，以至互不來往，否則也不至於……」

羅英的臉上，有著濃厚的悲傷之情，想起了往事，桑羽青更是肝腸欲斷。

但是他强忍著，苦笑道：「這也是命運，好在此事就可結束了。」

羅英點點頭，說道：「我所以把你找來，讓東凡和尚多活一刻，爲的是要打探白姑娘的下落？」

錢木兒聞言急道：「她……她怎麼樣了？」

羅英道：「她並沒有什麼危險，不過據我所知，東凡和尚並沒有把她囚在此處，所以必需要找到她，否則把東凡和尚殺了，白姑娘的下落也就找不到了。」

桑羽青道：「幸虧婆婆提醒，方才我本想和東凡和尚作一死戰，若是眞殺了他，白姑娘豈不糟糕了？」

錢木兒更是情急，立時站了起來道：「我們趕快去找她！」

羅英站了起來，走到門首，推開了門，衆人跟了出來，她指向左方道：「方才東凡和尚由此而去，燕兒曾跟了他一程，却把他跟丟了！」

第一八章　荒野孤燈　有奇人隱居　守株待兔　不速客現形

桑羽青等，隨著她的手勢向左方望去，只見荒寂的山邊，有一條小徑直通後山，寒風吹得林木陣陣呼嘯，很是淒冷。

錢木兒双眉緊皺，罵道：「這個該死的和尚，居然到處都有落脚的地方！」

桑羽青也是惦記著白嬋的安危，對邵南燕說道：「邵姑娘，你跟他到什麼地方？怎麼會跟丟了？莫非他發現妳跟踪他不成？」

他一連串的問著，邵南燕閃著明亮的大眼睛，望了他一眼，說道：「你以爲我怎麼差勁，跟個人都不會跟？」

桑羽青被她說得面上一紅，忙道：「姑娘莫誤會，我的意思是……是……」

他「是」了半天也沒有說上來，邵南燕笑著說道：「好了，我告訴你吧！那東凡和尚生性多疑，雖然是曠野荒郊，也怕行藏敗露，所以處處小心，我那知道他那一肚子的鬼，竟被他三轉兩轉轉沒有了！」

錢木兒皺眉道：「他既然在這一帶消失，嬋妹必然被他囚在附近，眞不知道他把嬋妹囚起來是何用意？」

沉默了半天的小猴兒突然說道：「誰是嬋妹呀？」

一句話問的錢木兒俊臉發紅，桑羽青瞪了小猴兒一眼，說道：「就是白姑嬋呀！」

他們研究著東凡和尚的去處，毫無所得，羅英在一旁笑道：「你們眞是聰明一世，糊塗一時，桑羽青脫險出來，東凡和尚並不知道，他必然還要回到石墳之處，你們派一人守在那裡不就成了？」

一言提醒了衆人，桑羽青笑道：「我們眞是糊塗了，多謝婆婆指點！」

當下三人立時便要趕回去，羅英笑道：「東凡和尚還有些時候才會回去，你們也不必急在一時，你們還是到室內歇歇，喝杯茶再去不遲。」

桑羽青搖頭道：「多謝婆婆，東凡和尚詭詐多變，若是錯過了他的形踪，再想找他就費事了。」

錢木兒也接著說道：「他心狠手辣，如果發現我們逃走，恐怕要把這股怒氣，發在嬋姑娘身上。」

羅英點點頭，說道：「也好！你們早些去吧！我們在這邊尋訪，如果有了東凡和尚的下落，我會叫燕兒去通知你們的。」

當下三人稱謝而去，錢木兒道：「這個老婆婆是誰？」

桑羽青搖了搖頭，說道：「到現在我還不知道她是什麼人物，想必是先父母的朋友，小猴兒，她可與你說什麼來著？」

小猴兒搖頭道：「沒有！她只告訴我，你們被東凡和尚囚在了墳中，並且告訴我機關的位置。」

桑羽青奇道：「糟了，這個老婆婆好似對東凡和尚的行蹤摸得清清楚楚的……」

三人談了一陣，也談不出什麼頭緒來，桑羽青道：「不必管她，照她日前的情形看來是友非敵，既使她有什麼深心也顧不得了，反正事情已經快解決了。」

在這個淒寒冷清的夜晚，三個年少奇人，以一身卓越的輕身功夫，在荒源的野地裡奔馳著，速度快得驚人。

雪雖然已經停了多時，但是奇寒如舊，地上的積雪也沒有溶化，凍得非常堅硬。

三人飛奔其上，沒有發出一絲聲音，寒風嗖嗖，吹動著他們寬大的衣袖，發出了「噗噗」的聲響。

整個的夜靜得如同死去一般，桑羽青的心情，也不像以往那麼激動了，因爲事情已經趨於簡單，只等著與東凡和尚一戰了。

十餘年的宿仇，一年多的苦訪，眼前就可以得到報贖，所以桑羽青的心中，有一種很輕快的感覺。

雖然未來的一場大戰是艱苦的，可是桑羽青有著十足的信心，他可以把東凡和尚斃於掌下。也就是由於這種信念，所以此刻的他，心情很是愉快，不像以前那麼憂鬱寡歡了。

三人行縱如風，但是仍不時借著樹木掩飾行藏，那消片刻工夫，已經到了那座大墳的附近。四下靜蕩蕩的，三人方才離開這座大墳，如今又匆匆的趕回來，前後不過是一盞茶的時間，可以斷定的是，東凡和尚還沒有回來。

當時尋了一座荒涼的小墳，這座墳的四周，種滿了短短的青松，甚是茂密。

桑羽青用衣袖掃去了石階上的凌雪，說道：「此處最好，我們坐下等他吧！」

三人併肩坐了下來，桑羽青坐在二人之間，由松樹的空隙中望出去，正好望見那大墳的入口之處。

寒風陣陣，吹在身上如同刀割一般，小猴兒縮了一下頸子，低聲道：「媽的！多天好似過不完了！」

桑羽青對錢木兒道：「少時東凡和尚現身之後，我們便輟著他，如果找到了白姑娘的所在，你們趕快救她出來，速到羅英那裡。」

錢木兒道：「那麼你呢？」

桑羽青冷冷說道：「剩下的就是我的事了，我不願意任何人插手！」

小猴兒在旁接口道：「師哥，我呢？」

桑羽青道：「你也是一樣，我先告訴你，到時候你若是多事，可別怪我給你難看！」

小猴兒吐了一下舌頭，望著錢木兒說道：「好厲害！」

錢木兒一笑說道：「好吧！就這麼辦？」

至此，桑羽青已經明白的表示了他的心意，錢木兒的心中也安定下來。

三人靜坐了一陣，桑羽青突然問小猴兒道：「小猴兒！這麼多天你跑到什麼地方去了？」

小猴兒神秘的笑了笑，說道：「說來話長，以後我自會告訴你。」

桑羽青哼了一聲道：「哼！你與那小道姑到底搞什麼鬼？……」

話未說完，小猴兒已發急道：「師哥！告訴你人家早還俗了，你還叫人家小道姑……」

桑羽青不禁笑了，說道：「你這小子不辭而行，這筆賬還沒有算呢！」

小猴兒一笑不語，桑羽青實在弄不清他與小道姑是怎麼回事，但是碍著錢木兒，不好深問。

由於被囚在石墳之中一天一夜，桑羽青及錢木兒都顯得疲勞不堪，尤其是錢木兒，他傷後初癒，在寒風的吹拂下，顯得有些不可支持。

桑羽青看在眼內，便道：「現在沒有事，你不妨調息一下。」

錢木兒搖搖頭，說道：「我不妨事。」

小猴兒道：「我看你們兩個都休息吧！反正這裡這麼空曠，有人來絕對逃不過我的眼睛的。」

桑羽青一想也對，便道：「好吧！反正是等，也不必這麼枯坐著。」

當下與錢木兒二人閉目垂手，調息起來。

桑羽青心事不定，久久不能入定，腦中一直想著如何對付東凡和尚。

好半晌，桑羽青才漸漸靜下來，突覺小猴兒輕輕的碰了他一下，連忙睜開了眼睛。

錢木兒也醒了過來，只見遙遠的雪地裡，有一個黑影緩緩的向這邊移動。

由於相隔尚遠，天色又暗，所以看不清來的是否東凡和尚。

那人的身法很慢，比普通人走路快不了多少，桑羽青道：「是東凡和尚麼？」

錢木兒極目望了一下，說道：「現在還看不出來，我想是他，否則除了他還會有什麼人往這邊來呢？」

他們三双眼睛，都盯在那人的身上，只見他時隱時現，不時掩飾著行藏。

桑羽青頗爲詫異，說道：「若是東凡和尚回來，他爲何要一路掩飾著行踪呢？」

小猴兒接口道：「我看八成兒不是他！」

那黑影在遠處突然停了下來，向四下不住的張望著。

錢木兒說道：「如果不是東凡和尚，又會是誰呢？」

桑羽青心中感到詫異，忖道：「麥休士受挫而去，葉劍瀛重傷未癒，莫非又有什麼外人參與此事不成？」

那人一直站在遠處，好似在沉思一般，不禁使桑羽青等人更有些不解了。

小猴兒低聲的說道：「這裡亂墳連亘，不要是個鬼吧——」

他話未說完，桑羽青及錢木兒都不禁瞪了他一眼，小猴兒只好把沒說完的話嚥了回去。

錢木兒接口道：「反正他是要向這邊來的，我們等著他便了。」

大約過了有半盞茶的時間，那人才再次開始向前走來，這一次的速度比方才要快了一些。

桑羽青低聲的囑咐道：「不管來人爲誰，我們不要妄動，在此靜觀動靜！」

小猴兒及錢木兒都輕聲的答應著，不一會的工夫，那人已來到十餘丈外。

他停了下來，桑羽青及錢木兒都不禁大爲驚奇。原來那人正是去而復返的麥休士！

桑羽青心中很是憤怒，忖道：「這個老兒眞是言而無信，居然還沒有死心，難道他還有什麼詭計不成？……」

想到這裡，便聽錢木兒低聲道：「少時他若是跟在東凡和尚後面怎麼辦？」

小猴兒接口道：「沒關係！由我去解決他好了。」

說著便要起身，被桑羽青一把按住了肩頭，低聲道：「不可妄動！」

小猴兒道：「我也不與他動手，只把他引開就是了。」

桑羽青壓低著嗓子說道：「憑你的輕功還辦不到，還是在這裡等著吧！少時若是他跟踪東凡和尚，我們只好跟在他後面了。」

當下三人沉默下來，望見麥休士在一塊大碑石之後，坐了下來。

桑羽青心中忖道：「這一次麥休士暗中下手，想必是相當毒辣了。」

麥休士顯然沒有注意到他們，他双膝彎曲，貼在自己的胸口，坐在了墓碑後的石階上。

四下是一片寧靜和寒冷，遠處的林木，被寒風吹颳出一陣陣的呼嘯之聲，除此之外，毫無別的聲息。

東凡和尚一去不回，桑羽青等了半天，不禁有些沉不住氣了，若不是碍著有麥休士在旁，他眞想到墳底去探視一下。

大約又是一盞茶的時間過去，莫說桑羽青等，就是麥休士顯得有些不耐煩了。

但是他並沒有移動身形，只是不住的引頸觀望，顯然他是怕暴露自己的位置。

桑羽青正在急不可耐的當兒，突然發覺遠處有一條黑影，箭也似的射了過來，立時精神大振。

這時其他的人，也發覺了這條疾來的黑影，他們也紛紛提高了警覺，注視著那條黑影。

那黑影的速度神速無比，遠遠看來，如同一個大黑球，在雪地上滾動著。

桑羽青心中忖道：「來的人想必是東凡和尚無疑了！」

那黑影在荒郊野墳之中，如同一個鬼魅，每一移動，便是五六丈遠，直向這座大墳撲來。

須臾，那人已經來到近前，雖然相隔還有十餘丈遠，他是桑羽青得經看出了，來人果然是東凡和尚。

他停在了大墳之前，吁了一口氣，用衣袖探拭著臉，他自語道：「這一次總沒有什麼外人來

干擾我了吧！」

說到這裡，他把足下的浮雪拂掃了一下，然後單手掀開了那巨大的石板，很快的下去了。

桑羽青忖道：「當他發現我們已然逃脫，不知怎麼吃驚呢！」

正思忖間，突見麥休士猛一長身，如同一片飛葉一般，落在了東凡和尚入墳之處！

桑羽青心中一驚，忖道：「他要作什麼？」

只見麥休士把石板拉開一線，很快的丟了一樣東西進去，然後極快的移動了兩大塊巨石，壓在了那大墳入口處的石板上。

桑羽青都不禁一怔，但是繼而一想，立時朗白過來，桑羽青不禁吃了一驚，忖道：「啊！莫非麥休士放了毒？」

雖然這是一個坐收漁人之利的好機會，但是桑羽青十五年的苦練，爲的就是要手刃仇人，所以他絕不容麥休士或任何人取了東凡和尚的性命。

桑羽青欲待長身而出，但是錢木兒却極快的把他拉住，他知道桑羽青的心意，低聲說道：「東凡和尚不止一個出口，讓麥休士在這裡做夢吧！」

桑羽青被他一言提醒，不禁暗罵自己糊塗，幸虧沒有衝出，否則反而把東凡和尚驚動了。

這時錢木兒又低聲說道：「麥休士丟下毒物之後，東凡和尚想快就要出來，我們還是換一下地方……」

桑羽青也想到了這一點，於是三人繞過了藏身的這座小墳，向後繞去，撲向了大墳的右後側。

他們三人輕得像是三片飛葉，很快的藏好了身，這時他們的位置，可以看到這座大墳的全面，但是麥休士却望不見他們。

只見麥休士一付胸有成竹的樣子，坐在石板之上，顯得很悠閒，好似他斷定了東凡和尚必死無疑。

桑羽青心中很是憤怒，忖道：「麥休士並不知我們逃了出來，他隨意下毒，連我們的生命也毫不顧忌，如此看來也是自私惡毒之人……」

如果不是有更重要的事，桑羽青眞想出面會他一會。

正思忖間，突覺錢木兒碰了他一下，桑羽青双目急忙向墳地掃去，只見距麥休士十餘丈之後，有一塊石板慢慢的掀起。

桑羽青忖道：「他果然有不少通路……」

想到這裡，東凡和尚的半個身子已然出來了。

東凡和尚的嘴上，蒙了一塊白巾，顯然是爲了防毒而爲，他閃亮的眼睛向前打量，當他發現了下毒之人是麥休士時，好似有些感到意外。

他輕輕的爬出了來，双手輕輕的撫摸著胸腹之處，好似有些不舒服。

桑羽青忖道：「看樣子東凡和尚已經吸入一些毒氣了。」

東凡和尚在胸腹之間揉撫了一陣，然後輕輕的向前移動，他的一双眸子，閃出了悸人的寒光。

他毫無顧忌的向前走去，走出了大約三四丈，麥休士突然發覺了。

他極快的轉過了身子，目光所及，望見了東凡和尚，不禁使他大爲驚恐。

東凡和尚冷冷的說道：「無恥老兒，你就是靠這些手段在江湖中成名的麼？」

麥休士一時又羞又急，並且還顯著無比的驚慌，他愕然的說道：「你……你由何處來？」

東凡和尚不答他的話，冷笑連連的說道：「好個無恥的匹夫！在石室之中，我遵守約定，才放了你一條狗命，想不到你居然這麼不知死活，你焉知我還會饒你狗命？」

麥休士羞愧交遲，喝道：「禿驢！你以爲我麥休士就這麼容易打發麼？」

東凡和尚狂笑道：「哈哈！手下敗將，居然還敢這麼張狂！你有什麼不好打發？若不是我和尚手下慈悲，早打發你到西天去了！」

他說著，把蒙在嘴上的白巾取了下來，接著說道：「可笑你空有虛名，竟然使出這等下三濫的手段，却不知你佛爺是何等人物，豈會著了你的道兒？」

麥休士被東凡和尚一連串的笑落，惡罵，早已是惱羞成怒，大叫道：「禿驢！少來這一套！你是什麼出身難道我不知道？勝比王侯敗此賊，待老夫送你上西天，有什麼寃枉你去找如來佛吧！」

他說著双掌一掄就要撲來，東凡和尚却搖手止住了，他冷冷說道：「匹夫，現在不是你發號施令的時候，時候到了我自會送你登天，現在告訴我，你回來作甚？」

麥休士已被他氣得說不出話來，半晌才道：「一來取回劍譜，二來要你納命！」

東凡和尚一聲長笑，說道：「哈！你眞會作夢！我問你，桑羽青他們到那裡去了？」

麥休士微微一怔，說道：「怎麼？他們跑掉了麼？」

東凡和尚用著極爲嚴厲的聲音說道：「麥休士！你少給我來這一套，你若是不把桑羽青的下落告訴我，看我不把你腦漿打出來！」

他這番話，直把麥休士氣得幾乎吐血，雖然心中對東凡和尚有些畏忌，但也萬萬不能忍受。

麥休士狂叫道：「罷了！罷了！我麥休士眞算遇見了狂人，好和尚，我們今天不死不休！」

他一語甫畢，反手在肩頭一拍，「嗆」的一聲脆響，龍吟過處，「天河劍」已然撤到手中。

他橫劍當胸，用著氣得發抖的聲音說道：「來！來！來！……和尚，把你的能耐拿出來，我麥休士情願送死！」

雖然是黑暗之中，東凡和尚仍然一直在觀察著麥休士的面色，他冷冷說道：「你不用這麼急著拚命，我最後對你忠告一次，若是你說出桑羽青的所在，我絕不爲難你！」

麥休士怒道：「和尚你少假慈悲！桑羽青等人的下落與我無關，你又在施什麼詭計？」

東凡和尚仍然不死心，接道：「麥休士，今日的大計難道你還沒有看明白麼？莫說我和尚這一關你過不去，就算我和尚退出，就桑羽青也不是你抵得過的！」

麥休士怒到極點，無法控制，他大喝道：「賊和尚納命來……」

隨著這聲大喝，一道銀光爲長河下洩一般，向東凡和尚劈頭砍到！

東凡和尚身子一轉，已然閃開了七八尺遠，大喝道：「麥休士！你可要想清楚！若是你把桑羽青的下落告訴我，我事成之後，不會忘記你，需知我和尚是最重信義的，否則你白白送了一條性命，豈不是毫不值得？」

麥休士被他的話氣得混身發抖，叫道：「看劍……」

天河劍以雷霆萬鈞之勢，分心就刺，黑暗中一道銀光，直抵東凡和尚胸前！

東凡和尚不禁大爲憤怒，再次閃躲開去，厲聲喝道：「麥休士！你可要想明白……」

一言未畢，麥休士第三劍又如旋風一般追了過來，斗大的劍花，向東凡和尚的腦門削到。

這一劍聲勢驚人，東凡和尚大怒，他再度閃開，長臂一晃，由袖筒內撒出了那根擊木魚的棍子來。

他雪白的牙齒咬著嘴唇，恨恨說道：「好！既然你執意求死，我也省得再費口舌，這一次不會留情了！」

話才說完，麥休士的第四劍又撲面而來，削的東凡和尚的右肩。

東凡和尚一聲怒喝：「好匹夫！」

的肩頭一晃，麥休士長劍落空，東凡和尚斜裡跨步，右手鐵棍以泰山壓頂之勢，向麥休士的頂門砸了過來！

這一式勁大力沉，呼嘯而來，好不驚人。

麥休士被逼得退了出去，還來不及緩手，東凡和尚已然搖身而追，右手鐵棍以「巧點梅花」的招式，向麥休士的左臂點到！

就在同時，他左手二指，以同樣的速度，迸出了一股無比的勁力，向麥休士的「天突穴」同時點來！

他這左右二式，都有石破天驚之力，同時出手，快速無倫！

桑羽青忖道：「這一次東凡和尚眞是不留情了……」

麥休士在奇招攻擊之下，他倏然双臂一振，整個身上突然向上拔起，足有二丈多高！

東凡和尚兩招落空，桑羽青等不禁也同時感到驚訝了，因爲高手較技，如果不是特殊情況，像這等高拔之勢，是極爲不利的。

果然，東凡和尚是認爲這是一個良機，他仰頭而望，看著麥休士的身子下降。

像麥休士這樣，爲了躲避一招，而拔起了這麼高，任何人都認爲是不智之舉。

他身在半空，如同一隻巨鳥一般，四肢大開，襯著他蓬鬆的白髮，看來極是美觀。

說時遲那時快，麥休士的身子，已經力盡下降，東凡和尚擦拳磨掌，待機而動。

這時麥休士的身子，已然降離地面只有七八丈了，東凡和尚一聲獰笑，揉身而進。

桑羽青等人不禁替麥休士捏了一把汗，眼看著東凡和尚就要起招，突然之間，他又慌忙的向後退來！

只見東凡和尚進得快，退得更快，他突然之間，向後退開了一丈多遠！

原來在麥休士落下之時，早已防到東凡和尚趁勝急進，所以他在半空，徒然揚袖！

東凡和尚當是他要發放什麼惡毒的暗器，所以立時退下。

不料麥休士乃是虛式，東凡和尚急退之下，身子尚未站穩，麥休士二次揚掌，連聲怪笑。

這一次他才眞發出了暗器，只見三點銀星，成三角形，一上二下，分別向東凡和尚的前額及双肩打坐！

那三點銀星，在疾風之下，劃出了破空之聲，極快的襲了過去，速度快得驚人。

東凡和尚萬料不到，竟會受了他的騙，白白放過了一個大好機會，正憤怒間，三點銀星已經撲面而至！

他怒喝一聲，左掌向起猛一揚，但聽「呼！」的一聲大響，那三枚暗器，早已被他一掌劈飛！

在這一霎那之間，麥休士早已搖劍而上，寒光閃閃的天河劍，顫出了一陣陣龍吟之聲，直奔東凡和尚的前胸。

這兩個老人，第二次動起手來，比方才還要猛烈，各自展開了一身所學，打得難分難解。

由於地勢開曠，所以他們作戰的範圍也拉得很大，有時一分好幾丈，但是都能很快的再會合上。

二人時分時聚，打得天昏地暗，麥休士「天河劍」法盡數施展，只見劍如繁星，層層密密，有著拆不完的奇招，比起方才室中之戰迥然不同。

桑羽青心中忖道：「難怪他不服氣，原來他方才未能盡量施展！」

東凡和尚手中雖然多了那座木魚，但是手上的鐵棍，却以各種不同的武器來進攻。

有時遞招如劍，威風凜凜，有時如判官筆，輕巧靈活，有時又如匕首，寸寸殺機，眞個是千變萬化，令人不可思議。

至此，桑羽青不禁深深的感覺到，要戰勝東凡和尚，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不過一盞茶的時間，他們双方已經交換了數十招，彼此誰也沒有毫髮之傷，双方的武器也始終沒有接觸過，非但如此，誰也沒有說過一個字。

他們都萬分的小心，因爲在這場劇烈的戰爭中，只要稍不小心，就會爲自己帶來殺身之禍！

時間一長，桑羽青不禁有些不耐煩了，依他的本意早想衝出去，與東凡和尚作一死戰！

可是爲了要探聽「星月劍譜」及白嬋的下落，不得不隱忍著。

雖然十幾年都等過了，但是現在却覺得有些急不可待。

小猴兒也是早不耐煩了，若不是有桑羽青在旁，他不可能如此安靜的。只有錢木兒默默無聲，一双明亮的眼睛，注視著他們的打鬪，他的臉上也沒一絲表情，有時打鬪得最劇烈時，他也會情不自禁的咬著嘴唇，好似深深的被吸引住了。

足足有半個更次過去，他們的招式不但未見緩慢，反而越來越快了。

桑羽青焦急異常，暗恨麥休士中途插手，他忖道：「像這類高手較技，有時會數日才有結果，難道我們就在這裡等著？」

但除此之外，又沒有別的辦法。

東凡和尚久戰之後，似乎也有些不耐煩了。

他不時的向後張望，好似有要緊的事情待辦，並且不時的查看天色。

默戰了良久之後，東凡和尚突然開聲了，他粗啞的聲音叫道：「我沒這麼多時間給你窮泡，還是把你打發了事！」

麥休士滿頭白髮早已蓬鬆下來，但是他的表情是激動的，他用著嘶啞的聲音答道：「有本事就使出來吧……」

一語甫畢，「刷！」的一劍向東凡和尚的面門砍到，金風撲面，好不驚人！

東凡和尚一聲怒吼：「好！你注意了……」

他躲過了麥休士這一劍，手中鐵棍一緊，招式立時大改。

東凡和尚原本是大門大戶，現在招式一改，居然使出一套小巧的功夫，那節鐵棍也就完全成了一隻判官筆了。

麥休士發出了一聲長笑道：「哈！斑門弄斧乎？」

他寶劍一緊，劍勢更利！

桑羽青等，生平就沒見過比這再猛烈的打鬪了，所以他們知道，半個時辰之內，必定有一方倒下。

不過就目前的情況來看，誰也不敢說是那一方得勝，但是可以斷定的事，失敗的一方，絕不會像上一次一樣，僅是皮肉之傷了。

東凡和尚高大的身子，好似縮小了很多，只見他在麥休士的掌風劍隙之中，方前又後，倏左忽右，手中一節鐵棍，以各種不同的招式，分別點向麥休士全身各大穴道！

片刻工夫之後，麥休士不禁有些慌張了，因爲他的劍勢再猛，也不能把東凡和尚逼退分毫！

東凡和尚似乎不怕死一般，大多數的招式，他只是搖身躲過，而不退讓，所以在動力的速度上，便佔了先機。

麥休士心中暗驚，忖道：「不好！我的劍路已經被他摸熟了，非要改變不可！……」

念頭尚未轉完，東凡和尚鐵棍夾著破空之聲，已然向他左肩「肩井穴」點到，其快如電！

雖然棍頭離著肩膀還有老遠，但是麥休士已經感覺到一股强烈的勁風，壓迫而來，心中不禁大驚。

他肩頭微晃，手中長劍向回一帶，一片寒光向東凡和尚面門削到！

東凡和尚似乎已經料到了這一招，當他的寶劍才向後帶時，東凡和尚早已移宮換步，來到麥休士身後，双掌齊出，棍頭與左手二指，同時向麥休士的腰眼點到！

桑羽青等一驚，忖道：「麥休士不敵了！……」

一念未畢，麥休士劍身一震，直如天河下墜，以雷電之速，向東凡和尚的双腕斬到！

這一式變化得既神速又凌厲，若不是在劍術上有種爐火純青的功夫，不可能使出這一招。

但是高手動死，勝負決定於分秒之間，也就是武家所謂的「先機」。

東凡和尚於改變招式之際，已然搶著了先機，所以任麥休士再快，已經搶不回來了。

因之，他這奇妙的一招才出，東凡和尚身勢又改，他右臂高抬，烏亮的棍頭，猛然搗向麥休士的前胸。

就在同一時間，他左手二指，向麥休士的双眼剜到！

麥休士一連兩招未曾遞出，便知事情不妙，身子慌不迭的向後猛退，振長劍舞起一片劍光，護著前身！

但是東凡和尚比他還快，斜裡搶步，鐵棍猛然一揮，大喝一聲：「去吧！」

只聽「卡！」的一聲大響，緊接著一聲慘叫，他一棍打在了麥休士的右肩上。

這一棍之力，把麥休士的肩胛骨全打碎了，長劍脫手，整個身子倒在了雪地中，口中噴出的鮮血，染紅了一大片！

桑羽青等不禁大驚，差點沒有叫出聲來。

但是麥休士並未昏死過去，他睜著一双大眼，强提著氣，說道：「禿！……驢！……殺了我……吧……」

說到這裡，已經痛得說不出話來，頭貼著冰寒的雪地，不住的喘息。

東凡和尚陰沉的笑了起來，說道：「這眞是『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獄無門自來投』，我和尚先前倒有放你之意，你自己來尋死，怨我沒有出家人了！」

麥休士啐了一口道：「呸！你……你……休想折辱我！」

東凡和尚冷笑道：「哼！我折辱你則甚？我自己還有要緊的事，你如果告訴我實話，我就饒了你的殘生，否則……哼！……」

他連連的冷笑著，把鐵棍抵到了麥休士的胸前，用力的向下壓了壓，麥休士的全身，不禁痛得顫抖起來。

桑羽青不禁怒髮衝冠，欲待出面，因爲他絕不容東凡和尚把麥休士置於死地！

但是錢木兒却把他拉住，湊在他耳旁道：「且慢，有人會管！」

桑羽青很詫異，遊目四望，一片黑暗，並未發現什麼人物，心中納悶，又不便追問。

爲了防備萬一桑羽青右手摸出了三枚「半月錢」，準備在東凡和尚下殺手時放出。

東凡和尚冷醒的聲音又傳了過來：「告訴我，桑羽青往何處去了？」

麥休士咬牙道：「我不知道！」

東凡和尚双目射出了凶光，喝道：「你不告訴我，難道我就找不著他們麼？麥休士，你一身功夫得來不易，難道願意死在這荒墳之中？」

麥休士喘息道：「動手吧？……我敗卽是死！」

東凡和尚双眉一揚，提起了鐵棍，叫道：「好！我就超度你吧！……」

他說著擧起鐵棍，就要向麥休士頭頂打下，桑羽青大驚，正欲施放暗器，但是有人比他更快，只見對面黑暗之中，一線白光，向東凡和尚面門擊來，眞個比流星還快！

東凡和尚一驚之下，已然來到面前，他左掌翻起，接在手中，毫不停留，身如巨鳥一般飛去，口中喝道：「什麼人？……」

只見他龐大的身形，在亂墳之中一陣急奔，但是什麼也沒找到。

東凡和尚顯然很吃驚，他又回到了麥休士身旁，打開左掌，桑羽青等不禁大爲吃驚了。

原來方才的暗器，以速度和勁力看來，絕非普通暗器，但是東凡和尚手中的，却是一個紙團！

更令人驚異的是，東凡和尚的右掌心，禁然流了血，顯然是被紙團擊傷。

固然在江湖中，折葉爲鏢的功夫，有很多高手都辦得到，就是桑羽青也有這等功夫，但是像東凡和尚這等人物，是絕不會受傷的，如今他左掌受傷，足見那發紙團的人，武功之高不可思議了。

東凡和尚也知道來了高人，他把紙團打開，白紙之上有幾行大字，他很快的看清楚了，立時收在懷中。

他冷笑著對麥休士道：「好了，有人爲你講情，我就留你半條命，以後可莫亂管閒事了！」

他說著，把鐵棍放入了袖筒中，身形一晃，如飛而去。

桑羽青此時也顧不得照顧麥休士，正要急追，耳旁突聽一個細微的聲音說道：「留下小猴兒與我照顧麥休士，你們二人追去吧！」

三人聞言都不禁大爲驚喜，因爲此人乃是用「千里傳音」之法，必是江湖中一流的人物了。

當時桑羽青對小猴兒道：「你留在此，天亮時我們在羅婆婆那裡相會！」

說罷與錢木兒飛快的追了下去，小猴兒雖然不願留下，却也無可奈何。

且說東凡和尚急急的向小山奔去，桑羽青及錢木兒離著他有十餘丈，緊隨在後。

桑羽青不知道自己桑門的「星月劍譜」，是否被東凡和尚帶在身上，但是他可以斷定的是，劍譜已不會在那大墳之中了。

東凡和尚顯得行色匆匆，他一邊跑著，不時的把懷中的紙條拿出來看，顯然他對那未露面的奇人，有著很大的顧忌。

桑羽青心中忖道：「是什麼人居然能把東凡和尚吓退？難道是羅英？她的武功不可能比東凡和尚高呀！」

一陣急奔下來，已然來到了羅英所居小茅屋的岔已處，昏黃的燈光遠遠傳來，看得非常清楚。

東凡和尚停了下來，望著那燈光發怔，桑羽青及錢木兒也連忙尋地藏好。

他張望了一陣，用著粗啞的嗓子自語道：「難道這個老婆子眞要淌混水不成？」

桑羽青心中一動，忖道：「如此看來，東凡和尚早就知道羅英在附近了！」

東凡和尚自語了一陣，然後向左拐去，他的速度突然加快了。

桑羽青等連忙追上，他們不敢追得太緊，好在天色雖暗，雪地上觀察東凡和尚的行踪倒也容易，同時他們二人四隻眼睛絕不會把他跟丟了。

由這時開始，東凡和尚突然東轉西拐，有時轉了兩三個圈又回到了原地。

他這奇怪的動作，不禁使桑羽青及錢木兒大是不解，不知他在攜什麼鬼！

片刻之後，桑羽青不禁恍然大悟，忖道：「啊！這個和尚眞是詭計多端，原來他是防著有人跟踪他，莫怪乎命邵南燕被他甩掉了！」

東凡和尚時前時後，這一帶地勢本就詭密，加上東凡和尚身形又快，有好幾次桑羽青等都幾乎被他騙過。

他在這一塊地方轉了足有半盞茶的時間，這才繼續向前。

錢木兒湊在桑羽青耳旁，輕聲說道：「好狡滑的和尚！」

桑羽青點頭不語，一双俊目緊緊盯在東凡和尚的身上，他心中忖道：「從現在起，我絕不會離開我的仇人了！」

東凡和尚很快的奔上了這座小山。

這是一條未經開闢的小徑，大概是附近樵子走出來的一條小路。

由於連日風雪，這條路顯得極爲滑膩難行，可是這三個江湖奇人，行走起來，如履平地一般。

東凡和尚的行藏顯得更爲神秘了，有時他竟會莫明其妙的，在一顆樹後躲上半天，然後再繼續行走。

有好幾次，桑羽青及錢木兒差點上了他的當，而把行藏暴露。

看到這種情形，桑羽青心中忖道：「想必他隱藏白姑娘和劍譜的地方就要到了。」

但是桑羽青却想不透，東凡和尚爲何要把白嬋囚禁起來？

這時已經快翻上這座小山頂了，這一帶樹木較爲茂密，被皚皚的白雪所遮蓋，行動其間，很

容易被人看出。

所以桑羽青及錢木兒把距離放遠了，依然可以很清楚的看見東凡和尚的行動，他們自己也加倍的小心，謹防被東凡和尚看見。

東凡和尚很快的翻上了山頂，桑羽青及錢木兒已然散開，分左右兩方，借著大樹遮掩身形，緩緩的向上移動。

等到東凡和尚，已經翻下了山坡，桑羽青才開始上山，另一邊的錢木兒則比桑羽青快些，他已經快翻到山頂了。

桑羽青翻上了山頂之後，舉目四望，竟然不見東凡和尚的踪影連錢木兒也不見了，不禁吃了一驚。

他連忙尋找錢木兒，見他正隱身在一株大樹之後，他望著桑羽青，用手指向左下方微指了指。

桑羽青的目光隨他望去，見左右方，竟是一條很寬的大雪溝，一直向下延伸。

看到這種情形，桑羽青不禁吃了一驚，暗忖：「這賊和尚怎麼由這裡下去了？」

他們靜等了片刻，不見有別的動靜，這才閃身出來，會合在一處。

錢木兒低聲說道：「他由這裡下去了！」

桑羽青點點頭，低聲道：「我們跟不下去，注意行藏！」

當時桑羽青在前，錢木兒在後，二人魚貫而下。

這一條大雪溝極深，積滿了冰雪，行走其上，很是艱難。

東凡和尚的行踪山徑看不見了，好在就是這麼一條大雪溝，並無別的岔路，不愁尋他不著。

桑羽青提氣輕身在，堅冰之上緩緩而行，那些積雪都凍在一處，表面極是光滑，若是輕功不佳的人，連寸步都難行走。

以桑羽青及錢木兒這等身手，仍然要緩緩而行，主要是因爲大溝的地勢是傾斜，稍不留心就要滑倒。

在這種情況下，桑羽青不相信東凡和尚能比他強到那裡去。

因爲在他十五年的苦練中，曾經被石塵子携往長白山頂，苦練輕功和劍法。

這條大溝一直向下延伸，積雪有一半之深，桑羽青及錢木兒行走其間，恰好露一個頭在外面，由遠處看去，只見兩個頭向下滑行。

他們二人滑了一陣，大溝已到盡頭，却發現一排石階，一直向下通去。

桑羽青吁了一口氣道：「唔——東凡和尚能耐眞大，居然在這裡動了這麼大的工程！」

錢木兒接口道：「這個和尚天性古怪多疑，他這一輩子好像一直不停的弄這些花樣，光是我們天水總舵，就不知道有多少機關呢！」

桑羽青搖搖頭，接口道：「眞是個險訝的人物！」

他們沿著滿是冰雪的石階走下來，地勢越來越偏，似乎是兩山之間的一條墜道，令人懷疑前面是否有路可走。

東凡和尚的行跡沒有再出現過，桑羽青壓低了聲音問錢木兒道：「你可是看準了他這條路下來？」

錢木兒肯定的說道：「不會錯，我親眼看他走下來的。」

等到走盡了這一排石階之後，來到一塊平地，桑羽青及錢木兒突然發現眼前有燈光閃亮，不禁吃了一驚。

他們連忙把身形穩好，桑羽青心中忖道：「怪了！方才在上面怎麼一點燈光也看不見？……」

他思忖著，順著燈光去打量，只見緊靠著楚地之處，有一間小茅亭子，其間掛了一盞昏黃不明的風燈。

那座小亭四大皆空，只擺了兩張椅子，東凡和尚側坐在一張椅子上，另一張椅子，果然坐著白嬋！

桑羽青及錢木兒都不禁很是興奮，因爲他們證實了白嬋完好無恙。

兩下相隔約有三四丈遠，他們可以很清楚的看出，白嬋秀眉微蹙，双目緊閉，但是在她身上，又看不出什麼傷跡來。

東凡和尚面對著白嬋，冷笑連連的說道：「嬋兒，妳怎麼不說呀？」

白嬋這才把眼睛睜開了一線，虛弱的說道：「我沒有什麼好說！」

東凡和尚冷笑道：「哼！妳這個姑娘也太不懂事了！我如此的愛護妳，收養妳長大，傳了妳一身功夫，想不到妳爲了桑羽青居然背叛了我……」

錢木兒及桑羽青聽了這些話，都感到很不舒服，尤其是錢木兒。

白嬋双目圓圓睜，打斷了他的話，說道：「誰說我爲了桑羽青？」

東凡和尚緊問道：「那麼妳是爲了錢木兒這個奴才？」

白嬋垂下了眼睛，半晌不語，錢木兒則感到一股莫大的喜悅，忖道：「她還是眞心愛我的！……」

東凡和尚微微一笑說道：「好吧！有什麼話妳就好好的跟我談談，妳到底是爲了什麼？」

白嬋双目睜開，奇光外射，她用著發顫的聲音說道：「和尚！你以爲我不知道？」

東凡和尚面色一變，緊問道：「妳知道什麼？」

白嬋臉色煞白，双目奇亮，說道：「你是我的仇人，你以爲我不知道麼？和尚，有了這個理由，我不但要反你，並且還要殺你呢！」

她語氣充滿了憤恨，双目似要射出火來。

桑羽青心中忖道：「果然她沒有騙我，她與東凡和尚也是有著血海深仇的！」

聽了白嬋的話，東凡和尚不禁愕然不語，顯得驚詫異常，半晌才道：「好！既然妳知道了，那便是死路一條，憑妳這點能耐，難道還想報仇不成？」

白嬋咬緊了牙齒，狠狠說道：「但求要你狗命，生死不計！」

東凡和尚聞言霍然狂笑起來，他狂野的笑聲，響遍了整個的山谷！

他這一聲突來的狂笑，靜夜荒郊，響遍了整個的山谷，聽來極是恐怖。

白嬋双目睜睜的望著他，一言不發，她已經被一團怒火所燃燒著，一點也不顯得恐懼。

東凡和尚笑著說道：「黃毛丫頭，居然還想要我的命？哈哈……」

不知道是什麼事情使他如此好笑，竟然是一笑不止，桑羽青及錢木兒胸中不禁燃起了一團怒火。

東凡和尚笑罷之後，双目落在了白嬋的臉上，用一種奇異的目光望著她。

當白嬋接觸到他的目光時不禁打了一個冷顫，她彷彿意識到這個和尚的心意了。

東凡和尚奸笑著說道：「想當時收養妳的時候，妳是個乳臭未乾的毛孫子，這些年來，把妳養成了一朵鮮花，成了江湖中第一美人，若是就這麼殺了妳，豈不是太可惜了？」

白嬋目中閃出了恐懼，她緊接著說道：「快動手吧！姑娘不在乎……」

東凡和尚微笑著說道：「我就要動手了！」

他說著，伸出了巨大的手掌，在白嬋的臉龐，輕輕的撫摸著。

白嬋目中迸出了淚，瘋狂的大叫道：「你……你要作什麼？……」

看到這種情形，桑羽青及錢木兒不禁熱血沸騰，他們幾乎要同時衝了出去，但是就在這時，東凡和尚的手收了回來，他們不約而同的又把身子按了下來。

最初他們奇怪，白嬋爲何不抵擋，甚至毫不閃躲，繼之一想立時明白過來，忖道：「啊！原來她已經被點了軟穴！」

白嬋早已羞得淚流滿面，她羞憤萬分，用著顫抖的聲音說道：「你……你這出家人，眞是禽獸不如，你……你這大年紀……」

白嬋又羞又急，又怕，以至於連話都說不清楚，由於東凡和尚與她近在咫尺，桑羽青若是現身，怕他傷害了白嬋，只好待機而動，心中憤恨萬分。

東凡和尚目中射出了從來未有的慾火，微笑著說道：「姑娘！不是妳叫我動手的麼？妳知道我這個出家人是不吃素的，哈哈……」

說著又縱聲大笑起來，其聲恐怖，令人心悸。

白嬋已經吓傻了，只是破口罵著：「你這禽獸！……禽獸……」

東凡和尚接著說道：「我已多時不開葷，現在正好結這段緣，姑娘，妳別看我年紀大，錢木兒及桑羽青都比不上我呢……哈哈……」

說著又淫穢的笑起來，那聲音傳入人耳，令人陣陣發寒。

桑羽青及錢木兒萬料不到，東凡和尚竟要在這裡，對白嬋逞獸慾，心中的怒火簡直不可言諭。

東凡和尚又接著說道：「我早就準備與妳完成這件好事，不過我沒想到我們會在此野合，哈哈，這倒別有一番風味！」

聽了他這些話，白嬋已吓得心胆俱碎，可憐她被點了穴道，絲毫動彈不得，這時驚吓過度，竟連聲音都發不出來了。

東凡和尚色迷迷的望著她，半晌才道：「眞美！唉！這也是天意該我和尚享受這等艷福！」他說著，双手突出，「刷！」的一聲脆響，已然把白嬋上衣撕開，露出了雪白的身子，東凡和尚一双巨掌，整個抓住了她的前胸！

白嬋「啊！」的一聲慘叫，立時昏厥過去。

東凡和尚正在恣意的揉撫，一片急促的破空之聲，向他腦後飛了過來，同時聽得兩聲震耳的大喝：「淫賊敢爾？」

東凡和尚大驚，一手挾起了白嬋，身子一轉，大片暗器落了空。

他一掌把懸著的風灯擊滅，四下立時一片黑暗。

施放暗器的，自然是桑羽青及錢木兒二人。

他們二人暴怒之下，武器全然出了手，桑羽青「青光劍」在左，錢木兒一双短劍在右，各以最快的速度，向東凡和尚刺去！

東凡和尚慌不迭的跳出七八尺，這才看清了是桑羽青及錢木兒，他大笑道：「哈……我正要尋你們，怎麼？你們吃醋了！……」

話未說完錢木兒双劍又遞了過去，桑羽青也是順劍而上，向東凡和尚心窩刺到！

東凡和尚又極快的閃開了，錢木兒瘋狂般的追著，破口大罵：「你這人面獸心的畜牲，無恥的禿驢！……」

桑羽青却把招式放慢了，喝道：「木兒小心！仔細傷著白姑娘！」

錢木兒早已失去了理智，拚命遞招，東凡和尚大喝道：「你再蠻來，我立時把白嬋處死！」一言喝醒了錢木兒，他緊站在東凡和尚的右側，双目似要凸出來，不停的罵道：「你這喪盡天良的禿賊……」

東凡和尚却是出奇的冷靜，他等到錢木兒住嘴不罵時，才說道：「我正要找你們，你們來得倒好，雖然撞散了我的好事，好在我並不急在一時，先與你們談談吧！」

桑羽青强忍著憤怒，沉聲道：「東凡和尚！不論你爲善爲惡，你也總是江湖中的頭號人物，今以出家人的身份，挾一身武技，曠野荒郊，竟要對自己的女弟子作出這種事來，就算你不顧世道人心，難道就不怕干鬼神之怒麼？」

桑羽青這一番話，把東凡和尚說得很是難堪，他略爲沉默，奸笑道：「我徐京生是半路出家

，不信成佛之說！再說出家人也是人，你們既玩得她，難道我就玩不得麼？」

聽了他的話，桑羽青及錢木兒氣得幾乎吐血，東凡和尚緊接著又說道：「你們要我不沾她也可以！」

桑羽青及錢木兒幾乎是同時問道：「你待如何？」

東凡和尚一笑道：「你若是聰明人，一想也就明白了，我十五年來辛辛苦苦爲的是什麼？」

桑羽青咬緊了牙題，說道：「你是說要我的劍譜圖交換白姑娘？」

東凡和尚笑道：「說對了一半，再要加上你的『青光劍』！」

桑羽青臉色一變，沉靜下來，東凡和尚笑道：「你想想吧！只要你把這兩件東西取來，我立時釋放白嬋……」

說到這裡，目光飄在錢木兒身上，接著說道：「就連錢木兒這個孽徒，我也一併放過，以後若是再被你找著，那就是以後的事了。」

沉默了半晌，桑羽青道：「圖解未曾帶在身上，你可願等候？」

東凡和尚笑道：「不要來這一套，就算劍譜圖解不在你身上，『青光劍』總在你手上，也罷！你就把『青光劍』留下好了。

桑羽青面色鐵青，額角也冒出了汗，狠狠說道：「我眞是沒見過，世上還有比你無恥之人……」

東凡和尚打斷了他的話，沉聲道：「桑羽青，事情由你決定，我不勉强，若是你在此辱罵我和尚，恕我不奉陪了！」

錢木兒忍無不忍，喝道：「淫賊！你到天涯我也放不過你！」

東凡和尚面色一沉，叱道：「孽障！你也敢在我面前放肆？白嬋早非完璧，我作師父的不過用你的剩水而已！」

一句說得錢木兒羞憤難言，因爲他與白嬋早已經有了不可告人的關係。

在這種情形下，兩個年青人四目相對，却想不出解決的辦法。

東凡和尚反倒有了理，催促道：「快些！我和尚可沒這多時間陪你們！」

白嬋在他臂裡昏迷不醒，她長髮披散，上身赤裸，桑羽青及錢木兒趕緊把目光移開心中感覺到非常難受。

桑羽青沉聲道：「東凡和尚！整個的事情與白姑娘毫無糾葛，你爲何要如此對她？」

東凡和尚瞪目道：「少說這些廢話！快拿主意吧！」

桑羽青心中忖道：「在這種情況下，我也顧不得白姑娘了，再說東凡和尚也未必會下手殺她！」

這時桑羽青已拿定了主意，冷冷說道：「和尚！你把我看得太軟了！我桑門十五年的血海深仇豈會任你逍遙？白姑娘與我非親非故，生死與我無關，你愛怎麼辦就怎麼辦吧！」

東凡和尚詭計未逞，不禁臉上變了色，剛要開口，桑羽青已叱道：「和尚納命來！」

他身進如風，掌中「青光劍」劃破寒風，夾著輕顫的龍吟之聲，向東凡和尚的額頭砍到！

這一劍輕巧靈活，極具威力，東凡和尚慌忙向後閃過，大叫道：「你以爲我眞不敢殺她麼？……」

一語未畢，錢木兒一双短劍由後猛撲過來，刺向東凡和尚的背脊。

他口中大喝道：「好！你殺呀！」

那一双精光閃閃的短劍，已然抵達東凡和尚背後，劍風凌厲，銳不可當。

東凡和尚大怒，虛揮一掌把身子帶開，怒叫道：「錢木兒！你也敢！……」

這時桑羽青第二劍又遞到，東凡和尚只覺青光耀眼，對於桑羽青這口「青光劍」，他先天有一種畏懼之感。

東凡和尚一聲冷笑，身子一擺，竟把左手挾著的白嬋，向桑羽青的「青光劍」迎了上來！

桑羽青大驚，急忙一震腕子，把發出去的把式，又硬收了回來。

東凡和尚一聲長笑道：「哈！你是怕她死！」

隨著這句話，他身如狂風一般撲了過來，右手二指，以極快的速度，向桑羽青的「太陽穴」點到！

桑羽青晃身讓開，正要進招，錢木兒又撲了過來，一双利劍向東凡和尚的右脅刺到。

由於桑羽青的劍術凌厲，怕誤傷了白嬋及錢木兒，只好暫時不動。

這時東凡和尚很輕易的躲開了錢木兒的双劍，桑羽青大聲叫道：「木兒！你且退下，讓我來對付他！」

錢木兒悍然叫道：「你退下！由我來！」

桑羽青急得空自跺脚，在這種情況下，他無法盡性施展，只好等待在側，不時的來上致命的幾招。

東凡和尚自然不把錢木兒放在眼中，何況他手中挾著白嬋，危急時可以白嬋遮擋。

錢木兒及桑羽青投鼠忌器，無形中吃了大虧，但是他們招式仍然很猛烈，東凡和尚若是想抽身一走，也是不容易的事。

一盞茶的時間過去，東凡和尚活躍在三柄寶劍之中，絲毫未受創傷。

桑羽青空有一身武技，却是無法施展，因爲錢木兒急怒之下，只是瘋狂的進招，絲毫不顧別人，有好幾次桑羽青幾乎誤傷了他，也幾乎被他誤傷。

在這種情形下，桑羽青更不敢隨意進招了。

他只是不時的提醒錢木兒，不可誤傷了白嬋，或在錢木兒危急時，投出一兩劍。

東凡和尚有持無恐，益發顯得張狂了，他挾著白嬋，口中不時出些汚言，或作些惡形的動作，把錢木兒幾乎氣瘋了。

桑羽青則顯得很冷靜，忖道：「這樣下去不是辦法，總要把白姑娘搶救過來才行，可是……」

他思忖著，很快的有了主意，立時把「青光劍」入了鞘，大叫道：「木兒！你聽我說！」

錢木兒已經殺紅了眼，桑羽青一連大叫了好幾聲，錢木兒才答應一聲，但是他猛烈的招式，仍然不住的加向東凡和尚身上。

桑羽青大叫道：「木兒！少時我空手進招，你且退在一旁，伺機動手，不可蠻來，知道麼？」

錢木兒只顧廝殺，隨口答應著，桑羽青劍眉一揚，提高了聲音道：「木兒！你這樣廝殺毫無結果，還不把招式慢下來？」

錢木兒被他這一連串的大喝，這才冷靜了一些，把招式放緩，叫道：「你快進招吧！防著他跑了！」

東凡和尚好似胸有成竹，聞言啐道：「呸！我尋你們還來不及，豈會逃跑？」

這時錢木兒已把招式鬆了下來，桑羽青双掌一揮，飛龍一般撲來。

這個年青的奇俠，要以一套絕妙的掌法，把白嬋由東凡和尚的手中搶過來！

只見桑羽青揉身而進，一双虎掌前後交錯，左掌半開，右掌手伸，閃電般遞出。

當他手臂快要伸直之時，左掌突開，以「雷霆爪」的功夫！向東凡和尚的頭門抓到！

而右掌也在同時伸開，五指大分，以「散花指」的功夫，拂向東凡和尚的左肩！

這左右兩招，全是石塵子的親傳功夫，桑羽青這裡才一出招，便有一種不同凡響的聲勢。

東凡和尚的臉色也隨著改變，他閃電般向後退去，愕然道：「你這功夫是誰傳授的？」

錢木兒雖然知道桑羽青的武功比自己要高，但是却沒料到，桑羽青禁有這一身出奇的武技，不禁又驚又喜。

桑羽青冷冷的說道：「傳我武功的人，憑你還不夠資格問！」

東凡和尚發出了一陣陰冷的笑聲，說道：「哼哼！小子，想不到你竟學會了這麼一身功夫，我倒眞把你看低了！」

桑羽青喝斷了他的話，叱道：「如果沒有這身功夫，又焉能取得你的狗命？」

東凡和尚面色陰沉，點頭道：「好得很！桑雲從有子如此，連我也覺得很高興！」

提起桑雲從，桑羽青心中猶如刀刺一般，他雪白的牙齒咬著嘴唇，說道：「當初你造的孽，今日到了清償的時候了。」

說完了這句話，他身形一搖，一双虎掌挾千鈞之力，向東凡和尚拍來。

這時東凡和尚的神情與先前大不相同，因爲他由桑羽青的掌法中，悟出了一個極端厲害的人物！

他一面閃躲，一面思忖道：「看他的掌路，好似石塵子的『玄凝掌』……」

想到這裡，一陣心寒，桑羽青的左掌又向前胸遞到，隔著老遠，便有一股寒冷之氣逼來。

東凡和尚大驚失色，這一掌更肯定了他的想法！

他忖道：「……這老怪物數十年前走火入魔，早已困死在長白山中，數十年來並無他的傳人，桑羽青從什麼地方學了這套掌法？……」

他驚詫不已，桑羽青已再次攻進，右掌由下而上，被向東凡和尚的胸口！

東凡和尚忖道：「是與不是，我且試他一掌……」

想到這裡，他右掌貫足了勁力，閃電般的迎了上來，其疾如箭。

這時兩下無論任何一方，想要收招都是不可能的了。

兩掌相觸，便聽一聲巨大的裂帛之聲，桑羽青的身子頓然向後退出了五六步，心中大驚！

東凡和尚則受創更大，當兩掌相觸的一霎那，只覺一股奇寒之氣，傳了過來，加上那強烈的震撼之力，使他半個身子都麻木了！

他踉踉蹌蹌，一連退後了好幾步，左手挾著的白嬋也落了地！

東凡和尚驚懼萬分，心中喊道：「啊！果然是石塵子的『玄凝掌』……」

錢木兒一直伺機待動，見東凡和尚受創，心中狂喜，一步趕了過去，便去搶救白嬋！

他耳旁聽得桑羽青大叫道：「木兒小心……」

他心方一驚，三點烏星，疾如閃電一般，向自己面門打到。

兩下相隔本近，東凡和尚又是何等手勁？錢木兒大驚，拚命把身子向左一擰，但是仍然有一枚暗器打在了左肩上，當時只覺一陣急痛，身子倒在了雪地中！

東凡和尚一聲冷笑，身子飄了過來。

但是桑羽青比他還快，飛鳥投林般，追到東凡和尚身後，舉掌就拍！

東凡和尚顧不得傷錢木兒，他竟彎腰，把白嬋再次挾起，閃向一旁。

桑羽青匆匆扶起錢木兒，問道：「傷得如何？」

錢木兒咬牙道：「他『木禪珠』有劇毒！」

桑羽青又是一驚，匆匆摸出一瓶丸藥，丟給了他，說道：「一共六丸，半服半抹，千萬不可妄動，閉住重要穴道！」

錢木兒答應著，桑羽青這才轉向了東凡和尚。

那萬惡的和尚，站在一丈以外，面帶冷笑說道：「好了，現在我可以好好領教你的『玄凝掌』了！」

他說著，把白嬋放在了身後，桑羽青沉聲道：「和尚！你臨死又何必多造孽？快把解藥取出！」

東凡和尚大笑道：「哈！……這個孽障早就該死，如今還算是便宜了他，再說我東凡和尚向來不救人的！」

桑羽青跺足道：「好！他若是死了，我叫你死得比他慘上十倍！」

東凡和尚冷冷道：「那就要看你是否有此本領了！」

桑羽青此時心急意亂，面對著錢木兒及白嬋，都無法解救，只有咬牙道：「好吧！你們自求速死！」

說罷正要進招，身後遠處，突有兩條黑影，如飛而來，東凡和尚立時挾起了白嬋，狂奔而去，口中大叫道：「你們人太多，今天不談了！」

來人正是小猴兒和邵南燕，桑羽青狂追而下，大叫道：「和尚！我追你到天涯！」

第一九章　石穴困雙英　恩仇一旦休

東凡和尚一逃，桑羽青怎肯放鬆，立時狂追下去！

口中還大叫道：「和尚，我追你到天涯！」

東凡和尚邊逃邊叫道：「你小子不配……」

他手下雖然挾著一個白嬋，但是，逃起來可眞不慢！

桑羽青追得也不慢！

眨眨眼，已經離開那草亭百丈！

東凡和尚對這座冰溝之中的地勢，極爲熟悉，曲曲折折的轉來轉去，終於轉的不見了踪影！

桑羽青只氣得双脚亂跳！

他不相信東凡和尚能上得了天！

他很不服氣，怎會把人追丟了呢？自己也不是小猴兒！

這道冰溝，由於山勢的起伏，很有幾處形成了死角，但是桑羽青把這些死角跑遍，却仍然沒有東凡和尚的下落！

他只好放慢了步子，仔細的找……

這時一條人影如飛而至！

桑羽青身形一閃！錯開了半步。

他原以爲這人可能是小猴兒！

但等此人趕到，他才發現是邵南燕！

「邵姑娘！」

桑羽青現身相迎！

邵南燕大方的一笑道：「桑兄，人呢？」

桑羽青苦笑道：「丟了！」

邵南燕不信的笑道：「怎會追丟了呢？」

桑羽青心想想，本來就是追丟了嘛！

他口中却是笑道：「這和尚刁滑得很，幾轉幾轉就不見了！」

邵南燕嫣然一笑道：「那他還是在這個冰溝裡面藏著在！」

桑羽青點頭道：「我也這麼想！」

邵南燕道：「桑兄，我們找一找……」

桑羽青道：「我正在找，不想姑娘就來了！」

邵南燕道：「桑兄，我們再找如何？」

桑羽青道：「好，我們分兩邊找！」

說著，桑羽青就向左邊，沿著冰壁，一步一步的查看！

邵南燕沿著右側前進！

兩人查探得非常小心！

因爲東凡和尚的武功，確是高明，如果他在暗中出手傷人的話，他們可眞還擋不得他一擊之威！

兩人這般小心翼翼地向前摸索……

突然！

桑羽青暗暗的笑了！

他發現了一個缺口，山岩的缺口！

由於這缺口的上面，生了一顆老死的枯松，所以，適才桑羽青打這兒經過之時，未曾發現！

這一回，他可小心的看到了！

他向遠在二十丈以外的邵南燕招手！

邵南燕頓時像一支黑燕子般向他飛來。

「桑兄！」

「噓！」

桑羽青阻止她說話，指了一指這個樹根旁邊的缺口！

邵南燕的臉上，綻開一絲笑容。

她點頭輕輕地附耳向桑羽青道：「桑兄，這像是個洞門！」

她貼過來的身子，有一股熱力！

她櫻口之中的氣息，宛如蘭麝！

桑羽青呆了一呆！

他這才發現，邵南燕不比白嬋差！

而且此時看來，她似乎比白嬋更純，更美！

邵南燕說完了話，發覺桑羽青呆呆地看著自己一言不發，不禁陡地粉面一紅，低下了頭！

可是她仍然站得那麼近！

香喘忽聞；她似乎是心跳得很急！

桑羽青也在心跳……

但他立即警覺到，自己兩人是大敵當前之下——

「邵姑娘，我們得近去瞧瞧！」

他按捺了心猿意馬，低低的說著！

邵南燕點頭，嫣然一笑道：「好！」

桑羽青一低腰身，便向那樹根下的小洞中鑽去。

邵南燕跟著他。

好黑！

兩人摸索著，向前探進！

地勢似乎是斜斜向下伸展。

黑暗中，大約下降了二十多丈。

陡地，前面傳來了燈光！

桑羽青一止身形！

邵南燕幾乎跟了撞了個滿懷！

那感覺令兩人臉上同是一熱！

不過，這地道中太暗，暗得看不見臉紅！

邵南燕低低說道：「桑兄，八成對了！」

桑羽青道：「這和尚的落腳處眞不少！邵姑娘我們得小心些！」

說著，他展開身形，躡空行去！

邵南燕學著桑羽青，提氣而行，一絲聲息皆無，兩人已到達了那露了灯光的門戶所在！

果然是一個地下石室！

灯光，是從中間的這一間石室中露出！

而這間石室，却是空空的！

除了上面的那盞吊灯，室內只有一個蒲團！

但是，這石室左右各一邊，却都有一個開啓著的門！

桑羽青回顧了邵南燕一眼道：「我要弄熄那盞灯！」

邵南燕點頭道：「桑兄，你別冒險……」

桑羽青一笑道：「不會！」

他忽然一伸手，兩指一彈，那室中吊灯，應手而滅！

邵南燕一笑道：「桑兄好精純的指力！」

桑羽青道：「邵姑娘誇獎了……」

一拉邵南燕，躡手躡脚，就向室內掩去！

這時，靠左邊的那扇門，露出了一線光亮！

這表示這間房子裡有人！

桑羽青探出頭，向左邊這扇門內望去——

一點不錯，那高大的和尚，正在這房內的一張石床之上，閉目打坐！

只是，白姑娘却沒有看見！

桑羽青皺起了眉！

心中想著：白嬋呢？難道……

他神目一轉，暗道：「只要擒住你東凡和尚，不怕你不供出白姑娘下落！」

身形一閃，就撲進室內！

邵南燕自然也跟了進去！

桑羽青目光噴火，指著東凡和尚叫道：「和尚，你少裝死，姓桑的不會暗算於你，你趕快下床，來試試你桑公子的『青光劍』夠不夠利！」

東凡和尚沒有答腔！

桑羽青皺起了眉！

邵南燕却動了火氣，一扭腰，閃身就向東凡和尚撲去！

「啪——」

好脆的一個耳光！

倒也……

那東凡和尚居然被邵南燕的一個耳光打倒在那石床之上！

「咦……」

邵南燕驚叫道：「桑兄，這和尚怎麼這等不經揍？」

桑羽青也呆了一呆道：「莫非……」

忽然：

一聲陰笑，自兩人身後傳來？

桑羽青大叫一聲道：「邵姑娘，那和尚是假的！」

邵南燕此時也已發覺了！

「是啊，桑兄，這是個皮人……」

桑羽青目光一亮，喝道：「邵姑娘，快退！」

兩人電疾一般的向室外撲出！

可是；却遲了！

那扇石門已緊緊的封死了！

桑羽青只氣得暴跳如雷！

邵南燕則驚得粉面花容失色！

「混帳和尚……你有沒有種！」

桑羽青摸摸這室內四壁，忍不住大罵！

「禿驢，小爺這回再抓住你非將你碎屍萬段……」

邵南燕雖然心驚，但却不好意思罵出口！

她只有望四處看……

這時！

東凡和尚的話聲，忽然自那石床之後傳來：「桑羽青，老子先前低估了你，幾乎吃了大虧，這一回你可別作夢想活了！」

桑羽青叫道：「禿驢，你進來，我要剝你的皮！」

東凡和尚忽然一沉道：「小子，你看等會兒是誰剝誰的皮吧！」

桑羽青雖然嘴中在罵，顯得好像是氣昏了頭，可是，實際上他却是在查探未停……

邵南燕也是——

他們想找出東凡和尚話音是自何處透進室內！

東凡和尚似是已然發覺兩人心意，怪笑道：「你們少費心機了，等死吧！」

桑羽青狂叫道：「禿驢！你不是人！」

東凡和尚大笑道：「你現在才知道呀！」

和尚忽然又一陣陰笑，道：「桑羽青，我要你在臨死之前，看上一幕好戲了！」

話音忽然沉寂了！

邵南燕一驚道：「桑兄，這和尚又有什麼花樣了？」

桑羽青搖頭道：「我猜不出他還有什麼花樣可耍……」

這時，那靠床的一面牆壁忽然一陣「格！格」作響！

桑羽青双目一瞪，叫道：「這牆怎麼動起來了？」

邵南燕柳眉一皺道：「桑兄，這是暗門……」

「不是！」

桑羽青搖頭道：「只是一扇小窓子！」

不錯，是一扇小窓子！

可惜這扇小窓子只有半尺見方！

否則，桑羽青可以用縮骨神功穿過去！

他拔出了「青光劍」！

他想試試，能不能挖大這扇小窓！

就在他「青光劍」出鞘之際，東凡和尚已大笑道：「桑羽青，你少做夢了！這石頭跟那古墓是一樣的，你那寶劍排不上用場！」

桑羽青洩氣了！

他已經試出這牆果然與那古墓中的石質一樣！

挖不動！削不碎！

邵南燕低聲道：「桑兄我們等一等吧！小猴兒會去告訴我師父的！」

桑羽青低嘆一聲道：「只好如此了！」

他忽然想起了錢木兒，又道：「邵姑娘那錢木兒怎樣了？」

邵南燕笑道：「有小猴兒照顧他，大概不會有什麼問題？」

桑羽青略略放心的苦笑道：「爲了在下之事，連累了姑娘在此受困，眞是令在下心中不安得很……」

邵南燕嫣然一笑道：「桑兄，你這麼說未免太見外了……」

桑羽青被她笑得心中一動！

他想不出身困虎穴之中，她怎麼依然笑得如此動人？

他忍不住暗忖道：「女人眞是奇怪得很……」

桑羽青尋思未畢，東凡和尚又已發話了！

「桑羽青，你身邊的妞兒可是羅英的徒兒？」

桑羽青眉頭一縐，怒道：「你管不著！」

東凡和尚大笑道：「小子，你眞是不識抬舉得很……」

桑羽青叫道：「有種你就跟我面對面決一死戰！」

東凡和尚大笑道：「不必！老子不想惹你那惡鬼師父……」

東凡和尚忽然頓了一頓，又道：「老子也不想和那羅英作對，所以，你小子身邊那妞兒最好表明態度，以免寃枉丟了小命！」

桑羽青聞言，忖道：「最好別把她帶進去！」

口中立即叫道：「我的事與她無關，最好你立即將她放出去！」

東凡和尚怪笑道：「現在可不行！小子，等你死後，老子自會放她！除非……哼，除非她跟你小子一樣不識抬舉！」

邵南燕此刻忽然冷冷笑道：「東凡，姑娘不要你賣乖討好！不領情……你有什麼手段，不妨施展，姑娘不在乎得很！」

東凡和尚聽得怪笑一聲道：「好哇！妳可別害怕……我的手段，哈！哈！」

桑羽青只聽得好不心驚！

但邵南燕却冷冷一笑道：「禿驢你最好留心自己的老命……」

東凡和尚傑傑大笑道：「就是妳那師父也不敢出此狂言，你這丫頭胆子到眞比羅英還大不成？哼！老子不給妳嚐點苦頭……」

忽然，東凡和尚的話音突然止住！

桑羽青眉頭倏揚！

「邵姑娘，小心了！」

邵南燕不屑的哼道：「我才不怕呢！」

桑羽青笑了一笑，大步走到那小小的圓洞之前！

他心裡在想，這魔頭在搞什麼鬼？

伸頭望去，他不禁一呆！

敢情那小洞正對著一間極爲明亮的臥室！

臥室之內，那張陳設得甚是華麗的牙床之上，正躺著一位千嬌百媚，玉膚似雪的女人……

她是白嬋！

使得桑羽青不解的是，這位白姑娘爲何只這麼一刻之間，竟是變了一個人似的，不再抗拒東凡和尚！

她的臉上，閃耀著紅光！

那一片思春情懷，看得桑羽青心頭大震！

橫陳牙榻之上的玉體，充滿了誘惑！

一双妙目，水汪汪的轉動著，一双玉手，在自己那細嫩的皮膚上撫動，按摩，像是要冒出火花！

扭動著的嬌軀，曲伸著玉脚……

桑羽青幾乎迷眩……

東凡和尚却不在室內！

任令那白嬋在床上難耐的扭屈……

桑羽青終究是心地純良的大俠，他雖然被白嬋的媚態所惑，但亦僅只是那麼一瞬間的事！

容得他驚覺之下，他忽然明白了一件事！

東凡和尚一定在白嬋身上弄了手脚！

否則，以白嬋與東凡和尚也有著血海深仇的事實而論，白嬋不可能會剎那間變得如此淫蕩不堪！

桑羽青劍眉緊鎖的冷哼了一聲！

邵南燕走過來，笑道：「桑兄，你看見了什麼？有辦法出去嗎？」

桑羽青面孔一紅，搖頭道：「沒有什麼，是東凡和尚在搞鬼！我們先別理他！」

邵南燕倒是不曾向內張望，否則，她定要羞死！

桑羽青淡淡的一笑道：「邵姑娘，妳先調息一會兒吧！少時說不定尚有一場血戰，在下且守住這座窓口，一防東凡和尚用毒！」

邵南燕嫣然一笑道：「好吧，我先調息一刻，待會兒再換你來！」

桑羽青眉頭縐了一縐！

他沒有拒絕，心想，反正不讓妳到這窓口就是……

這時那白嬋的臥房，突然傳來一陣笑聲！

桑羽青駭然注目——

他的血脈陡地一賁！

那東凡和尚高大的身軀出現在床前！

赤條條的，向床上跨去！

一幌眼，兩個赤身裸體的男女，已抱在一起！

那陣陣浪笑，聲聲淫語，好不誘人！

桑羽青幾曾見過這等陣仗？

他那血氣方剛的軀體，定然變得有些把持不定了！

又是一陣迷眩！

而且，他鼻端之中，忽然嗅入一縷異香！

這香味好誘人……

他的心頭狂跳不已！

那一双神目，充滿了血絲的向小洞中望去！

兩隻手深深的抓住了石牆……

驀然，又是一縷幽香傳來！

而且，還有一股熱氣，噴在自己臉邊！

他目不暇顧！

他呆呆的盯著那床上的一双欲仙欲死的男女！

直到一聲嬌喘起自他耳邊！他忽然回頭！

邵南燕那紅得像蘋果的臉蛋兒，竟然在他眼前！

她什麼時候也走過來了？

她什麼時候貼在他身上？

他眞的迷眩了！

一反手抱緊了她！

像兩個發狂的野人，滾在床上！

衣衫，一件件的脫落，一件件的摔開！

又是兩個赤條條的人！

桑羽青的心，幾乎從喉口跳出！

邵南燕則像蟻咬蟲爬般的難受著，煎熬著！

淚！流在痛苦和歡暢之險！

直到天旋地轉，魂蕩魄飛的剎那！

他們才驚醒了！

這也是東凡和尚的那股「媚心香」的藥力消失了！

「青哥……」

「燕妹妹……」

「你……我怎麼辦？」

「我……燕妹我不會負妳……」

一陣低泣！

但是，兩個膩在一起的肉體，却不曾分開！

他們，似乎分不開了！

命運，注定了這個，誰能改變？

忽然；

東凡和尚的怪笑在他們耳邊升起。

「桑羽青，這妞兒的味道如何？你不感謝老衲成全之德麼？」

這句話，宛如九天霹靂！

他們同時羞死了！

邵南燕嚶嚀一聲，向桑羽青懷中擠！

但是擠到那兒去呢？

「小妞兒，妳的是妙物……」

東凡和尚的話音，更缺德了！

邵南燕急暈了過去！

桑羽青却是冷靜得很！

他緩緩的拉起一條被單，掩向自己和邵南燕！

然後，他穿起中衣，騰身下床！

「東凡和尚，小爺不將你碎死萬段，誓不爲人！」

他確已怒極！

東凡和尚却大笑道：「老衲助你嚐盡人間妙趣，你怎麼到恨起我來？桑羽青，你眞是忘恩負義得很呢……哈……哈……」

桑羽青目光噴火，吼道：「禿驢！」

十指忽彈，直射東凡和尚那露在小洞中的双目！

東凡和尚大吃一驚，連忙縮頭！

「好小子，你……」

話音未落，忽地又是一聲長笑道：「桑羽青，你等著快活吧！」

東凡和尚笑聲未已，一縷細烟，已自桑羽青存身的那石室之內丈高石頂上一條小縫中向下吹來！

桑羽青那裡防得到那細香是來自頭頂？

頓時他神智又是一迷！

而邵南燕也吸入了那股香味！

於是，兩個人又瘋狂了！

東凡和尚則怪笑不已！

他沒有看桑羽青，因爲他已轉身去找床上的白嬋！

××　　××　　××

在這冰溝地下石室的入口之處，有人向內張望！

他是小猴兒！

站在小猴兒身後的，是錢木兒和白髮老婆婆羅英！

他們找來了！

「大概就是這裡了！」

小猴兒低聲笑著！

錢木兒的毒，已經由白髮老婆婆替他解去！

他此刻的目光，已恢復了原先的精神！

「是這兒……」

錢木兒話音一落，就搶先鑽了進去！

小猴兒格格一笑道：「老婆婆，妳老就在這兒等著吧！」

羅英慈祥的一笑道：「小猴兒，你可得當心啊！」

小猴兒笑道：「我會小心的，你老放心吧！」

××　　××　　××

說著，人已鑽了進去！

這時，石室之內的桑羽青和邵南燕早已清醒過來！

他們相互凝視著！

想著過去未來！

他們已經是被注定要結合在一起的一對了！

雖然，這種結合說不尋常也不夠光彩！

但他們却不能彼此相負對方！

東凡和尚呢？

他仍然沉醉在脂粉陣中！

這兒的石室，是他的淫窟！

因此他放心得很！

桑羽青和邵南燕已是掌中之物！他們逃不了！

於是，他只顧自尋其樂……

他又怎知；小猴兒會尋來了？

而且，會在一瞬之間，毀了他這座石府？

××　　××　　××

錢木兒及小猴兒輕悄的進了那中間石室！

首先；他們在右側的房中，找到了昏迷的白嬋！

敢情這才是眞正的白嬋！

桑羽青見到的那個女人並不是白嬋！

他們救醒了白嬋，然後去找桑羽青！

錢木兒究竟是東凡和尚的首徒，心機却是過人，他在石室之內，四處尋找終於找到了機關樞鈕！

他打開了左邊的石室！

桑羽青和邵南燕大出意外的笑了！

「木兄……」

「羽青兄……」

「你們的友誼是如此的眞摯！」

「師哥羅老前輩在外面呢……」

桑羽青一驚道：「她老人家也來了？」

邵南燕却紅上粉腮的問道：「我師父她老……」

她忽然說不下去！

她好羞！

小猴兒笑道：「有她老人家堵住出口，東凡和尙是逃不了的！」

桑羽青目光一亮道：「對！這一回可不能再讓東凡和尙溜了……」

錢木兒低低一笑道：「羽青我們分頭來搜吧！」

桑羽青道：「不必搜！那東凡賊禿正在後面的石室……」

他忽然一怔道：「白姑娘，妳……」

他奇怪了！白嬋怎會被救而他們却未見到東凡呢？

「白姑娘，妳沒受驚麼？」

白嬋一笑道：「沒有！我在入室之內就暈過去了！」

桑羽青向錢木兒道：「木兒，你們在那兒救了那姑娘？」

錢木兒一指右側石室道：「白姑娘被困在這間室內！」

桑羽青一呆道：「在這一間麼？」

錢木兒應道：「正是……」

桑羽青眞的不解了！

白嬋怎會在這一間呢？

剛才明明在那一間哩？

他心中思忖著；除非是另外還有個白嬋……

小猴子不由桑羽青多想，笑道：「師哥，我們去找東凡吧！」

桑羽青一驚道：「是啊！我們去找他……」

五人不再躭擱，大步向後面行去！

穿過中間石室的左側門他們又發現了一間丹室！

這間丹室除了通往外間的這小小石門以外，別無其他門戶！

這是一間死室！

但是桑羽青却不信！

他到處尋找……

「師哥，你找什麼？」

桑羽青冷笑道：「門！」

小猴子笑道：「師哥，這是這地府中的最後一間了！」

桑羽青搖頭道：「你曉得什麼？那東凡和尚就這丹室後面的暗屋之中……」

錢木兒道：「眞的麼？」

桑羽青道：「我曾親眼看見！」

錢木兒目光向白嬋一轉道：「嬋妹，我們找找看，這丹室門戶何在？」

白嬋點頭一笑道：「好！」

白嬋跟錢木兒兩人從丹室的石頂，找到地面！

結果却什麼也都沒找到！

邵南燕此時正站在這丹室中間的那座銅爐之前！

她忽然靈機一動，向錢木兒道：「錢兒，這座銅爐……」

她這句話提醒了錢木兒！

「不錯！在下眞是鬼迷心竅了……」

他忽地一步搶到丹爐之前！

左摸摸，右捏捏！

陡地；他一抖那銅爐的左脚！

「轟……轟……」

一陣大聲過處，左側的石壁果然上昇上去！

小猴兒大樂道：「是這兒了……」

一語未畢，陡地一陣强烈勁道，向五人劈來！

五人一時大意，若非個個武功高明，眞就要着了對方的道兒了！

勁力一來，五人全都閃身避讓！

這一讓，可就放走了兇人了！

一條高大的人影，向外如飛而遁！

而且還是一個赤條條的人！

不過，桑羽青眼看；他發現這赤條條的高大身影，右手彷彿還抱了一包什麼東西在手中！

「不好！東凡跑了！」

小猴兒拉直了嗓子就喊！

錢木兒道：「不錯！是他！」

桑羽青身形一閃，就追了出去！

小猴兒叫道：「師哥，你不要追，有羅前輩在洞外，這和尚有天大的本事也逃不了……」

桑羽青却大叫道：「你忘了！小猴兒，這東凡和尚赤身露體，未着寸縷，那羅老前輩怎好與他動手？快追……」

小猴兒一聽可楞了！

這和尚怎會不穿衣服？

不像話！

想那羅英老婆婆確是不便與赤身露體的東凡和尚照面，更何況與他動手了！

小猴兒一急可也跟了出去！

錢木兒看了邵南燕一眼道：「邵姑娘，妳呢？羽青兄的私仇，從不願我們這些人插手的！」

邵南燕粉面緋紅道：「我去給他掠陣吧……」

她話聲一頓，又道：「錢兄，你和白姑娘，最好查查這座石府，如果還有什麼被東凡和尚陷害的男女，錢兄不妨放了他們，也算是一樁功德！」

錢木兒笑道：「在下正有此意！」

邵南燕一笑而去！

錢木兒却一拉白嬋，向石室內間走去！

他倆果然在這石室之內搜出了二十多名少女！

而其中就有一個是化裝成白嬋的女人！

他倆並沒有爲難這批人！

她們是無辜的！

錢木兒把石室內的金錢分給了她們，要她們各自歸家，自尋生路！

然後，錢木兒在室內放了一把火

×× ×× ××

此時，在那水溝的外面，東凡和尚圍著一塊花布包袱，跟桑羽青怒目對立！

敢情那白髮老婆婆羅英果然未曾擋得住東凡！

東凡和尚赤身逃出石室之際，羅英本來是堵在石洞出口的，可是當她發覺洞內跑出來的竟是一個赤身男人之時，她只好飄身遠退！

但是，東凡和尚却沒想到桑羽青追出來的這麼快，快得只害他把拿在手中包袱圍好下身！

仇人見面分外眼紅！

桑羽青面色鐵青，狠狠的說道：「東凡，你今天是死定了！」

東凡和尚冷冷一笑道：「桑羽青，你莫以爲你從石塵子那兒學了幾手掌法劍術，就能奈何得了我……哈！哈！我告訴你，就是你師父來了，我也不在乎！」

桑羽青聽得吃了一驚！

心道：「這和尚果然有些鬼門道，居然看出我的武功來歷了……」

但是，他口中却喝道：「東凡，我桑門十五年的血仇，今日一定要報了！你最好伸頸受戮，也好少吃一點苦頭！」

東凡和尚怪笑道：「小子，你作夢……」

話聲未已，忽的拍出一掌！

這一掌發的極不光彩！

他連招呼都沒打，就出手傷人了！

而且，是對一個武林後輩！

桑羽青看清了東凡的嘴臉了！

他呵呵一笑，還擊一掌！

這一掌乃是石塵子的「玄凝掌」！

東凡和尚心頭一凜，閃身讓開一尺！

桑羽青嘿嘿一笑道：「再試試看……」

身形一振，一双虎掌挾著千鈞之力，凌空拍下！

東凡和尚心中雖是胆寒，但却吃不下這一口氣！

他也双手一錯，搶上半步發掌！

這是他討巧之處！

搶上半步使他掌力增加了三成！

兩掌一觸，一陣巨大的裂帛之聲便告傳來！

桑羽青一連退了五步！

東凡和尚則退了三步！

「好掌法！」

站在一旁的小猴兒不禁叫起來！

桑羽青目光一閃，虎的一聲，又撲了過去！

東凡和尚則双目欲裂的大叫一聲：「小子，老子跟你拚了……」

双掌暴揚連環拍出！

這一來，兩人立即打在一起！

小猴兒目光一轉，向身旁邵南燕道：「邵姐姐，老婆婆呢？」

邵南燕一笑道：「她老人家在我們身後看著！」

小猴兒一掉頭果然發現了羅英！

這老婆婆正高踞在一塊冰岩之上！

小猴兒回頭，她却點頭一笑！

這一來，小猴兒放了心了！

他笑向邵南燕道：「邵姐姐，你看桑師哥是不是東凡的對手？」

邵南燕笑道：「青哥不怕他的！」

小猴兒不由一怔！

什麼時候「桑兄」變成了「青哥」了！

他歪著頭笑道：「邵姐姐，我要喝酒了吧！」

邵南燕一呆道：「你怎麼忽然想起喝酒呢？」

小猴兒拍手道：「妳有了親哥，怎不要讓我喝酒呢？」

邵南燕正面飛紅，啐道：「你壞！小猴兒，我要告訴他……要他整你！」

小猴兒一聽可慌了，忙道：「邵姐姐，我不說了，妳千萬不可向師哥說啊！」

邵南燕看他一臉可憐相，不禁笑道：「好！饒你頭遭！」

小猴兒伸舌道：「下次我也不敢了……」

他話聲未落，場中忽然傳來一聲大震！

邵南燕和小猴兒同時一驚！

只見那獨鬪的兩人已經分開了！

桑羽青俊面連紅，額際見汗！

東凡和尚呢？

他可是臉色蒼白，混身直抖！

小猴兒大喜道：「邵姐姐，師哥勝了！」

邵南燕搖頭道：「不見得！」

果然；

東凡和尚並未受傷！

他只是氣成了這樣而已！

「小子，我今天非要知道佛爺利害不可……」

狂吼聲中，東凡和尚虎撲而出！

這一次他是拚了全力，因此聲勢之猛，吓人得很！

桑羽青目光一閃冷笑道：「我更饒你不得……」

他倏地找出「青光劍」，飛起一片晶光迎了上去！

一眨眼，兩人已換了七招！

桑羽青這套得自石塵子的「旋風劍」法，比之自己家門的「星月劍」並不見得稍稍遜色！

因此，東凡和尚赤手空拳的應對，就顯得相當吃力了！

不過，東凡和尚的武功，也委實非同小可！

他居然連桑羽青的凌厲攻勢之下，仍能不時還擊！

小猴兒只看得直搖頭！

邵南燕更是芳心怔忡不已！

百招過後，兩人依然是個不了之局！

這時；錢木兒和白嬋走了出來。

他倆看了看眼前戰況不禁皺起了眉頭！

白嬋向邵南燕道：「邵妹妹，這樣打下去，桑大俠要吃虧的！」

邵南燕一驚道：「爲什麼？」

白嬋道：「桑大俠後力不繼之時，就危險了！」

邵南燕叫得芳心大震道：「那怎麼辦呢？」

白嬋道：「暗暗助那桑大俠一臂之力啊！」

小猴兒忽然搖頭道：「那不行我師哥不答應的！」

白嬋道：「事有權宜緩急啊！」

此時，錢木兒已走了過來！

聞言一笑道：「嬋妹，妳別爲羽青躭心！」

白嬋一呆道：「怎麼？你不知道師父……東凡的厲害麼？」

錢木兒笑道：「嬋妹，妳忘了，羽青是石塵子老人的徒弟啊！」

白嬋聞言點點頭道：「是了！妾身懂了！」

她懂了！

而小猴兒和邵南燕却不懂！

「錢兄，這究竟是……」

邵南燕剛剛一問，錢木兒已笑道：「邵姑娘，東凡武功之高，當然確是甚少敵手，可是他最怕一個人，那個人就是羽青的師父！」

邵南燕一笑道：「眞的麼？」

錢木兒道：「當然眞的！不信妳在稍著片刻就曉得了！」

適時；

場中激鬪的兩人又告分開了！

東凡和尚的左臂，有一絲血迹流出！

桑羽青的長衫，也缺了一角！

看來兩人仍是平分定局！

東凡和尚嘿嘿怪笑了三聲道：「小子，佛爺本想超渡於你，只是忽然想起一件大事，只好明天再來跟你算賬了……」

話音未落，人已激射而起！

「他逃了！」

小猴兒急得大叫了！

桑羽青嘿嘿一笑道：「你逃？作夢！」

身如電閃，劍似遊龍，化作一縷晶光，追了上去！

驀地；

一聲清叱傳來：「東凡給我滾回去！」

又是一聲大震之下，那東凡和尚果是退了回來！

東凡和尚却反向一旁竄了過去！

「孩子，好好的困住他！你勝得了的！」

是白髮婆婆羅英！

桑羽青飛身而退！

他感激的向白髮婆婆一揖道：「多謝妳老成全！」

身軀一轉，大喝道：「東凡，納命吧！」

劍掌，圍攻，勁風四起！

東凡和尚，這回可不再從容了！

他剛才吃羅英一掌逼退，已試出這白髮老婆婆的武功，比之當年，已高出數倍不止了！

眼前，僅她一人，自己就鬪她不過！

是以，他心志已餒！

桑羽青攻勢一發，他被迫盡出全力相對！但在氣勢上，已不能與適才相比！

五十招不到，東凡已連中三劍！

百招一過，東凡已氣喘如牛！

小猴兒看得拍手道：「師哥勝定了！」

錢木兒笑道：「不錯，羽青勝定了……不好……」

他忽然發出一聲驚叫！

原來，東凡和尚竟是拚了一條左臂，向桑羽青胸前硬生生的擊出一掌！

桑羽青一劍斬斷了東凡和尚的左臂，却料不到東凡和尚如此兇戾，依然還能夠向自己出掌還擊！

因之，他閃讓得雖快，左肩却仍被東凡掌緣削及！

頓時肩骨折了半截！

桑羽青强忍痛楚，大喝一聲，揮劍一掃！

東凡和尚的右腕，又齊根削斷！

任憑東凡再强，此時已疼得暈倒地上了！

邵南燕如飛的奔了過去！

「青哥，你……」

桑羽青的臉色，白得可怕！

但他却搖搖頭道：「不要緊，只是折了肩骨而已！」

他大步走向東凡和尚，怒笑一聲道：「東凡，你也有今天麼？」

東凡和尚，此刻已疼得面無人色，呻吟道：「桑羽青，你殺了我吧！」

桑羽青冷笑道：「我會殺了你！可是，却得先將話問明！」

東凡搖頭道：「沒有什麼可說的了……」

「你想死不難！如果你不把話說明，小爺要你活不得死不了……」

東凡和尚目光一黯道：「桑羽青你那樣做會有報應的！」

桑羽青大笑道：「是麼？我……」

他的笑聲，比哭還要難聽！

這是十五年父母血仇鬱積的怨火！

這是十五年來朝朝盼望的時刻！

現在，他達到了這一時刻……

他怒吼著：「東凡，劍譜呢？」

東凡和尚搖頭道：「在那石洞之內！」

桑羽青冷笑道：「你還想騙人麼？」

東凡目光一凜道：「小子，我爲何要騙你？」

桑羽青怒道：「你明明剛才拿了出來，你以爲小爺那麼好騙麼？」

東凡一嘆道：「桑羽青你眞是我命中的魔星……」

他喘息了一下，又道：「劍譜在那樹根的洞內！」

桑羽青冷笑了道：「小猴兒，去把劍譜取來！」

小猴兒應了一聲：「是……」

他一跳就跳到那枯樹的根上！

他找到了一個碗大的樹洞！

可是，却沒有找到「劍譜」！

「師哥，『星月劍譜』不在這洞裡！」

桑羽青双目一定，「青光劍」抵上了東凡道：「你眞是至死不悟了……」

東凡和尚的臉色倏變，大聲道：「桑羽青，劍譜我確是放在那小洞之內……」

桑羽青冷笑道：「你想我還相信麼？」

東凡和尚忽然長嘆道：「老衲死期已至，何必又要騙你？」

桑羽青道：「很好，你說劍譜究在何處？」

東凡應聲道：「樹洞之內！」

桑羽青冷笑道：「爲何不見了？」

東凡搖頭道：「老衲不知……」

他大概是人之將死，其言也善！暴戾之氣已然褪盡了！

桑羽青正自看得心中一動！

陡然；

他身後傳來一聲冷笑！

「我知道那劍譜何在！」

桑羽青等人一驚回顧！

是葉劍瀛！

他拿著那份劍譜含笑站在十丈之外！

桑羽青目光一定道：「葉兄，那劍譜乃是兄弟傳家之物！」

葉劍瀛笑道：「不錯！」

桑羽青道：「還我！」

葉劍瀛笑了：「桑兄，你先把圖解也先還我才成！」

桑羽青聽得神色一變道：「葉兄，這是何意？」

葉劍瀛道：「那圖解乃是兄弟恩師之物，你盜去圖解，又爲了什麼？這不是很明白的事麼？」

桑羽青怒道：「圖解也是我桑家之物！」

葉劍瀛大笑道：「桑兄，你知道不知道，任何物品，不在自己手上，就算不得是自己之物……」

他話音一頓忽然長笑道：「桑兄，你桑家號稱三寶，是『青光劍』、「星月劍譜』和『劍譜圖解』，可是這三寶有什麼用？只不過給你家帶來家破人亡之禍而已……」

桑羽青一怔道：「葉劍瀛，你少在此處賣狂？」

葉劍瀛大笑道：「在下向不賣狂！劍譜在下不想要，但這等惹起兇殺之物，不如毀去了的好，否則將來還要惹禍招兇……」

桑羽青一聽大聲道：「葉兄，你別魯莽，那是先人遺物……」

但是，遲了！

葉劍瀛已一含掌，將那劍譜採成了粉碎！

「桑兄，去此禍害，乃是你的大幸！小弟告辭了……」

就在桑羽青氣得發呆之際，葉劍瀛已如一縷輕烟般的消失在冰谷之內！

小猴兒溜了回來！

「師兄！那姓葉的眞把劍譜毀了！」

桑羽青點頭道：「可不是？可恨……」

邵南燕忽然一笑道：「青哥他的話不錯！」

桑羽青看了她一眼，未作表示！

東凡和尚却長嘆一聲道：「匹夫無罪，懷璧其罪……小子，那麥休士的徒兒到是覺悟得很快啊……可惜老衲懂得太遲了……」

桑羽青聞言一呆道：「是麼……」

東凡和尚慘然一笑道：「桑羽青，昔年傷你父母，實因門戶之見，桑家劍法壓迫老衲這一門幾達百年，所以，老衲不得不達從長輩之命，除去你父母，而今，你爲父報仇，老衲也不會怪你！孩子，下手吧！」

這高大暴戾的老和尚，忽然流淚了！

桑羽青呆呆地看了他半天！

陡然；他舉起「青光劍！」

「東凡，我們的仇恨，到此爲止了！」

他話音一落，大步向羅英走去！

「老前輩，你老與先父母……」

他忽然問不下去！因爲那白髮老婆的目光中，含滿了淚！

「孩子，桑雲從是我的丈夫！」

桑羽青呆了！

羅英悽然一笑道：「你爹跟我因爲一件小事反目？才娶了你娘的！」

桑羽青聽得淚珠奪眶而去。

他撲在老婆婆膝前道：「您老也是我的娘。」

羅英伸手按著桑羽青的頭，黯然道：「孩子，別哭，你爹有你這樣的兒子，應該是含笑九泉了，劍譜已毀，圖解留著也沒有用處，孩子，聽爲娘的話，也毀了它吧！我不忍再見不祥的事在你身上出現了……」

桑羽青含淚取出圖解，交給羅英道：「娘，孩子不忍手毀祖先遺物，煩您老人家動手吧！」

羅英接過圖解，看了半晌，悽然笑道：「好……」

双手一揚，已成碎粉！

「孩子，你的恩仇已了，東凡和尚的傷勢，可由他的徒兒們料理，你且隨爲娘回去如何？」

桑羽青點點頭道：「孩兒遵命，不過，恩師……」

羅英一笑道：「石塵子老人已在爲娘家中……」

桑羽青笑了：「是眞的麼？」

羅英笑道：「令師是爲了你跟燕兒，小猴兒和凌姑娘的事，特別趕了來的哩……」

桑羽青的臉紅了！

邵南燕的臉，也紅了！

只有小猴兒老臉皮厚，笑道：「老婆婆，我們這就走吧！別讓我師父等得發急啊……還有，錢大哥和白姑娘安頓了他師父，也要來的！」

羅英白髮一揚，笑道：「是啊，我們該走了！錢木兒你們也快些……」

一手拉起桑羽青，一手拉著邵南燕，緩緩的向冰谷之外行去！

小猴兒跟在他們身後！

錢木兒和白嬋却含淚相送……

當他們重聚之時已是三對英雄夫婦了！

（全書完）

金憑火煉方知色；好書口碑是鐵證。

萬世雷池（上中下冊）	450元	秋夢痕著	龍騰八荒（上中下冊）	420元	秋夢痕著
水晶宮（全一冊）	140元	秋夢痕著	水晶宮（續上下冊）	240元	秋夢痕著
黃沙夢（1—3冊）	420元	秋夢痕著	翠提潛龍（1—3冊）	450元	秋夢痕著
睥睨群倫（1—3冊）	450元	秋夢痕著	大盜大道（上下冊）	280元	秋夢痕著
紅魔女（上下冊）（大盜大道續集）	280元	秋夢痕著	劍帝刀皇（1—4冊）	560元	秋夢痕著
日月無光（1—3冊）	420元	秋夢痕著	萍蹤萬里錄（上中下冊）	450元	上官鼎著
蘆野俠踪（上下冊）	280元	上官鼎著	鐵騎令（上中下冊）	450元	上官鼎著
七步干戈（上中下冊）	450元	上官鼎著	奇劍三燈（七步干戈續集）（上下冊）	300元	上官鼎著
絕招劍（1—4冊）	600元	上官鼎著	離雁孤星（上中下冊）	450元	上官鼎著
神仙府（上中下冊）	450元	上官鼎著	月落大地（上中下冊）	450元	上官鼎著
金童倩女（上中下冊）	450元	上官鼎著	劍底飛狐（上下冊）（金童倩女續集）	300元	上官鼎著
七禽掌（上中下冊）	420元	蕭逸著	冷劍烈女（七禽掌續集）（上下冊）	280元	蕭逸著
風塵譜（上中下冊）	450元	蕭逸著	神州一劍（上中下冊）	450元	蕭逸著
浪淘沙（上下冊）	280元	蕭逸著	蘭心慧劍（上下冊）（浪淘沙續集）	280元	蕭逸著
天魔卷（上下冊）	300元	蕭逸著	武林秘笈（上下冊）（天魔卷續集）	280元	蕭逸著
鐵雁霜翎（上下冊）	280元	蕭逸著	江湖兒女（上下冊）（鐵雁霜翎續集）	280元	蕭逸著
紅燈盜（上中下冊）	420元	蕭逸著	龍吟曲（上下冊）	280元	蕭逸著
天龍地虎（上下冊）（龍吟曲續集）	280元	蕭逸著	寶劍金環（上中下冊）	420元	向夢癸著
天龍八劍（上中下冊，寶劍金環續集）	420元	向夢癸著			

歡迎舊雨新知　　多多惠顧指教。

衆利書店圖書目錄

聯劍故事：1～6		
之一　王者之劍	140元	陳青雲著
之二　鳴鳳飛龍	140元	陳青雲著
之三　雙姝刼	140元	陳青雲著
之四　孤劍紅緞	140元	陳青雲著
之五　梟中梟	140元	陳青雲著
之六　英雄路	140元	陳青雲著
鬼　堡（上下册）	300元	陳青雲著
洪荒神尼（上下册）（鬼堡續集）	280元	陳青雲著
血劍魔花（上中下册）	450元	陳青雲著
風塵怪客（上下册）	280元	田歌著
天下第二人（1－4册）	560元	田歌著
陰魔傳（上中下册）	420元	田歌著
武林末日記（上中下册）	420元	田歌著
血海騰龍（上中下册）	420元	雪雁著
潛龍謎踪（上中下册）	420元	雪雁著
藏龍鼎（上下册）	280元	雪雁著
孤星一劍江湖路（藏龍鼎續集）（上下册）	280元	雪雁著
血掌聖心（上下册）	300元	雪雁著
佛功魔影（上中下册）	450元	雪雁著
金陵俠隱（上中下册）	450元	司馬紫煙著
萬里江山一孤騎（上中下册）	450元	司馬紫煙著
明駝俠影（上下册）（萬里江山續集）	300元	司馬紫煙著
靈劍神童（上下册）	260元	司馬翎著
鐵扇魔影（上下册）	280元	司馬翎著
情俠蕩寇誌（上中下册）	420元	司馬翎著
神龍俠士（上下册）	260元	司馬翎著
雷電劍（1－5册）	200元	司馬翎著
五聯圈（上中下册）	420元	諸葛青雲著
神奇妙絕（上下册）	280元	高陽生著
宇宙狂生（上下册）	280元	高陽生著
千劍照紅粧（上中下册）	420元	高陽生著
鐵劍情仇（全一册）	140元	高陽生著
大地英雄（上下册）	300元	獨抱樓主著
獄隱神童傳（1－5册）	250元	司馬嵐著
一吻江湖（上中下册）	450元	浪客著
紅樓盟（上中下册）	360元	白翎著

台北市長春路262號　郵政劃撥15547號　王瑞如收　電話：5631341

陳青雲武俠小說專輯

①孤劍泣殘紅	（陸續出版中）
②血　榜	（陸續出版中）
③血帖亡魂記	（陸續出版中）
④殘人傳	（陸續出版中）
⑤劍影俠魂	（陸續出版中）
⑥血劍魔花	（陸續出版中）
⑦醜劍客	（陸續出版中）
⑧血魔刼	（陸續出版中）
⑨鬼　堡	（陸續出版中）
⑩殘肢令	（陸續出版中）
⑪鐵笛震武林	（陸續出版中）
⑫死　城	（陸續出版中）
⑬音容刼	（陸續出版中）
⑭毒手佛心	（陸續出版中）
⑮劍塚癡魂	（陸續出版中）

司馬紫烟武俠小說專輯

①金陵俠隱	上中下三册	定價450元
②萬里江山一孤騎	上中下三册	（印刷中）
③明駝俠影（萬里江山續集）	上下二册	（印刷中）

海天一鷗　下册　古如風著

出版者：漢牛出版社
發行人：
登記證：局版台業字第〇〇三四號

總經銷：衆利書店
地　址：台北市長春路二六二號
電　話：五五一八四四七・五六三一三四一
郵政劃撥：一五五四七號（王瑞如）收

印刷者：本社印刷工廠
出版日期：中華民國　七十一年　六　月

定　價：新台幣一四〇元
　　港幣　二〇元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